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國文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黃明理老師

曹學佺《湘西紀行》詩文敘述研究



研究生：洪心寧撰

中華民國 一百零九年 七月

目錄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文獻探討	5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步驟	15
第二章 曹學佺的湘西行	19
第一節 曹學佺生平概述	19
第二節 湘西出行背景與行走空間	24
第三節 遊伴與交通路線考察	29
第三章、《湘西紀行》自然觀察	42
第一節 湘西行的自然景觀分類	42
第二節、從方志看《湘西紀行》的自然觀察	51
第三節、補方志不足的親近寫作	62
第四章、《湘西紀行》的人文交流	66
第一節、社交活動探究	66
第二節、酬酢贈答詩探討	72
第三節、訪古記憶的對話與再創作	77
第五章、《湘西紀行》文學表現特色	87
第一節、詩文互補的敘述方式	87
第二節、異地的「鄉思」	100
第六章、結論	107
參考書目	111

摘要

曹學佺為晚明閩地重要的文學家，他的詩文作品受到明代錢謙益、清代王士禛的讚揚，其遊記創作亦屬翹楚。《湘西紀行》是曹學佺因察典受罪，被貶回鄉十年後，復出上任的宦遊之作。他以日記體詳細記錄旅遊的點滴，以及心境的轉折。隨著曹氏的腳步，可從中一窺晚明的交通狀況，並由其自然觀察和人文交流活動，了解他的敘事手法和觀點。

本論文首先依《湘西紀行》的記載，參酌明代驛路文獻，考察曹學佺旅遊路徑，將每天日記提到的地點線索，串成完整的路線，並搭配文本裡描述的天氣、交通狀況等，藉此了解湘西行的全貌。其次，將遊記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的自然觀察書寫，將遊記與方志相互參照，以方志補充遊記資料的精確性，再反過來探討遊記的親近書寫補方志的限制。在人文活動的部分，細究曹學佺的社交脈絡，從酬唱贈答的紀錄，釐清他的人際關係。同時，分析他訪古的經驗，了解他對於歷史遺跡的觀察與看法。最後，提出兩點總結《湘西紀行》的文學表現，一自詩文互補的形式探討他的敘述手法，二則就內容分析曹學佺不僅止於鄉愁的「鄉思」之情，為《湘西紀行》的研究更添新的一筆研究面向。

關鍵詞：曹學佺、《湘西紀行》、詩文互補、敘述手法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綜觀遊記史的流變，古典遊記誕生在魏晉南北朝，唐朝得力於古文運動，開創可以自由寫景、抒情、言志、說理的散文傳統，使遊記臻至成熟。同時融入了詩化的因子，以柳柳州的《永州八記》最具代表性。宋代遊記受到理學的影響，明顯加入議論的部分，形成哲人遊記。明清兩代旅遊風氣盛行，因此也出現大批遊記作品。王立群認為遊記發展在元代與明代前期，出現停滯的現象，直至晚明才有新的突破，許多個人遊記專集與小品化遊記的產生，使遊記文學走向另一個繁榮的高峰。

晚明遊記創作的內容豐富，梅新林、俞樟華《中國遊記文學史》將這些作品大致分為兩種不同脈絡：

一是以公安、竟陵二派為代表，以遊記小品為主體的「才人遊記」。所謂「才人遊記」，是指一種在作者主觀才情主導下，自由書寫、不拘常套的遊記作品。它從內心出發，以感覺為尚，以才情為文，追求自然率真之美。……另一是以《徐霞客遊記》為代表的科學考察遊記。所謂科學考察遊記，即是以科學考察為宗旨，注重考察內容的真實性、考察結論的科學性以及考察紀錄的藝術性相統一的一種遊記作品。¹

此二種代表系列皆有許多研究成果，在這兩類遊記之外，還有許多同時並存的優秀作品。明清士大夫的旅遊活動十分多元，特別是帝國幅員廣大，地方軍政長官赴任時都會遠離家鄉遊歷他方，文人紀錄宦途的所見所聞，或於仕宦的閒暇出遊，形成為數眾多的宦遊遊記。曹學佺(1574-1646)，字能始，號雁澤，又號石倉居士、

¹ 梅新林、俞樟華：《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頁238-239。

西峰居士，福建福州府侯官縣洪塘鄉人(今福州市)，其先世明初由陝西鳳陽隨軍入閩。萬曆十九年(1591)鄉試中舉。萬曆二十三年(1595)，曹學佺年二十二歲，考上進士，被時人稱為文章、科第、少年三絕。進士及第後，授戶部主事。後至南京，出任大理寺左寺正一職。在官閑金陵的時候，也開始主盟詩社。曹學佺與臧懋循、陳邦瞻、吳兆、吳孟暘等人互相唱和，並集眾人與會詩作刊刻為《金陵詩集》，將金陵詩壇盛事推向高峰。曹學佺的詩文俱佳，特別是在詩的表現上尤其突出。葉向高〈曹大理集序〉云：「大理詩刻意三百篇，取材漢魏下及王右丞、韋蘇州，其文則如韓昌黎所謂『鑿鑿乎惟陳言之務去』者，故其旨沉以深，其節紆以婉，其辭清冷而曠絕」²。清代文學家王士禛對於曹學佺詩，也給予很高的評價，在其作《池北偶談》提到：「明萬曆中年以後迄啟、禛間無詩，惟侯官曹能始宗伯學佺詩，得六朝初唐之格，一時名士如吳兆、許徐桂、林古度輩皆附之，然海內宗之者尚少。錢牧齋所折服，惟臨川湯先生義仍與先生二人而已」³。曹學佺詩作的成就，獲得名家們的肯定，他同時也將詩的創作融入在遊記當中，以詩文互補的方式，記述他旅途中的種種收穫。

在眾多宦遊作品中，選擇《湘西紀行》作為研究對象，一為遊記的目的地較為特殊，遠離已開發的城市。中國西南地方對於明代文人來說，是異於江南的地域環境。王士性《廣志繹》云：「蜀、粵入中國在秦漢間，而滇、貴之郡縣則自明始也。相去雖數千年，然皆西南一天，為夷漢錯居之地，未盡耀於光明，故以次於江南」⁴此說法點出當時西南地區較晚納入中國版圖，該區人口組成複雜，生活習慣亦迥異於漢人，相對於中原地區，可說是「蠻荒邊境」的情形。因此，除非官職調派至此，否則較少士人會主動選擇到這一帶旅遊。二則是《湘西紀行》為曹學佺在察典獲罪歸故里後，蟄居十年，於天啟二年(1622)重獲啟用為廣西右參議，從福建福州啟程到廣西桂林的全紀錄。曹學佺以日記體的方式，記錄每天的行程，及所遭遇的人事物，歷時八十三天，無一日遺漏，留下晚明的交通狀況、

² 葉向高：〈曹大理集序〉，《曹大理詩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3。

³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十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403。

⁴ 王士性：《廣志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368。

地理人文資料，彌足珍貴。同時日記的寫作屬於私領域的範圍，藉由筆者的爬梳，不但能了解旅途的脈絡，更能使讀者得以一窺曹學佺的在間隔十年空窗期後，重返官場的心理變化，以及面對行旅過程的心情起伏。同時，從《湘西紀行》的詩文裡，看曹學佺的文學表現。

然而，關於《湘西紀行》的研究甚少，大陸學者多以曹學佺的生平、詩觀和詩作作為研究重點，遊記部分則較關注於《蜀中廣記》，對《湘西紀行》幾乎沒有著墨。筆者所見僅有臺灣學者許建崑著有《曹學佺《湘西紀行》探究》一文，針對曹學佺宦遊的路線、交遊酬酢等作了梳理，但未注意到曹學佺紀遊敘述方式的變化。就紀遊載體而言，遊記經歷了賦、書、序等演進，至唐代古文運動，散文寫作成熟，相較於詩歌、駢文等音律形式較嚴格的文學樣式，散體能靈活伸縮長短，給予作者更大的表現空間，故遊記創作以散文為主。但細觀歷代遊記發展，有不少韻散並存的作品，在曹學佺之前如南宋陸游《入蜀記》、范成大《吳船錄》等名作，皆在散文中穿插詩作，曹學佺更在《湘西紀行》頻繁紀錄路途中寫下的詩句，令筆者十分好奇遊記中詩與文之間的關係為何？既然「詩文間雜」是遊記普遍的形式特徵，則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曹學佺為何選擇某種語言形式，或特定表達方式來撰寫遊記，其目的是什麼？

六朝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對韻文和散文做了分類：「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劉勰將文體分為有韻的文類，和無韻的筆類，文體由於內容不同，用途有別。在《文心雕龍·明詩》篇提到：「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人的感情受到外在事物刺激而感動，透過詩來紓發內在的情感，故〈毛詩序〉云：「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劉勰文中的「筆」類，是指無韻的散文。散文的發展，始於文字紀事。從商、周時期的甲骨刻辭、青銅銘文看到當時人據事直書的文字紀錄。⁵逐漸發展有歷史文件彙編的《尚書》和哲理之文《易傳》，其

⁵ 鄭預衡：《中國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1。

中《尚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記敘文和論說文的總集，⁶堪稱中國散文創作始祖。《文心雕龍·書記》篇引《尚書》云：「書用識哉」，證明其是用來記錄當時事物，印證遊記中散體「紀錄行程」的重要功能。並言「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進一步說明「書」這種文體，其性質在於舒布文辭，將作者胸中的情意烘托紙面。⁷劉勰藉由對「書」的說明，闡述散文的功能和特色。古代文人對作詩行文信手拈來，在紀遊的文章中穿插詩作，已有前例可循，實際上，遊記作者透過詩文的搭配，達到不同的效果。但過去研究者多著重於行程的解析，未注意到韻散運用對紀遊書寫造成的影響。曹學佺將路途中所作之詩與文同錄於《湘西紀行》，共計日記八十三篇，詩作七十四首，另外，還將其中的詩另存於《桂林集》，可見他對詩作更加重視。《桂林集》收錄的詩作涵蓋的時間軸較長，《湘西紀行》裡的詩，大部分都收錄其中。除此之外，還有曹學佺到任後在桂林創作的作品，詩作以在桂林為官期間的生活動態為主，前往湘西的行旅詩僅占一小部分，故本文未將《桂林集》納入主線進行討論。本論文欲探討《湘西紀行》裡詩文的敘述方式，完整體現曹學佺在謫居十年後，重獲啟用的複雜心境，以及「旅遊」帶給曹學佺感官的刺激與心靈上的觸動。藉由曹學佺的日記，更充分的了解晚明的旅遊背景，和福建、江西、桂林等當地的山水風光與風俗民情。

⁶ 鄭永曉：《散文史話》（臺北：國家出版社，2004年），頁15-16。

⁷ 王更生：《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瑰秘寶——《文心雕龍》》，（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5年），頁152。

第二節、文獻探討

本文以《湘西紀行》為研究中心。明清易代，曹學佺自縊殉國，家產、書籍都被充公。徐興公次子延壽為作〈挽章〉曰：「其田舍書籍皆入官，子孫皆繫獄」。直到乾隆十九年(1754)，學佺曾孫岱華蒐集舊稿，編成《詩稿》三十三卷。福建師範大學方寶川指出兵燹、海盜、籍沒官府之外，第四個原因是乾隆卅八年(1773)大規模編纂《四庫全書》，曹學佺的詩文別集被列為禁毀書籍而橫遭劫難。詩文多散佚，涉及敘述滿人(遼東)議題的文章，也被刪削，因此現今已難窺見全貌。⁸許建崑〈晚明閩中詩學文獻的勘誤、搜佚與重建〉文中，對曹學佺著作的集佚做了整理，比較內閣本、十二卷本、二十四卷本、福師本、詩稿本等五本，以日本內閣文庫所藏《石倉全集》卷帙最豐。⁹《石倉全集》中，亦留下豐富的紀遊作品。筆者即以內閣本《湘西紀行》為研究範圍，分析此詩文相雜的日記體筭記。從曹學佺個人生平與宦途出發，分析他的詩文、遊記成就，並說明《湘西紀行》的創作時空和曹學佺的人生際遇。進一步探究《湘西紀行》裡韻散兼雜的情形，從文學史的角度討論同樣詩文互補的作品，歸納分析曹學佺《湘西紀行》中的詩文關係。

壹、晚明社會文化及文學研究

一、近代著作

巫仁恕、狄亞斯《游道：明清旅遊文化》¹⁰——巫仁恕點出明清的旅遊風氣推手就是士大夫。前半部從方志、史書與文人遊記中，可以發現一般大眾旅遊風氣盛行，無論是歲時節日、遊覽園林、廟會進香等活動名目，實際上都是行「遊」之實。旅遊的興盛，帶動周邊龐大的商機，例如：導遊與套裝行程、客棧與交通

⁸ 方寶川：〈曹學佺及其詩文別集述考〉，《曹學佺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影印福建師範大學藏本，書前，頁11。

⁹ 許建崑：〈晚明閩中詩學文獻的勘誤、搜佚與重建〉，《曹學佺與晚明文學史》(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頁35-41。

¹⁰ 狄雅斯、巫仁恕：《游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工具的進步、旅遊書的發行等等，皆可看出商品化的發展。後半段則聚焦在士大夫旅遊的種類，由相約出遊的記載，一窺士大夫旅遊中的社交生活。此書自晚明旅遊文本和圖冊，探究士大夫身分旅遊的雅俗差異，對於明清旅遊文化有較寬泛的涉獵。

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¹¹——此書是屬於群體心態的研究，羅宗強從外在朝政變化、社會風氣變遷、思潮風行等角度影響下，探討士人不同的因應之道，以及內在衝突和迷惘。羅宗強以個案的方式，分別列出各類型的人物，歸納擁有拯世熱情、回歸自我發現以及徘徊於入世和世俗之間的文人心態，呈現多元的士人樣貌。羅宗強以典型個別的人物分而述之，再連結成晚明士人心態的全面，提供曹學佺研究詳細的背景資料。書中提及之李贄、葉向高等人均與曹學佺有所交往，因此，亦可從此間接推論他們的心態和行動，對曹學佺的思想造成的影響。

龔鵬程《遊的精神文化史論》¹²——龔鵬程從各種角度，用各種方式討論「遊」的概念。龔鵬程認為，「遊」並不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體現在遊民、遊士、遊俠、遊娼等社會人物上，也包含了遊戲、遊旅、遊觀、遊仙等的意涵。並在〈遊歷者的記錄〉一章中，特別將晚明的小品遊記提出來說明，凸顯晚明遊記小品的特色。晚明士人扭轉了原本讀書人對「遊」的印象，賦予其正向的價值。晚明人的遊賞之趣，也注重交遊之樂，呼朋引伴出遊，更添遊興。龔鵬程結合歷史的脈絡與文學地志的考察，將「遊」的豐富意涵詮釋得淋漓盡致。

余崇生《閱讀明清——明清文學的文化探索》¹³——余崇生蒐集關於明清散文研究的相關著作，依照散文的內容分為小品文學、飲食文學、世情文學及旅遊文學四個主題，概括討論明清散文的不同面貌。在旅遊文學的部分，收錄了許建崑〈無情山水有情遊——曹學佺的宦宦與行旅〉一篇，提供曹學佺一生行旅的考察

¹¹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

¹²龔鵬程：《遊的精神文化史論》，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¹³余崇生：《閱讀明清——明清文學的文化探索》，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資料。錢奕華〈元、明、清旅遊詩中的情志現象〉舉詩作為例，說明各朝代旅遊詩抒情的現象。李姿瑩〈性靈、人文與深度旅遊——談晚明時期的旅遊活動〉一文中，論及晚明士大夫不同類型的旅遊活動，呈現多元的樣貌，增加筆者對於晚明旅遊的認識。此書旁及晚明小品、飲食及世情的文學表現，筆者以為這些項目其實都和旅遊文學有所關聯，皆貼近晚明文人的生活日常，或能交叉比對更能了解晚明散文表現和文人生活的全貌。

二、期刊論文

毛文芳〈閱讀與夢憶——晚明旅遊小品試論〉¹⁴——毛文芳認為旅遊的主體永遠帶著先在視野，來建構自體與他者之間的關係。山水經由遊人的詮釋，產生層層的意義。而閱讀也像是紙上的遊歷，讀者透過先備知識來理解文本的內容，再經過自己消化，轉換成新的觀點。文人將閱讀經驗移植到旅遊活動上。毛文芳以「如畫」的觀點，說明山水書寫的實境與虛境交錯的情形，實寫眼睛所看到的美景，虛景則是過去記憶的搜尋與想像。此文亦提到文人園林造景的因借手法，游移視點的運用，其實是轉移了旅遊的經驗。除此之外，旅遊還會牽涉到「知遇」，和古典「對話」的議題，將晚明文人活動內在變化的軸線與閱讀的歷程相對照，比較兩者的異同。最後，提到晚明文人旅遊，也是一種夢境的追尋，追尋記憶中的山水景致。毛文芳自後設的觀點，觀看旅遊書寫與遊者的關係，提供筆者了解遊記背後遊人心理狀態的線索。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¹⁵——巫仁恕從主客觀因素談起，晚明交通網絡完整，運輸業發達，加上工商業興盛，和陽明心學的影響，引導士大夫歸趣天真，委心自然，提供晚明旅遊風氣發展的背景條件。接著，巫仁恕舉例說明士大夫旅遊的實態，由旅遊地點、遊具、旅宿、遊伴等角度，寫士大夫旅遊活動的舒適性與娛樂性，並提到晚明士大夫熱愛旅遊

¹⁴毛文芳：〈閱讀與夢憶——晚明旅遊小品試論〉，《中正中文學報年刊》第3期（2000年）頁1-44。

¹⁵巫仁恕：〈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2004年5月），頁225-255。

的原因，不僅是怡情養性，還包括炫耀式消費的心態，用來區隔自己與一般庶民、商賈的象徵，有些士大夫甚至極力想發展特別的旅遊理論，企圖塑造高雅的品味。巫仁恕自社會制度等各個層面，探究晚明的旅遊風氣，具體凸顯士人旅遊的情況和心理，值得玩味。

三、學位論文

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¹⁶——曹淑娟自小品的名稱由來談起，探討「小品」名稱所蘊含的意義。接著，將小品文分類為性靈小品、雜俎小品與選本小品，分而析之又綜合比較三者的關係範疇。並說明小品寫作的時代意義，外在社會、經濟、印刷技術的進步，帶給士人寫作的影響。性靈小品亦反映晚明士人的處事態度，退離政治風暴，擁抱山水閒居，因此留下許多對於山水攬勝和庭園遊觀的紀錄。曹淑娟從晚明小品中，探究文人與山水的對待關係，描寫物我之間的美感經驗。特別點出晚明文人對山水和友朋的重視，提供筆者在研究《湘西紀行》時的參考，留意曹學佺和朋友一同遊覽山水互相激盪的火花。

貳、曹學佺相關研究

關於曹學佺專人研究的文獻較少，臺灣學者以許建崑的研究成果較多，著有《曹學佺與晚明文學史》一書，並發表多篇論文。近年大陸學者開始關注於曹學佺的生平、著作的文獻整理，或探究曹學佺於閩地地域文學的影響，可見於下列之期刊與學位論文。

一、近代著作

許建崑《曹學佺與晚明文學史》¹⁷——許建崑重新構思明代文學史的主軸，以曹學佺為座標，考索其生平事蹟，搜羅考證著作資料，旁及整理曹學佺的交誼活動，像是主盟南京金陵詩社的成員考察，藉此了解晚明閩中詩學的發展，不同文人、詩派交流對曹學佺造成的影響，並凸顯曹學佺在詩壇上的地位。除了曹學佺詩的研究之外，許建崑亦對其《湘西紀行》和《石倉十二代詩選》有所探究。曹

¹⁶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87年。

¹⁷許建崑：《曹學佺與晚明文學史》，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學佺幾乎每遊必有記，無論散文或詩作，都可見其行旅風光。從他的遊記中，得以窺探一般官員宦遊的生活、遊歷、寫作與交遊酬酢。《石倉十二代詩選》則是曹學佺企圖編纂的一部「詩史」，經兵燹、海盜、籍沒官府、清王朝禁毀散佚後，尚有《古詩選》、《唐詩選》、《宋詩選》等，更保留了曹學佺的詩學主張，可以看出曹學佺為了「存詩、存人」所作的努力。許建崑不僅收錄關於曹學佺的研究，還有洪芳洲、焦竑、盧柟等人的考述，以更廣泛的視角認識晚明的文學史。

二、期刊論文

許建崑《曹學佺〈湘西紀行〉的探究》¹⁸——許建崑分析曹學佺的旅遊日記《湘西紀行》，從記錄中重新建構晚明時期，福建福州到廣西桂林的交通動線和路況。詳實的考察沿途所經過、留宿的地點和驛站，繪出曹學佺的宦遊地圖。其次，對於明代閩桂的交通，也多所著墨，反映晚明文人翻山越嶺的方式與習慣。其次，寫旅程中的隨行者以及途中接見的官員、友人，因古人習慣於文中以字號代稱對方，許建崑一一核對重要人物的資料，連結其名與字號，並簡述他們與曹學佺的關係。除此之外，許建崑注意到曹學佺在旅途中，不忘造訪當地古蹟，和文人進行文化交流，以及修訂地理方志。許建崑將曹學佺的紀錄詳細爬梳，但較少論及其遊記與旅遊詩的文學表現，無法凸顯曹學佺創作的特色。筆者將從此不足處，進一步探討。

三、學位論文

陳超《曹學佺研究》¹⁹——陳超考證曹學佺的時代背景，爬梳其生平行狀，提供筆者對於曹氏基礎的認識。其次，則是從文獻學的角度，探究曹學佺的著述與藏書，並論述曹氏在詩文創作的成就，以及對於戲曲活動的投入。再次，陳超關注於曹學佺的思想脈絡，從其作品中分析曹氏的民本思想和佛教思想。最後，擴展研究曹學佺的交遊網絡，考察其社交結社活動，了解曹氏於明末社會的地位與影響。此篇論文對曹學佺其人其事做全面的考述，並深入思想和文學的範疇，就

¹⁸許建崑：〈曹學佺《湘西紀行》探究〉，《東海中文學報》第26期(2013年)，頁63-87。

¹⁹陳超：《曹學佺研究》，福建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

第一手資料考證，完整呈現研究成果。唯陳超依辯證唯物史論、歷史唯物史論出發，部分觀點較為偏頗，有待進一步確認。

郭章裕《明代《文心雕龍》學研究》²⁰——以明人序跋與楊慎、曹學佺評註為範圍——郭章裕針對明代文人關注《文心雕龍》的議題切入，再寫楊慎、曹學佺對《文心雕龍》的評注。其中，曹學佺在楊慎評點《文心雕龍》的工作之後，以其為基礎，不但校訂文字，在劉勰的文意上，做出更大程度的闡發。曹學佺所批點的《文心雕龍》中，他企圖從「心」、「風」的關係上建構理論系統，提出文學創作之「情深」即是「以心為主」的表現。並強調文學作品需「以風為用」，必須展現其感染力，否則是沒有價值的作品。從他在多篇的評點裡，還可看出他對緯書的批駁，與重視情性的文學觀。郭章裕亦對楊氏、曹氏評點《文心雕龍》的缺失作了分析。此篇藉曹學佺對《文心雕龍》的評點，得以了解曹氏的文學觀和文學批評的成就，具有參考價值。

程火釵《曹學佺《石倉唐詩選》研究》²¹——程火釵以曹學佺的文本出發，首先闡述《石倉十二代詩選》的成書與版本，再針對《石倉唐詩選》創作背景進行說明，認為以「後七子」為代表的「格調說」和以公安派為主的「性靈說」，對曹學佺詩學概念的建立，具有一定影響力。分析曹學佺選詩的特點與體例，以同時代的唐詩選本為對照，將高棅《唐詩品匯》、李攀龍《唐詩選》和鍾惺、譚元春《唐詩歸》為參考對象，比較不同作者選詩的觀點。曹學佺繼承前人選詩的特點再創新，崇尚古風，調和格調說和性靈說，不僅收錄詩壇的主流詩人，對於作品為數不多的小詩人，亦加以評選納入，重視「清麗自然」的風格表現。曹學佺以兼容並蓄的方式，企圖以詩存人，編纂一部「詩史」，使《石倉十二代詩選》在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程火釵的抽絲剝繭下，不僅提供筆者曹學佺選詩的角度，還有晚明思潮、交遊對象對於曹學佺詩風的影響，供筆者分析曹學佺詩作的

²⁰郭章裕：《明代《文心雕龍》學研究》——以明人序跋與楊慎、曹學佺評註為範圍》，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

²¹程火釵：《曹學佺《石倉唐詩選》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

重要參照。

參、遊記與詩文互補相關研究

一、近代著作

王立群《中國古代山水遊記研究》²²——王立群於緒論中從「記」是否為一文體開始辯證，他認為遊記的文體要素包括「遊蹤」、「景觀」、「情感」，從三種要素偏重的比例再劃分成不同類型的遊記，並界定遊記必須是獨立成篇，紀錄真實的旅遊過程。而在遊覽過程中，情感的傾向與審美的趣味各異，也是遊記重要的因素。王立群從山水描寫的產生與人類山水意識的發展起始，針對各朝代的山水遊記發展，做了統整和說明。其中，商業化的環境背景、李贄「童心說」的哲學基礎、袁宏道「性靈說」的文學理論皆影響晚明文人遊記，顯現當時的時代特色。晚明小品遊記省略了宋代遊記抽象的哲理，轉向人的內心，從嚴肅走向自由。王立群清楚定義了遊記的性質，按時間論述遊記的發展，提供研究遊記的規準。

梅新林、俞樟華《中國遊記文學史》²³——梅新林、俞樟華兩位學者將「遊記」此一獨立文學體裁的發展，自魏晉南北朝正式誕生，歷經各朝代的演進，至當代遊記的趨勢鉅細靡遺的加以整理分析，並舉出當時代代表之作家與作品。其中，針對元明時遊記歷經停滯後反彈，作了深刻的剖析，並將晚明遊記的榮景分為以遊記小品為主的「才人遊記」，與以《徐霞客遊記》為代表的科學考察遊記，此雙峰成就成為後人參考的重要標誌。除此之外，梅新林、俞樟華亦列舉晚明遊記其他佳作與名家，作歷時性的研究。此書對於遊記的體裁亦加以著墨，細說「筆記體」與「日記體」遊記的性質，詳述其特點與發展。此書探究遊記文學史的脈絡，分析各時代背景的遊記特色，提供筆者對遊記宏觀的視野，以及曹學佺於遊記文學史上的地位。

²²王立群：《中國古代山水游記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²³梅新林、俞樟華：《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

范宜如《行旅·地誌·社會記憶：王士性紀遊書寫探論》²⁴——王士性(1547-1598)，活躍時代略早於曹學佺。范宜如以王士性的著作為討論核心，細究王士性對「遊」的自我觀照。范宜如探討古典「行旅」的意義，欲定位王士性「紀遊書寫」的意涵。首先，從明史與地方志書爬梳王士性的形象，再由其所撰寫的書序、書信等了解王士性的遊觀與寫作方向。其次，藉由王士性的詩文對讀，一窺他的行跡，及其對於遊的文學表述。再者，談王士性對於「江南」的地景、風俗和文化書寫，理解文人與外在世界的觀看之道。除了風景的描繪外，亦有歷史懷古的文化記憶。范宜如並比較范成大《吳船錄》、陸游《入蜀記》與王士性〈入蜀記〉，對照不同文人遊同一地點的地域經驗，與不同的抒情觀點對話。《行旅·地誌·社會記憶：王士性紀遊書寫探論》非僅為王士性專人研究，而是自他的文學著作中，勾勒王士性的遊人樣貌和壯遊故事，繪出王士性的行旅地圖。沿途所見山水景緻、民情風俗，反映明代社會生活，遊人在紀實中抒發個人情懷，空間移動中探尋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係，加深加廣紀遊書寫的研究向度。提供筆者多元的視角思考紀遊書寫的各種可能。

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²⁵——陳正祥從地理學的角度出發，論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談及中國的「城」的發展，還有長城與大運河的建設和影響。除此之外，陳正祥亦討論方志和遊記的種類，他注意到史傳中的遊記、日記式遊記等不同型式的遊記呈現，亦考究風土記與遊記的差異，整理古遊記並注釋，不僅討論遊記歷時的發展，並標示了遊記的地理學價值。

朱迪光《中國古代敘事文體中詩歌功能研究》²⁶——朱迪光從文學史上散文的出現及散文中的詩歌韻語談起，觀察歷史上文學發展中韻散交雜的現象。從《左傳》、諸子散文、《史記》中詩歌的使用，探討詩歌在散文中的功能。或引詩為證，

²⁴范宜如：《行旅·地誌·社會記憶：王士性紀遊書寫探論》，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²⁵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臺北：木鐸出版社，1984年。

²⁶朱迪光：《中國古代敘事文體中的詩歌功能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

或插入詩能更好的表達情感，皆顯現詩歌在敘事文章中的作用。其次，朱迪光著重探究小說敘事作品中韻散兼用的情形，以及詩的修辭方法賦、比、興對小說敘事的影響。此書提供筆者在除了遊記之外，其他文體與詩歌搭配的效果，使筆者能參考其他的例子，推敲曹學佺於《湘西紀行》日記中，運用詩歌的目的類型。

二、期刊論文

呂尚奐〈陸游的雙面形象及其詩文之形態與觀念——陸游入蜀詩與《入蜀記》對比解讀〉²⁷——呂尚奐注意到陸游不僅以《入蜀記》紀錄他人生中重要的宦遊事件，還用了五六十首詩歌抒發其情緒與感想。呂尚奐觀察陸游的詩與日記文所表現出的情緒有很大不同，比較兩者間的差異，從詩、文中的反差，分析陸游的雙面性格。再自入蜀詩文探究陸游情緒的轉變，在遊歷之中，詩文的雙面性逐漸合一的現象。呂尚奐綜合入蜀旅程中的創作作品，以韻文和散文對讀的方式，探析陸游心態上的轉變，評價其詩文的表現，提供筆者詩文互補的研究角度，但呂尚奐未針對詩文間的關係作說明，此部分筆者將進一步補充。

三、學位論文

吳芳真：《《裨海紀遊》之文學研究——以柳宗元遊記文學為對照》²⁸——吳芳真以《裨海紀遊》為研究對象，分析郁永河行旅的紀錄。從渡海來台，敘寫其人至臺灣地理環境的接觸，以及考察當地的人文風情，再一一與柳宗元的遊記比較，凸顯《裨海紀遊》的特殊性。其次，吳芳真對於《裨海紀遊》的表現手法做了討論，除了日記體裁的梳理外，還有就郁永河的詩文搭配的形式探究，研析其詩文合記的關係。其中，「詩文互補」與「以詩注文」的方法，亦為曹學佺所用。可做為筆者分析《湘西紀行》的重要借鏡。

²⁷ 呂尚奐：〈陸游的雙面形象與其詩文之型態與觀念——陸游入蜀詩與《入蜀記》對比解讀〉，《陸游與鑿湖》（2011年），頁61-72。

²⁸ 吳芳真：《《裨海紀遊》之文學研究——以柳宗元遊記文學為對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在職進修碩士論文，2007年。

張明琛《晚明閩籍作家旅遊與遊記研究》²⁹——張明琛以晚明為研究背景，探析明代社會政治與經濟對於士大夫的影響，以及晚明社會風氣改變，士人追求個性的解放，旅遊行動逐漸流行於士大夫之間，加上交通工具進步，水路運河發達，文人透過實地遊覽，探索自然界，更留下許多紀錄旅遊過程所見、所聞、所感的遊記。張明琛聚焦於閩籍文人的遊蹤，分析其北上春官或在福建省內旅遊的路線和景緻，羅列閩籍作家與作品，並以謝肇淛、曹學佺為代表，考察他們的遊蹤和遊記。其中，張明琛對曹學佺一生的旅行蹤跡做了整理，針對他的〈遊武夷記〉、〈湘西記行〉等作品，對照謝肇淛、徐燿遊過同一地點的不同描寫方式，歸納曹學佺的寫景特色，確立曹學佺閩中大家的地位。



²⁹張明琛：《晚明閩籍作家旅遊與遊記研究》，福建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學位，2016年。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步驟

壹、研究方法

本論文以內閣本《湘西紀行》為研究對象。細讀曹學佺的紀錄，梳理日記文中每一天的行程，以詩文分述後相互參照的方式，結合地理學、社會學、美學等相關知識，運用歸納法整理曹學佺的遊蹤。對照曹學佺的生平經歷與晚明社會文化背景，分析紀錄中的交通路線、留宿驛站、旅伴隨從、在地名產等，考察新舊地名的改變，留意曹氏旅遊中所遭遇的困難，以及路程上感官所見聞的風光景緻。同時，考察曹學佺路途上接待的友人和官員，藉由彼此唱和酬酢的詩文內容，了解讀書人群體間的友誼，一觀晚明文士間的雅趣。另一部分，則針對曹學佺尋幽訪勝的紀錄分析，探究曹氏面對歷史的態度，記憶與現實的交錯和詮釋。還有關於物產風土的呈現，顯現文人的地域文化視野。

在爬梳了《湘西紀行》的旅行地圖後，其次，針對遊記中韻散間雜的文學表現進行討論。從歷史的眼光看古典文學敘述中韻散兼用的現象，古文獻就記載有押韻、有節奏的歌謠，透過口語傳播流傳下來。而隨著文字的出現，除了韻語的經典《詩經》外，也出現散文化的史書，兩者相輔相成。《左傳》便大量引用《詩》，諸子散文亦引詩作為說理的證據，尤其是《莊子》中反用詩義來塑造人物，得到很好的效果。而由諸子問答體和游士說辭演變的散體賦，也是韻散結合的結果。³⁰因此，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說，後世的敘事文體傳奇、小說都受到影響，更何況是遊記。

遊記是書寫自由，包容性大的敘事載體。在梅新林、俞璋華《中國遊記文學史》裡將遊記分為兩種體式，一為筆記體，另一為日記體。³¹紀錄方式雖然不同，但皆可見文人靈活運用韻散創作的痕跡。在曹學佺之前，已有韻散兼用的遊記著作。南宋大家范成大作《吳船記》，引多首杜子美詩，亦有東坡詩句，與所見到

³⁰ 朱迪光：《中國古代敘事文體中的詩歌功能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頁3-4。

³¹ 梅新林、俞璋華：《中國遊記文學史》，頁184。

的景色相映襯，顯現作者過去閱讀舊經驗與實際感官新體驗的對話。面對同樣山水景觀，在消化吸收後，再創造屬於自己的詮釋於遊記中。南宋陸游在《入蜀記》中，也經常引前輩詩作做考證，或實地考察，紀錄或更正詩學文獻。與范成大不同的是，陸游在寫作《入蜀記》的同時，也創作了不少入蜀詩，收於《劍南詩稿》中。將他的詩與《入蜀記》的文相對照，方能完整了解陸游從山陰走向蜀地的經歷與心情。大陸學者呂肖奐即針對陸游入蜀的詩文進行對比解讀，發現詩中所表達的負面情緒與遊記相距甚遠，而入蜀後的詩風又與入蜀前不同，由此觀察陸游旅途中情感的變化。而晚於曹學佺的郁永河《裨海紀遊》，也採取詩文間雜的方式，或用詩來注解文，或以詩來補足文意，增加意境的描述，都可以看出韻散結合的效果。將《湘西紀行》詩文互補的情形與其他遊記作品、方志，做文本分析比較，釐清其詩文間的關係，和在散體敘述中插入韻語的目的。

綜上所述，詩文兼用的敘事型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也常被運用於紀遊的作品中。本文首先透過文本分析法爬梳《湘西紀行》的行程，考察曹學佺旅途裡所遭遇的人事物，並歸納分類曹氏在日記中使用詩文敘述的情形。再者，筆者分析《湘西紀行》韻體和散體搭配達成的不同文學效果，從另一角度觀照作者曹學佺的紀遊書寫，並統合曹學佺的身世與晚明社會背景，縱觀此遊記的空間、人文表述，以及詩文互補的特色，盼能建構曹學佺《湘西紀行》更為完整的研究，以見其價值與地位。

貳、研究步驟與章節概述

晚明遊記發展具有高度繁榮的景況，梅新林、俞樟華《中國遊記文學史》認為此時期的遊記有五項特點：體式多樣性、內容豐富性、筆法靈活性、風格獨特性、遊記文學理論的自覺性。³²晚明不僅是公安派為代表的才人遊記，和徐宏祖為代表的科學考察遊記雙峰對峙，更有許多遊記集成與遊記小品的作品，遊記作家薈萃。和曹學佺一樣同屬萬曆年間的作家，除了公安派、竟陵派之外，尚有諸如黃汝亨、陳繼儒、陶望齡、李日華、程嘉燧、高濂、王思任等人共同創造晚明

³²梅新林、俞樟華：《中國遊記文學史》，頁 240-241。

遊記蓬勃發展的盛況。曹學佺詩文受到當代推崇，《崇禎八大家詩選》中明十四家小品，曹學佺入選為其中一家。晚清汪端《明三十家詩選》，曹學佺亦被列入正編。曹氏遊記的創作成就亦佳，共有遊記五十二篇，其中粵西時期為曹學佺創作的旺盛期，留下高達三十四篇的作品。³³歸故里十年後，再度入仕，奉命從福建至當時尚稱蠻荒的廣西就職，途中寫下的《湘西紀行》，不僅記錄晚明的旅遊概況和山水容顏，也述及曹學佺面臨人生轉折的心境，別具意義。

第一章 緒論，本章略論晚明遊記大家成就，以及「才人遊記」和「科學考察」不同著重點的遊記類型，試圖探討晚明異於兩者遊記類型的其他作品，欲以曹學佺的紀遊作品為例，將《湘西紀行》作為研究對象，綜合詩與文進行探究。討論曹學佺的生平、文學表現、旅遊經歷等，可能對此宦遊紀錄造成的影響。其次，蒐集歷代詩文互補的研究參考資料，考察在此研究基礎上，更深入發揮的空間。最後，界定研究範圍，闡釋本文章節安排與取材依據。

第二章 分析曹學佺的湘西行，從曹學佺的生平談起，整理他在各方面的文學成就與曾經遊歷之處，說明《湘西紀行》的創作背景，探討晚明的版圖與行政區分布，進一步推測曹學佺宦遊的最佳路線，與《湘西紀行》的實際交通路線比較。其次，考察曹學佺的遊伴隨從，了解明代文人結伴出遊的情形，並從驛站的紀錄，畫出《湘西紀行》的旅遊地圖。

第三章 以《湘西紀行》的地景描述為主題，根據曹學佺的日記，分類他此行所記錄的景點。將曹學佺對景色的描寫分為名勝山水、隨目即景、節候、夜景、物類等五個部分探討，以《湘西紀行》的原文，分析曹氏寫景的技巧，探究其美感經驗，對照方志的書寫，注意曹學佺敘事方式與方志間的差別。

第四章 就《湘西紀行》的人文交流探討，文中曹學佺詳細的紀錄了旅途中的隨行者和相見的地方官，不僅留下字號，還多以詩互相唱和交流。本章第一節即探討曹學佺的人際脈絡，和地方官員彼此索詩、贈詩的現象，觀察文人在旅遊

³³ 張明琛：《晚明閩籍作家旅遊與遊記研究》，（福建：福建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學位，2016年），頁162。

活動中的社交情形。再者，歸納旅途中，造訪名勝古蹟的紀錄，分析曹學佺與歷史的對話。最後，探析曹學佺對在地風物的實地驗證，自其觀看視角，認識異於家鄉的人文風景。

第五章 以《湘西紀行》的詩文互補表現為主，從歷代韻散兼行的情況論起，探究《湘西紀行》中詩文之間的關係。依據文本內容分析，將詩在《湘西紀行》敘事文中的作用分為：「以文注解詩」、「以詩總結文」、及「以文敘事，以詩抒懷」三類，在「以詩總結文」裡又有「當日」和「異日」題詩的差別，並舉例說明詩作穿插在遊記中的目的，深入討論詩文並行的現象，及對遊記敘述造成的影響。

第六章 為全文結論。統整前述五章之敘述，總結《湘西紀行》中關於景物描繪和人文景觀的遊歷，將曹學佺詩文互補書寫的特色做最後的梳理，進一步評價它在遊記史上的成就與影響。



第二章 曹學佺的湘西行

第一節 曹學佺生平概述

壹、曹學佺生平

關於曹學佺的生平記載，雖然在《明史》、《明史稿》、《明末忠烈紀實》、《南疆繹史摭遺》等皆有著錄，福建方志亦有所載，³⁴但在其自縊殉國之後，隨著明清易代，家產、書籍都被充公，曹氏的生平資料大多散佚。目前資料主要依賴他的幼子曹孟善所撰述的〈曹學佺行述〉，³⁵以及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朱彝尊《明詩綜》和《明史·文苑傳》有部分傳略文字，另外鄭杰輯、郭柏蒼補編《全閩明詩傳》卷 34 亦存有曹學佺小傳，³⁶茲就上述文獻梳理其生平。

一、出身

曹學佺，字能始，號雁澤，又號石倉居士、西峰居士，福建福州府侯官縣洪塘鄉人(今福州市)，生於明萬曆二年(1574)，卒於清順治三年(1646)，年七十三。

曹氏先祖初由陝西鳳陽隨軍入閩，至學佺為第八代，在他祖父西衢這一代，將全家遷到洪塘來，從此世居於此。到了父親及渠，家道中落，生活貧寒，曾靠賣餅維生³⁷，後因子而授官參政。曹學佺〈先妣曾安人墓誌銘〉記：「余以南京大理寺正被覃恩，父受如官，母贈安人」。³⁸又〈淑人翁母壽文〉云：「予父參政公與少宰公少同師，以兄弟相呼，參政公讀書雖不成，而少宰公友之彌焉」，³⁹可知曹父少時與同里翁正春為同門師兄弟，兩家交情甚篤。即使翁氏功成名就，仍未冷淡同窗契友。後來，翁正春受魏忠賢陷害，鬱鬱不得志返鄉，不願見客，唯

³⁴ 方寶川：〈曹學佺及其詩文別集述考〉，《曹學佺集》，(上海：上海古籍影印福建師範大學藏本)，頁 1。

³⁵ 曹孟善：〈明殉節榮祿大夫太保禮部尚書雁澤先府君行述〉，《曹學佺集》，(上海：上海古籍影印福建師範大學藏本)，書前，頁 11。

³⁶ 許建崑：〈晚明閩中詩學文獻的勘誤、搜佚與重建——以曹學佺生平、著作考述為例〉，《文學新論》第 10 期，2009 年 12 月，頁 76。

³⁷ 鄭杰輯、郭柏蒼補編：《全閩明詩傳》卷三十四，清光緒十五年(1889)福州郭氏沁泉山館刊本。

³⁸ 〔明〕曹學佺：〈先妣曾安人墓誌銘〉，《曹大理詩文集》。

³⁹ 〔明〕曹學佺：《石倉文稿》卷之〈浮山〉，日本內閣文庫藏《石倉全集》本。

獨見參政公互相慰藉，兩人的友誼歷久彌堅。曹及渠相貌堂堂，謝肇淛〈曹封君像贊〉提到其「美髯白皙，雙眸若水」，⁴⁰曹學佺玉樹臨風，應是受其父遺傳。萬曆三十年(1602)，曹參政年五十，以其子故，受三品服，諸友為其祝壽。⁴¹四十一年(1613)，享壽六十一歲。

據〈壽家舅序〉所記，曹母曾淑人婚後育有兩男一女，學佺排行第二。曾氏對子女教育十分嚴格，恐其兒將來無法立身。曹學佺十一歲時，母因病逝世，卒年三十二，曹父續弦李氏。母親早早撒手人寰，姊姊便擔起照顧兩個弟弟的責任，由〈祭林氏姊文〉⁴²便可看出當時曹家的境況。⁴³弟弟曹學修的生平資料，所記載的較少，僅能從《石倉詩集》的詩中，看出兄弟情誼。如〈予有潞河之役送弟修還〉⁴⁴一詩，表達對其弟的依依不捨和祝福，流露深厚的手足之情。曹氏雖少年喪母，家境不優渥，但肆力於學，年十三，受業於長樂先生，於書無所不通，十四歲，入泮，成為童生員，積極參加科舉考試，獲得入仕的機會。

二、仕宦

萬曆十九年(1591)，曹學佺赴鄉試中舉，後赴京參加隔年三月的會試。十九歲的曹學佺進京參加會試失敗，雖然考試落第，但在北京備考期間，借宿同鄉光祿公官邸，獲得龔用卿賞識，娶其孫女為妻。⁴⁵龔用卿(1500-1563)，字鳴治，號雲岡，福建懷安人。嘉靖五年(1526)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出使朝鮮，授一品服。擢左春坊諭德，累官南京國子祭酒，以病乞歸，年六十四卒，有《使鮮錄》、《雲岡集》及《詩餘》等傳世。⁴⁶萬曆二十三年(1595)，曹學佺年二十二歲，考上進士，被時人稱為文章、科第、少年三絕，授戶部主事。二十六年(1598)，改任南京大理寺左寺正一職。三十四年(1606)，升至南京戶部郎中，也開始主盟金陵詩社。與臧懋循、陳邦瞻、吳兆、吳孟暘等人互相唱和，並集眾人與會詩作刊

⁴⁰ [明]謝肇淛：《小草齋文集》卷二十三〈曹封君像贊〉，天啟刊本。

⁴¹ 于莉莉：〈曹學佺家世生平考三則〉，《閩江學院學報》第164期，2017年，頁15。

⁴² [明]曹學佺：《曹大理詩文集·石倉文稿》。

⁴³ 陳超：《曹學佺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頁22。

⁴⁴ [明]曹學佺：《石倉詩稿》卷十七《潞河集》。

⁴⁵ 許建崑：《曹學佺與晚明文學史》(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頁33。

⁴⁶ [清]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臺北：中央圖書館排印本，1986年)，頁87。

刻為《金陵詩集》，將金陵詩壇盛事推向高峰。同時，先後結識焦竑、李贄，與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進行學識與思想的交流。三十七年(1609)，調任四川右參政。三十九年(1611)升任四川按察使，曹氏整治蜀地，使吏治清明，盜賊不亂，並利用公餘時間，進行蜀地風俗民情的考察，寫成《蜀中廣記》108卷。然而，好景不常，宦途在萬曆四十一年(1613)受到重大的打擊，因為禁止官府重複徵收百姓的錢糧，被讒言毀謗，遭「察典」獲罪，削官三級，從四川返回閩地故鄉，開始在家鄉修築石倉園。

學佺為經營自家庭園，投入不少心血。《石倉文稿》卷之《聽泉閣》寫道：「予以癸丑家食，營一丘以自適。山水故自佳，而亭榭點綴亦自草草，乃為將作所窘，數稱貸以益之」，⁴⁷在有限的財力下，不惜透過借貸，來建造園內的樓台山水。經過六、七年的搭造，陸續完成了二十景：浮山堂、石橋、臨賦閣、春草亭、語江亭……等。⁴⁸神宗萬曆四十三年(1615)，舉辦石倉詩社，以文會友，四方詩人詞客咸來應和，亦有女流參與其中。文人聞名而至的盛況，反映曹氏在閩中詩壇的地位。天啟二年(1622)，竟陵派領袖鍾惺為福建提學簽事，入閩前過潯陽拜訪曹能始，有詩云：「遠勝高低有所因，入門魚鳥始相親」，⁴⁹盛讚石倉造景清新可愛，亦顯現與曹氏交誼十分親近。

天啟三年(1623)，蟄居十年後，熹宗朝時，重獲啟用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舉家至湘桂赴任，將旅途見聞撰成《湘西紀行》。六年(1626)秋，原擬遷陝西按察副使，竟因九年前所刊刻的《野史紀略》，得罪宦官魏忠賢，被拘留了七十多天，長子孟嘉千里來營救，才被放歸故里。崇禎元年(1628)，重新被任命為廣西按察副使，但他已無心任職，力辭不就任。三年(1630)十月，從西郊洪山移居城內西峰里，有避禍遠害之思。然而，十七年後，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思宗自縊於煤山，福王兵敗，唐王朱聿鍵入閩自立，改元隆武。曹學佺臨危受命，擔任朝廷

⁴⁷ [明]曹學佺：〈修完法海寺彌陀殿疏文〉，《石倉文稿》卷之《聽泉閣》。

⁴⁸ 陳慶元：〈曹學佺生平及其著作考述〉，《福州大學學報》第132期，2016年，頁74。

⁴⁹ [明]鍾惺：〈訪曹能園居〉，《隱秀軒集》卷十一。

太常卿一職，不久升為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故後人又稱「曹尚書」。次年(1646)八月，唐王兵敗於汀洲，曹學佺和齊巽、朱友桐議守福州。九月十七日城破，曹學佺於次日凌晨自縊於西峰里。

貳、曹學佺的文學

曹學佺飽學多聞，著作也十分豐富，在經學、詩文與史地紀遊書寫，皆取得傑出的成就。自古以來，文學與經學互相聯繫，《文心雕龍·序志》：「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詩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⁵⁰清晰的表明「原道」、「徵聖」、「宗經」是劉勰文學思想中三位一體的核心觀點，取法五經作文，能使文章具有六項優點：「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⁵¹由此可見，古代文人視經學為文學的根柢，對於五經研究紮實，與文學創作緊密結合，不若今之學者，將經學與文學分為不同專業鑽研。曹學佺儒學根柢深厚，對「經」的探究亦不在話下。其經學著作有《五經困學》九十卷，包括《易經通論》十二卷、《周易可說》七卷、《書傳會衷》十卷、《詩經質疑》十四卷、《詩經剖疑》二十四卷、《春秋闡義》十二卷、《春秋義略》三卷、《春秋傳刪》十卷、《禮記明訓》二十七卷，針對《易》、《詩》、《書》、《禮》、《春秋》進行考述，著錄於《福建通志·藝文志》中。⁵²

曹學佺的詩文俱佳，葉向高〈曹大理集序〉云：「大理詩刻意三百篇，取材漢魏下及王右丞、韋蘇州，其文則如韓昌黎所謂『鑿鑿乎惟陳言之是去』者，故其旨沉以深，其節紆以婉，其辭清冷而曠絕」⁵³。清代文學家王士禛對於曹學佺詩，也給予很高的評價，在其作《池北偶談》提到：「明萬曆中年以後迄啟、禎間無詩，惟侯官曹能始宗伯學佺詩，得六朝初唐之格，一時名士如吳兆、許徐桂、林古度輩皆附之，然海內宗之者尚少。錢牧齋所折服，惟臨川湯先生義仍與先生

⁵⁰ 詹鍇：《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1924。

⁵¹ 〔梁〕劉勰著，羅立乾注釋，李振興校閱：《文心雕龍》（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頁39。

⁵² 李偉：《曹學佺及其著述論考》（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頁6-9。

⁵³ 葉向高：〈曹大理集序〉，《曹大理詩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3。

二人而已」⁵⁴可惜入清之後因曹氏抗清的身分，其詩文別集被清廷列入禁燬書籍，多被抄毀沒收，散佚嚴重，在現存的全集中，僅留下《石倉文稿》、《石倉十二代詩選》、《石倉詩稿》……等。其中《石倉十二代詩選》展現曹學佺獨特的詩觀，繼承《古詩紀》、《唐詩品彙》的體例，調和性靈說與格調說，並將詩壇地位不如主流詩人的小詩人編入書中，達到「以詩存人」的效果。

除了詩文作品外，曹孟喜《曹石倉行述》記載：「曹學佺最鍾情山水，海內奇勝，靡不周游，皆有詩歌」，曹學佺經常在公餘時間四處遊歷，考察名山勝水，修訂地方志，在史地類的著作上有《大明一統名勝志》、《輿地名勝志》等，並著有許多遊記，經張明琛統計共有五十二篇遊記，⁵⁵包含《福廬游稿》、《蜀中廣記》、《湘西紀行》、〈遊武夷山記〉、〈北遊記〉、〈桂林山水可遊記〉……等，曹學佺的遊記詩文交錯，文章中善用短法，⁵⁶描摹景色寫意重於寫實為其重要特色。



⁵⁴ 王世禎：《池北偶談》卷十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403。

⁵⁵ 張明琛：《晚明閩籍作家旅遊與遊記研究》，（福建：福建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年），頁162。

⁵⁶ 〔明〕徐燾：《古文短篇》，《重編紅雨樓題跋》以為：「友人曹能始善用短法，他不能及也。」影印自1914年新陽越氏刊《峭帆樓叢書》本。筆者擬於第五章續說明曹詩中的短法表現。韋力：《古書題跋叢刊》，學苑出版社

第二節 湘西出行背景與行走空間

壹、出行背景

萬曆四十一年(1613)，曹學佺原任職蜀地，後獲罪被削官三級，時逢中年，遭讒言陷害貶官，又逢父喪，歸里丁憂。在經歷至親過世的哀痛，與官場不如意，他對佛教禪宗的興趣日益濃厚，經常走訪山中古剎，拜訪高僧大德，企圖從佛理中得到塵世的解脫。曹能始亦利用謫居家鄉的期間，潛心讀書與著述，同時，修整石倉園，築竹醉亭、聽泉閣、荔閣，在幽雅的庭園造景中，創辦石倉詩社，以文會友，名儒雅士經常於園中聚會，並且有戲班於石倉園搬演。雖然過著接近退隱的生活，他依然關心國家情勢。天啟元年，聞遼左征戰艦八十艘於閩，便與葉向高倡議對策，看待時局十分憂慮。被貶官十年後，學佺於天命之年再度授命官職，於天啟二年(1623)，被啟用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其感慨頗深，詩作〈出門書懷古風四首〉之一可見：

林臥十餘載，除目未經覽。沉酣載籍內，今昔顧多感。世運不常泰，余生乃習坎。止足貴自知，明志薄而淡。胡為山公啟，誤及賤子名。鑄秩雖云厲，起家略為榮。粵西僻遠地，取舍奚逕庭。尼父有明訓，君子無所爭。

57

詩中表達了學佺沉潛數年後，接獲重新被啟用的消息，內心的百感交集，將除授官職的文書擱置一旁，不願細看，只想酣浸於文學典籍中。詩中以卦象的「泰」和「坎」對比，回顧自己的宦途坎坷，感嘆世事不如意。「山公啟」即「山公啟事」，出自《晉書》卷四十三《山濤列傳》，晉山濤為吏部尚書，凡選用人才，必親作評論，然後公奏。此處指朝廷公開招募人才，誤將自己的名字提於文告上，曹氏謙虛表達為朝所用，並非自己別有才具。「鑄秩」則是降職之意，指自己雖

⁵⁷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頁15-16。

然受到讒言陷害，而被貶官的嚴厲處分，但返家經營石倉園也小有成績。如今，面對被派往當時較偏僻的廣西，取捨之間，內心其實相當掙扎。末引《論語》中「君子無所爭」一句，表達對於仕宦的淡泊。再看〈出門書懷古風四首〉之二深入了解曹學佺的心情：

初聞投荒信，衷情慘不怡。親朋咸來賀，厚薄何由知。屢投移病檄，往返空復滋。且有忠告言，恐貽擇地譏。余非安石流，夷然固不屑。歲晏棲丘園，蹉跎易時節。簡書既云被，文告亦更迭。釋茲閒曠懷，聊以就羈紲。

58

詩的開頭就寫出收到調派令的複雜心境，雖然親友都來祝賀，但對曾遭讒言陷害的曹能始而言，是喜是憂未可知。過去經常以病為由推辭官職，但友人忠告如此作為恐怕會被旁人譏笑，是受不了偏遠之地的艱苦，而選擇性上任。詩中「安石」應是謝安石，非王安石。謝安(320-385)，字安石，陳郡陽夏人，為東晉政治家與軍事家。《晉書·謝安傳》記載謝安年輕時，朝廷多次邀請他出任官職，但他堅持拒絕，隱居在會稽郡的東山。直到大將軍桓溫請他任司馬一職，謝安才破例答應出仕，後升為宰相，不結黨營私，調和東晉內部的矛盾，並在淝水之戰擊敗前秦苻堅，並北伐奪回大片領土，立下極大功勳。曹學佺表明實際上自己並不像謝安一樣雖退隱山林，仍一心想著重返榮耀，渴望東山再起，而是真正放下宦途，逍遙於深林中。在家鄉吟詩作對的日子，歲月如梭，儘管閒適愉快，然而，曹氏未放下報國入世的儒道思想，在公文聖旨不斷催促之下，在仕與隱之間，決定放下原先在石倉園的閒情逸致，帶著家眷出發就職，返回令身心感到束縛的官場。詩作四首之三，則寫到學佺對於廣西的印象：

桂林與象郡，著名秦漢氏。湘灘曰同源，吾欲觀其始。陽朔多奇峰，俱聞平地起。洞穴何玲瓏，探歷無窮紀。峨峨獨秀詠，見諸顏刺史。昌黎篤奇

⁵⁸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頁15-16。

嗜，驂鸞庶足擬。伊予甘頹廢，久負平生心。弱冠事遠遊，行邁復自今。
懷賢豈不切，恒懼物役侵。⁵⁹

秦始皇時期於嶺南設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三郡，湘水和灕水皆發源於廣西，趁著上任的機會，得以觀賞江水源頭的壯盛。陽朔風景誘人，被群峰環繞，還有鐘乳石洞晶瑩小巧，能夠探索自然的神奇。巍峨的「獨秀峰」，位於桂林的靖江王城內，孤峰突起，陡峭高峻，氣勢雄偉，素有「南天一柱」之稱。南朝宋文學大家顏延之，做始安太守時，常到獨秀峰東南麓的岩洞中讀書作文，並詠詩：「未若獨秀者，峨峨郢邑間」，嘉名便得自於此。韓昌黎也對廣西的奇景讚嘆不已，有《送桂州嚴大夫》詩：「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戶多輪翠羽，家自種黃甘。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驂」。曹學佺詩即引自韓詩，以飛鸞和駕馬的對比來比擬桂林山水之妙。曹氏回想當年二十歲，便離開家鄉，遊歷四方。被貶謫後，返回石倉園長達十年的時間未出遠門遊玩，實在有違自己平生的心願。收到此調派令，正好得以藉此遊覽桂林的山水風光。

古風的最後一首，描述離鄉展開湘西之旅的面臨的現實難題：

攸征固云勞，携孥益增累。山川渺脩阻，景物多憔悴。斯言祇充耳，誰能解微意。涉途寧苦辛，在家省怨懟。古來謫籍人，妻妾恒相存。矧予忝方面，猶荷聖明恩。薄祿計升斗，差足資饔飧。去去勿踟躕，車馬戎在門。

60

詩中提到旅途的奔波本來就十分辛苦，若加上帶著妻小動身，更增加了行進的難度。路途遙遠，地勢的阻隔，心情沉重，將使沿途景色看起來也不再美麗。這些言語意見在耳邊縈繞，但誰能理解其中幽微的深意。古代遭貶謫的官人，均會帶

⁵⁹ [明] 曹學佺《湘西紀行》，頁 15-16。

⁶⁰ [明] 曹學佺《湘西紀行》，頁 15-16。

著家眷同行，過程中甘苦與共，減少分離兩地，家人對遊子久未返家的怨懟。況且過去我雖然有負職務，遭到貶謫，但今日依然承蒙皇帝的聖恩，所得的俸祿薪水，基本能夠應付全家人的吃食開銷。於是，學佺決定攜家帶眷，趕緊啟程不再猶豫，車馬都已經在門口預備妥當了。因此，天啟三年(1624)，四月十二日自芋原驛出發，從福建福州啟程，取道江西、廣東，再到廣西桂林。七月四日抵達公館，七月五日入布政司祭儀門。曹氏記錄一路上的行程，詳細載錄旅途中的人際交誼、天氣概況、交通工具、留宿驛站，完成《湘西紀行》，並整理了《閩中通志雜論》。

貳、行走空間

曹能始熱愛旅遊，足跡遍布大江南北，據張明琛統計其遊記作品在第一次出仕，有十二篇，居石倉園時，僅有〈福廬遊記〉一篇，粵西時期，是他創作興盛的時期，多達三十四篇。⁶¹欲了解學佺湘西之旅的行走範圍，則須對明代之版圖與行政區加以說明。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在應天府(今江蘇南京市)稱帝，國號明。同年八月，明朝大軍攻佔元朝首都大都，到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太祖下令揮軍平定雲南。至此，大致繼承了元朝的版圖，但明代的疆界並不穩定，尤其是北方和西南。明軍北伐後，元朝的殘存勢力退據漠北，政府在蒙古高原的南緣設置了四十餘個衛所，作為軍事屯墾的駐紮地。西元1402年後北元改稱韃靼，經常南進侵犯邊境，造成疆界的改變，於是自洪武開始修築北邊關隘、墩堡，建立長城的北方防線。西南地區在明王朝初建時，尚未納入版圖，直至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川、貴、雲三省才統一劃入版圖。⁶²在西南邊境設置了六宣慰司，邊界曾南推到緬甸中部、老撾中部和泰國北部，然因為邊境的土司內部相互爭鬥，加上國力衰弱，使的明末西南邊界縮至邁立開江、薩爾溫江一線。

地方行政區的部分，自元代開始實施行省制度，以軍事控制為目的，故其劃

⁶¹ 張明琛：《晚明閩籍作家旅遊與遊記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2016年)，頁162。

⁶² 鄧逸麟主編：《中國歷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40。

分標準未依據地理山川的間隔，造成區內的農工業發展、城內交通、基層社會管理不易。明代對於各省的區域重新調整與縮小，配合自然條件，使大部分的省份自成一個地理單元。明初沿襲元代行省制度，後將一省之權分為都、布、按三司，這「三司」既是官府的名稱，又是省一級民政、軍事、監察三區劃的名稱，與元代軍政合一的行省制度不同。⁶³中央直轄政府原為太祖初建都之南京應天府(今南京市)，管轄範圍相當今江蘇、安徽兩省和上海市，又稱京師。永樂元年(1403)遷都順天府(今北京市)，直隸今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大部分地區，也稱南京。從宣德三年(1428)後，明王朝分為兩京十三布政使司，即京師、南京、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四川、江西、湖廣、浙江、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合稱十五省，為明一代常制⁶⁴，如附圖一所示。

從地圖中，可約略推測曹學佺自故鄉福建至廣西就任的路線。以今日旅行的角度，沿東南沿海，經泉州、漳州，進入廣東的惠州、肇慶，最後進入廣西，路程最短，道路也較平緩。根據《湘西紀行》的記錄，曹學佺並未選擇沿海的路線，而是從西北先到江西，再翻過梅嶺，南下到廣東，後往西轉入廣西。筆者推測曹氏可能考慮到海象凶險，無法預測，一行人將難以控制行程，無法剋日而至，故仍依賴已發展多時的水陸驛站，輾轉抵達廣西。第三節將整理遊記裡所記之驛站與交通工具，探討明代行旅的交通狀況，並繪出曹學佺的宦遊路線。

⁶³ 鄧逸麟主編：《中國歷史人文地理》，頁 83。

⁶⁴ 鄧逸麟主編：《中國歷史人文地理》，頁 83。

第三節 遊伴與交通路線考察

壹、遊伴

袁宏道言：「天下有大敗興事三，而破國亡家不與焉。山水朋友不相湊，一敗興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敗興也；遊非其時，或花落山枯，三敗興也」，⁶⁵在適宜的季節裡，邀請志同道合的好友一起出遊，是明代文人的休閒之一，無論是私人旅行，或是因公遷徙及公務後的小旅行，都少不了成群出行的遊伴。曹學佺於四月十二日攜家眷啟程前往廣西，自茅原驛登舟，在他的第一則日記裡，記載了同行的友人包括徐興公、鄭孟麟、吳去塵、喻子奮、陳有美等人，除了徐興公中途離去外，其餘四人皆一起前往桂林。《湘西紀行》亦記錄曹學佺旅途中受到的盛情款待，或政府官員、文士、學生或寺僧等。此節茲就隨行遊伴進行考證，路途上所受到的旅遊接待，均納入第四章之「社交活動」進行研究。

徐燭 (1570-1642)，字惟起，號興公，與曹學佺同是福建閩地人。萬曆十六年中舉人，徐氏擅長詩文，亦鑽研書道，致力於著書、藏書。著有《紅雨樓集》、《閩畫記》、《閩中海錯疏》、《荔枝譜》、《筆精》、《榕陰新檢》八卷、《鼇峰集》三十六卷等，又重修《雪峰志》、《鼓山志》、《武夷志》、《榕城三山志》等，藏書七萬餘卷，多宋、元秘本，輯有《徐氏家藏書目》。⁶⁶曹、徐兩家本是世交，曹學佺在《陳孺人墓誌銘》中，就曾述及自己與徐燭及其兄徐燿的交遊。在《曹大理詩文集》中，亦保留了大量與徐氏兄弟唱和的詩歌。萬曆中，與曹學佺主持閩中詩壇，人稱「興公詩派」。曾和葉向高、翁正春、趙世顯、鄧原岳、謝肇淛、王宇及陳薦夫兄共組芝山社。在廣西行中，徐惟起送行至福建邵武府樵川驛，後獨自前往玉華旅遊，於四月三十日和曹氏分道揚鑣，兩人互相以詩贈別。⁶⁷徐興公寫詩別之云：「薄遊一路喜隨君，雙袂俄從此地分。留戀却逢三日雨，追攀偏

⁶⁵ 袁宏道：〈與吳敦之〉，《袁宏道集箋校》卷 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506。

⁶⁶ 參見〔清〕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臺北：中央圖書館排印本，1986 年)，頁 162；《福建通志》卷 213 頁 3909；《福州府志》卷 60 頁 1146。

⁶⁷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到樵川，徐興公將遊玉華，取道順昌。」，頁 5。

歷十程雲。聯床宿別情難盡，剪燭論心話可聞。行過潯陽官況及，琵琶亭畔泣羅裙。⁶⁸徐燭談及與曹學佺在邵武停留三天的時光，因雨而停留，卻也得以和摯友剪燭談心，流露對於學佺難分難捨的心情。曹氏亦以詩贈徐燭，收錄於《桂林集》之《次韻別徐興公》：「棲遲十載共夫君，追送情深詎忍分。路指衡陽難計日，心期樵水逐歸雲。不堪彊出逢多難，祇可探奇廣異聞。此去麻姑應有約，寧須惆悵石榴裙。」⁶⁹述及和徐興公的十年交情，徐氏陪著他送行到邵武，情深難割捨。分開後的路途不知幾日才能抵達目的地，也寫到此次宦遊路途險阻多難，只能將它視為探索奇異的過程。末聯的「麻姑」，又稱壽仙娘娘、虛寂冲應真人，為民間信仰的女神，有「麻姑獻壽」一說，相傳在麻姑山得道，故「此去麻姑應有約」一句，應指出曹能始將訪麻姑山。徐燭詩尾聯「行過潯陽官況及，琵琶亭畔泣羅裙」，應是有感於自己和好友曹學佺的際遇，聯想到白居易的〈琵琶行〉。〈琵琶行〉詩的第一句即是「潯陽江頭夜送客」，詩尾則是聽完琵琶女遭遇後，淚灑青衫的司馬。曹學佺作詩和徐燭相和，「寧須惆悵石榴裙」呼應「泣羅裙」一句，表達自己和好友宦途坎坷，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心情。

鄭紱(1587-1624)，又名邦祥，字孟麟，福建長樂人。著述豐富，詩尤沈博絕麗，和謝肇淛、曹學佺、徐燭兄弟唱和。又娶了肇淛異母妹洙，萬曆四十六年(1618)起，進出學佺家門，協助文書處理的工作。

吳拭(?-1642)⁷⁰，字去塵，號逋道人、古雪道人，安徽休寧人。工書善畫，為新安派畫家之一。作詩清古雋淡，精於琴理，倣易水水法制墨。中年輕財結客，好遊名山勝景。⁷¹曹學佺有〈至日送吳去塵還新安〉⁷²、〈邀吳去塵鄭孟麟入署中〉、〈問去塵孟麟二兄〉⁷³等詩。而〈吳去塵借寓梅花館時值花開題此〉一詩，則可

⁶⁸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頁6。

⁶⁹ 同注32。

⁷⁰ 吳拭卒於崇禎15年(1642)，於虞山遇匪，全家八口人投靠毛晉，因痢疾而死。見錢大成〈毛子晉年譜稿·崇禎15年〉，《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1卷第4期(1958年3月)，頁9-23。

⁷¹ 參見[清]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頁178。

⁷² 曹學佺：《淼軒詩稿》

⁷³ [明]曹學佺：《桂林集》卷中，頁7。

見吳去塵於天啟二年(1622)借寓學佺梅花館。⁷⁴

鄭孟麟和吳去塵，一為詩人，一為擅長書、畫、琴的藝術家，與曹學佺同遊麻姑山，參加鄭元運太守招飲、益王朱鬱儀的宴會，抵達桂林後，曹氏邀請二位入署中，也與謝肇淛酬唱，可見是其私人聘僱的幕僚。然而鄭紱已有病癥，年底學佺陪往興安後，動身返家。⁷⁵《桂林集》有〈送鄭孟麟〉一詩云：「投荒半載歸無路，肆力千秋念豈灰？強出預知今失計，送君偏感昨同來。登臨已信山川美，疾病還憂瘴癘催。為問故林泉石耗，幾番風雨蔽蒼苔？」⁷⁶寫到從七月到達廣西僻遠之地，已度過了半年，無法回到故園。感嘆在崗位上盡力的付出這麼長的時日，難道都是一場空嗎？其實在離家時早有預感今日的景況。在為鄭紱送行的時候，回想過去，彷彿昨天才剛一起來到荒地，轉瞬間就年底了。與鄭氏一同欣賞了旅途與桂林的美麗山水，卻也受到瘴癘的摧殘而憔悴。末聯學佺懷想石倉園的林木、泉水的消息，不知是否久經風雨，而被青綠的苔癬覆蓋，流露滿滿的思鄉之情。鄭邦祥病重，歸後次年即卒。⁷⁷

而據曹學佺《林亭詩稿》之〈元夕焱軒雨霽觀燈同陳叔度商孟和和陳可權包一甫喻子奮陳有美賦〉，推測喻子奮與陳有美約於天啟二年至曹學佺家，似乎是遊走四方的清客。湘西之旅兩人與曹氏同行，從《桂林集》之〈喜喻子奮陳有美至自潘州〉一詩，可知兩人到廣東肇慶後，離開去西南方的高州，八月才抵達桂林，⁷⁸直到年底，喻子奮方隨鄭紱離開，曹學佺作〈送喻子奮〉一詩：「遠伴歸將盡，浮踪嘆獨居。知非年殆過，無可學焉如。綠水移孤棹，蒼山繞蔽廬。微躬難自遂，祇羨在淵魚。」⁷⁹詩中對於喻子奮的離開感到淒然，留下孤身一人於荒涼之地，剛過五十歲的自己，獨自被青山綠水環繞，無比寂寞。末句似在欽羨喻子奮如在淵之魚般自由自在，自己卻受官位的束縛，難以遂志。陳有美至桂林後

⁷⁴ [明]曹學佺：《林亭詩稿》

⁷⁵ 許建崑：〈曹學佺《湘西紀行》的探究〉，《東海中文學報》第26期(2013年12月)，頁72。

⁷⁶ [明]曹學佺：《桂林集》卷中，頁21。

⁷⁷ 同注40。

⁷⁸ 〈喜喻子奮陳有美至自潘州〉：「端州別向嶺西涯，膩雨荒田走鹿車，乍爾離群纔信客，重來聚首復如家。千峰陽朔蓮爭吐，八月江城桂未花，最羨北流山下過，可從勾漏覓丹沙。」

⁷⁹ [明]曹學佺《桂林集》卷中，頁21。

三年，則因喪妻而歸。曹學佺作〈寄懷陳有美〉：「官邸相依日，三年獨有君。去時憎寂寞，夢裡記殷勤。已失鴛鴦侶，長隨麋鹿情。窮愁那解免，唯有著書聞。」⁸⁰詩中提到與陳氏在府邸相伴三年的時光，往後僅能在夢中時時懷念。「已失鴛鴦侶」可見陳有美喪偶的情形，「長隨麋鹿群」則鼓勵其隱居山林，與麋鹿長伴，自在生活。⁸¹與好友互相勉勵，在窮愁潦倒時，唯有著書立說能流傳後世。

貳、交通路線

曹學佺在《湘西紀行》中，詳細記錄了每日的路程與停留的驛站，留下珍貴的郵驛資料。明代郵驛的建立，主要由明太祖奠定基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頒布詔令，設置各處水馬站及遞運所、急遞鋪，這是明朝郵驛的開始。⁸²隔年，又頒詔把元朝的「站」一律改稱為「驛」。⁸³太祖還非常注意各地的地理形勢與交通聯繫，正驛名、開驛路、通邊驛、定驛制等進行一連串郵驛整頓。在中央機關由兵部車駕輕吏司掌管兩京會同館及全國驛遞，地方單位則由布政使與按察使共同管理，可見明王朝對郵驛系統的重視。⁸⁴

驛站的功能除了傳遞書信、軍情之外，也提供給遞送各藩屬使者進貢與回國者、親王進表奉賀及差人奏事者，以及文武官員到任，到一千五百里以外者馬匹或其他交通工具。⁸⁵在京師的驛站稱為「會同館」，在京外的驛站則為「水馬驛」，設於交通樞紐和通衢大道，分為水驛和馬驛兩種，利用河運與陸上快馬送遞。曹學佺所記載的驛站資料，包含了兩類驛站的地點，可以看出從福建到廣西的水陸運發達，以及曹氏在旅途中對於交通工具的選擇。而欲了解曹能始湘西行的遊蹤，明代商書《一統路程圖記》⁸⁶、《士商類要》⁸⁷提供了研究十六世紀中國交通路線

⁸⁰ [明]曹學佺《桂林集》卷下，頁40

⁸¹ 同注43。

⁸² 劉廣生、趙梅庄：《中國古代郵驛史》(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1999年)，頁424。

⁸³ 臧嶸：《中國古代驛站與郵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頁124。

⁸⁴ 劉廣生、趙梅庄：《中國古代郵驛史》，頁435-437。

⁸⁵ 白壽彝：《中國交通史》(北京：團結出版社，2011年)，頁154。

⁸⁶ [明]黃汴：《一統路程圖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上海圖書館藏明隆慶四年刻本影印本。

的重要文獻。《一統路程圖記》輯有水陸路引一百四十三條，《士商類要》則有一百條，詳細記載明朝水路運輸，與各地的行程里距和道路的起訖分合，彌補古文獻的不足。現代學者楊正泰所著《明代驛站考》，進一步考證今地，參照州縣治所遷移、驛站併改、河道變遷等因素編繪驛路圖。筆者根據《湘西紀行》的記錄，對照兩本商書及今人著作，歸納曹氏的宦遊路線。將日記中的日期、停留的驛站、行政區及古今地名比對，整理如下表一：

表一⁸⁸：「曹學佺湘西行日程居停表」

日期	驛站	古地點	今地名
四月十二	芋原驛	福州府懷安縣，萬曆八年改屬福州府侯官縣。	福建閩侯縣城內。
四月十三	白沙水驛	屬福州府侯官縣。元置站，明改驛。	福建閩侯縣西北白沙。
四月十七	水口驛	福州府古田縣。洪武初置。	福建古田縣南舊水口。
四月十八	黃田驛	福州府古田縣。元置站，明改驛。	福建古田縣西南黃田。
四月十九	茶洋驛	延平府南平縣，元置站，明改驛。	福建南平市東南太平。
四月二十二	王臺驛	屬延平府南平縣。	福建南平市西王臺。
四月二十三	順昌縣	延平府順昌縣。	福建省順昌縣。
四月二十五	富屯水驛	延平府順昌縣。	福建順昌縣西北富文。
四月二十六	拏口驛	邵武府邵武縣，元站，明改驛。	福建邵武縣東南拿口。
四月二十七	樵川水驛	邵武府邵武縣，元站，明改驛。	福建邵武縣城內。
四月三十	杭川水驛	邵武府光澤縣。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年)改杭川驛置。	福建光澤縣城內。
五月初一	杉關馬驛	邵武府光澤縣。改元杉關站置。	福建光澤縣西北鐵關。
五月初二	新城縣	建昌府新城縣。	江西省黎川縣。
五月初三	建昌府	屬江西行省。	江西省南城縣。
五月十一	孔家渡驛	撫州府臨川縣。	江西撫州市
五月十四	南浦驛	南昌府。	江西南昌市。
五月十九	市漢驛	南昌府南昌縣。	江西南昌縣西南市漢。
五月二十	劍江驛	南昌府豐城縣。	江西豐城縣城北。
五月二十二	臨江府	江西省臨川府。	江西省樟樹市西南臨江鎮。

⁸⁷ [明]程春宇：《士商類要》，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館藏明天啟六年(1626)刊本。

⁸⁸ 摘自《一統路程圖記》、《士商類要》與楊正泰《明代驛站考》。

五月二十三	金川驛	臨江府新淦縣。	江西省新淦縣城內。
五月二十四	峽江	臨江府峽江縣。	江西省峽江縣。
五月二十五	吉水	吉安府吉水縣。	江西省吉水縣。
五月二十六	螺川驛	吉安府廬陵縣。	江西省吉安市。
五月二十七	白下驛	吉安府泰和縣。嘉靖二十三年(一五四四年)併浩溪、淘金二驛置。	江西省泰和縣城東。
五月二十八	萬安	吉安府萬安縣。	江西省萬安縣。
五月二十九	贛縣	贛州府贛縣。	江西省贛州市。
六月初三	九牛水驛	南安府南康縣，明初置。	江西省南康縣東北潭口。
六月初四	小谿水馬驛	南安府大庾縣。	江西省大庾縣東北新城。
六月初五	南雄府	元為南雄路，屬江西行省。洪武元年改為府。二年四月屬廣東行省。	廣東省韶關市南雄縣。
六月初七	黃塘水馬驛	南雄府。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年)置。原在今廣東始興縣東北黃塘江口。	廣東省始興縣西北江口鎮。
六月初八	平圃水驛	韶州府曲江縣。洪武十六年(一三八三年)置。	廣東省曲江縣東北平圃。
	芙蓉水驛	韶州府曲江縣。洪武十七年(一三八四年)改湏陽館置。	廣東省韶關市內。
六月初十	濛裏水驛	韶州府曲江縣。洪武間置。	廣東省曲江縣南大坑口鎮。
	清溪馬驛	韶州府英德縣。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置。	廣東省英德縣北清溪。
六月十三	胥江水驛	廣州府南海縣。	廣東省三水縣東。
六月十五	肇慶府	廣東省肇慶市。	廣東省肇慶市。
六月十九	新村水驛	肇慶府高要縣。舊在今廣東德慶縣境，確地待考。	廣東省肇慶市高要縣。
六月二十	德慶州	肇慶府德慶州。	廣東省肇慶市德慶縣。
六月二十二	封川縣	肇慶府封川縣。	廣東省肇慶市封開縣南封川。
	府門驛	梧州府蒼梧縣。	廣西梧州市。
六月二十四	龍江驛	梧州府蒼梧縣。	廣西蒼梧縣西北龍江驛。
六月二十六	龍門水驛	平樂府平樂縣。	廣西平樂縣南黃龍。
六月二十九	廣運驛	平樂府。	廣西平樂縣南廣運。
七月初一	平樂府	廣西平樂縣。	廣西平樂縣。

許建崑〈曹學佺《湘西紀行》的探究〉一文中，已對此段行旅的每日行程進

行分析，據其統計曹學佺行走前後歷時八十三天，行走 5340 多里。⁸⁹並對交通路線進行考察與繪製，提供寶貴的文獻參考。然經筆者比對《湘西紀行》原文與論文後，發現其繪圖標誌出的驛站與原文有些出入。曹能始部分的日記中未記下所宿之驛名，僅述所受接待之官府或停留的地名，但許建崑據此直接標註該地的驛站。如《湘西紀行》記：

二十八日，行一百二十里至萬安縣縣公姜應龍相見。前一夜雷雨大作，至二更方止。次早起視天光尚翳，恐礙行色；良久，南風甚競，忽吹晴霽，陂澤皆滿，陌不揚塵，信昨雨之功也。未至萬安六十里，有新樂鋪，小池一區，荷花開落者相半，因憶余石倉森軒前，此際荷花不知當何如盛耶？

90

此則記事，僅知曹氏五月二十八日抵達萬安縣，並無法詳知其在何處歇腳。而許建崑卻在圖上標示二十八日宿於「皂口驛」。經查「皂口驛」屬吉安府萬安縣，同屬萬安縣的驛站尚有「五雲驛」，但文中並未明確載明驛名，怎可知是在「皂口驛」留宿？故筆者認為許氏的推斷過於武斷，不符合原作所錄。相同的情形亦出現在六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此三日許建崑標示停留於「西南」、「崧臺」、「新村」等驛站，但原著僅寫到「十四日離水入南海」、「十五日早，渡羚羊峽四十里至肇慶府」、「十六日早起謁制臺，午刻同孟慶游七星巖」，並無註明確切的驛名，單憑相關地點推測，恐不夠嚴謹，須加以說明。另外，六月二十二日許建崑標為「封川」，筆者發現曹學佺確實記載「二十二日早，抵封川縣」，但同日文末續記到「又十五里，至梧州府，時已暮，余憩府門驛」，可判斷當日應於「府門驛」休憩，圖中需同時註記，方能完整還原文本。

為補充許建崑疏漏之處，以求更準確繪出明代《湘西紀行》的路線，筆者依

⁸⁹ 參見許建崑：〈曹學佺《湘西紀行》的探究〉，頁 71，根據曹學佺《湘西紀行》與《明代驛站考》推算里程數。

⁹⁰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17。

據表一進一步參照牛平漢編《明代政區沿革綜表》及薛國屏《中國古今地名對照表》，考察縣府的地理位置，並將曹氏停留點的經緯度標註出來，製作成表二「曹學佺行經地經緯度表」。依其位置運用 GoogleMap 標出現今行政區，利用中國現有道路來模擬湘西行的路線。基本上，中國的省道與國道多是在明清驛路的基礎上建成。然現代道路當然不可能直接等同於古代道路，加上部分曹學佺所載之驛站未見記於商書與史冊上，此皆為研究之限制。筆者於附圖二呈現曹氏旅行之方向與據點，以代位模擬的方式，在現代地圖上呈現古人的行跡。至於里程數的計算，古今的道路既然不會百分之百相同，那麼里數的換算，也會有誤差。明代的里制，是以 5 尺為 1 步，360 步為 1 里，⁹¹計里用尺的種類不詳，如為營造尺，明代營造尺一尺長 32 公分，1 明里的長度，約為 576 米。⁹²《湘西紀行》的路程，以今日熟悉的長度單位估算，全長約 2464.4 公里。換算成明里約為 4278.4 里，與許建崑按《湘西紀行》與《明代驛站考》所計算的 5340 里，比例為 80.11 : 100，誤差約有 20%。由此可見曹學佺在此趟旅行中，對於空間距離的瞭解。他每日所書寫的里程紀錄，證明古驛道與現今道路的建設緊密連結。古代的長途騎馬旅行，日行百里已經是標準數了。⁹³觀曹氏經常日行六十里以上，可能趕路到晚上才到驛站休息，十分辛苦。帶著妻小與朋友一行人勞碌奔波，跨越四個省份的遙遠距離，還有地形的阻隔，須經由狹小的河道和山徑，不像行走於長江或南北大運河之中，缺乏遼闊的視野。倘若再加上氣候變化等因素，船隻小，日曬時如蒸籠，雨季又嫌潮濕，冷熱變化與衛生條件欠佳，容易致病，明代曹學佺的這趟旅行堪稱壯舉。

⁹¹ [清] 清高宗敕撰：〈記里鼓車〉，《續通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卷 62，頁 1506：「古法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用較今法五尺為步，三百六十步為里，……」明清里法相承未改。

⁹² 簡錦松：〈空間、現地、性情——屠隆馳馬入京所呈現的晚明側面〉，《國文學報》第 60 期，頁 14。

⁹³ [清] 崑岡等奉敕纂：〈吏部·處分例·驛遞·乾隆三十七年〉，《大清會典事例》，《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798 冊，卷 118，頁 352：「其尋常派委人員，總以日行一百里為率。」本條派委的目的地是新疆，條件是空身單騎，以日行百里為標準。〔宋〕李燾：〈真宗乾興元年二月〉，《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卷 98，頁 2274：「（寇準）即赴貶所，道險不能進，州縣以竹輿迎之，準謝曰：『吾罪人，得乘馬幸矣。』冒炎瘴，日行百里，左右為之泣下。」在此例中，日行百里，已覺不堪。

表二⁹⁴：「曹學佺行經地經緯度表」

日期	古縣府名	今行政區名	東經	北緯
四月十二	福州府懷安縣	福建省福州市	119.3	26.1
四月十七	福州府古田縣	福建省古田縣	118.7	26.6
四月十九	延平府南平縣	福建省南平市	118.2	26.6
四月二十三	延平府順昌縣	福建省順昌縣	117.8	26.8
四月二十六	邵武府邵武縣	福建省邵武市	117.4	27.3
四月三十	邵武府光澤縣	福建省光澤縣	117.3	27.6
五月初二	建昌府新城縣	江西省黎川縣	116.9	27.3
五月初三	建昌府	江西省南城縣	116.6	27.5
五月十一	撫州府臨川縣	江西省撫州市	116.4	28
五月十四	南昌府	江西省南昌市	115.9	28.6
五月二十	南昌府豐城縣	江西省豐城縣	115.8	28.2
五月二十二	臨江府	江西省樟樹市	115.4	28.1
五月二十三	臨江府新淦縣	江西省新淦縣	115.4	27.7
五月二十四	臨江府峽江縣	江西省峽江縣	115.2	27.6
五月二十五	吉安府吉水縣	江西省吉水縣	115.1	27.2
五月二十六	吉安府廬陵縣	江西省吉安市	115	27.1
五月二十七	吉安府泰和縣	江西省泰和縣	114.9	26.8
五月二十八	吉安府萬安縣	江西省萬安縣	114.8	26.5
五月二十九	贛州府贛縣	江西省贛州市	114.9	25.8
六月初三	南安府南康縣	江西省南康縣	114.7	25.7
六月初四	南安府大庾縣	江西省大庾縣	114.4	25.4
六月初五	南雄府	廣東省韶關市	114.3	25.2
六月初十	韶州府英德縣	廣東省英德縣	113.4	24.2
六月十三	廣州府南海縣	廣東省廣州市	113.3	23.2
六月十五	肇慶府	廣東省肇慶市	112.5	23.1
六月二十	肇慶府德慶州	廣東省德慶縣	111.7	23.2
六月二十二	肇慶府封川縣	廣東省封開縣	111.5	23.4
六月二十四	梧州府蒼梧縣	廣西省梧州市	111.3	23.5
六月二十六	平樂府平樂縣	廣西省平樂縣	110.7	24.6

綜上所示，曹學佺自福建至廣西的路程交通水陸並用，跨越閩、贛、粵、桂四省，由於地處偏僻路線，行走起來更加困難。曹學佺有時候會捐款促修道路、

⁹⁴摘自牛平漢編《明代政區沿革綜表》

橋面，以利後人通行。如遊記四月十八日記載：

至黃田驛，道中有石橋，功已垂成，但虧蔭舍十許間，雨水浸淫及基心。為惜之，因作書與分司吳公，附以十璽期完勝果。又有木橋在櫛口舖，未至黃田十里也。規制殊狹，左右無扶欄，車馬往來，多所傾跌。余捐薄資付驛丞張必遇董其事。⁹⁵

曹學佺在路途中，看到被雨水侵蝕基座的石橋，覺得很可惜，便修書給當地的地方官，盼能重新修建。又在櫛口舖發現木橋的橋面太窄，而且兩側無護欄，使馬車與行人往來容易傾覆，十分危險。於是，決定自己出資給驛丞加以修繕。在奔波之間，曹氏依然關心其他旅人的用路安全。明代陸上交通方式有步行、輿、轎、車馬之分。明初時多用步行，至弘治正德年間，始有騎馬乘轎者。⁹⁶謝肇淛在《五雜俎》卷一四中云：「國初進士皆步行，後稍騎驢，至弘正間，有二三人共雇一馬者，其後遂皆乘馬」。⁹⁷若需要翻山越嶺，登山的交通工具是以人力擔負的肩輿為主。⁹⁸肩輿可說是轎子的前身，其形制未若轎子有頂蓋及圍布，或稱為「兜輿」。水路的部分，遊船的形式與名稱頗多。有裝載貨物兼做遊覽交通的便船，有象徵身分，裝飾華麗的畫舫。明代水驛亦在冲要之處，設船二十只、十五只，或十只，稍微偏僻的地方，則設船七只或五只，每船有船夫十人，提供給使者或到任的官員，或有縣府提供的官舫，如《湘西紀行》中記載：「十一日，午後，至撫州孔家渡驛，府縣諸公出拜，臨川尹曾化龍，同鄉人，為余易官舫，行部署甚悉。」即寫到撫州知縣曹化龍，為曹氏同鄉福建人，為他四處奔走，將船隻更換成官舫，使其旅程更舒適。有時會由於行程、路況、天候的影響，而選

⁹⁵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2。

⁹⁶ 陳建勤：《明清旅遊活動研究——以長江三角洲為中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53。

⁹⁷ 謝肇淛：《五雜俎》

⁹⁸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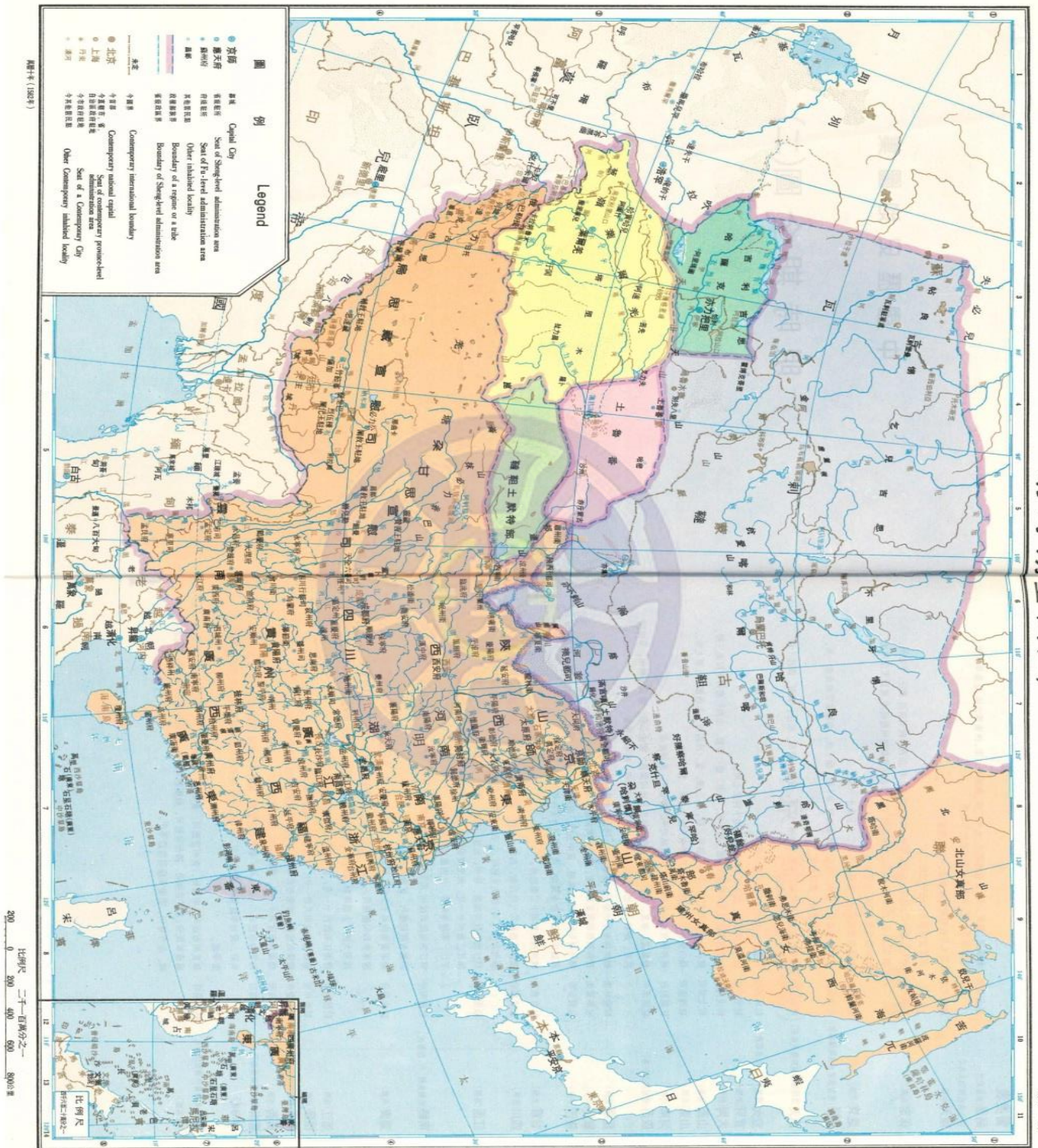
擇和家眷、財物分頭前進，到下一個驛站再會合。

細查曹學佺此次宦遊多選擇水路行進，推測曹氏採取水路，可能在於船隻可運載更多的行李，成本較陸路低。文人出行大都攜帶書籍，長途則會帶附有地圖的書籍，曹氏便在船上閱讀《郡志》，增補《粵東名勝記》，船行較平穩，故可在船上從事創作。另外，除了糧食、臥具外，酒、茶是助興飲料，也是隨行重要的遊具，可見士大夫出遊物品的考究。加上曹學佺攜家帶眷前往赴任，隨從僕人的交通運輸，也是考量的要點。同時，會因應當時的氣候變化，替換不同交通工具。像是五月十八日的日記：「十八日，南浦發舟之章貢，行四十里至高家渡泊，喻宣仲見送，竟日手談。時以積雨，驛路淹崩，故改從水」。因為連日的大雨，造成陸路淹水，甚至崩塌，只好改從水路繼續前往下一站。

《湘西紀行》不只記下交通狀況，也詳細寫到天氣對於旅程的影響。一是因為曹學佺是以日記的型態記錄，二則是赴任有時程的壓力。從四月出發到七月抵達，適逢夏季，高溫與梅雨均造成旅途的不便。六月初四日便記載：「幼兒甫周歲者，憚熱不肯入車，彊而後可」，幼子受不了悶熱的車內溫度，而要脾氣不肯上車。或是由於天候不佳，而被迫改變行程。如四月二十八日記：「二十八日在邵武，為朱郡丞作新埠橋碑記。薄暮飲楊青耒家。以雨，將登西塔不果。」原本將登西塔的計畫，遇到下雨而取消。五月初七的登山行，也因天公不作美而泡湯：「初七日，在建昌，以雨，不果遊麻姑。」可見氣候對於旅人的影響甚鉅。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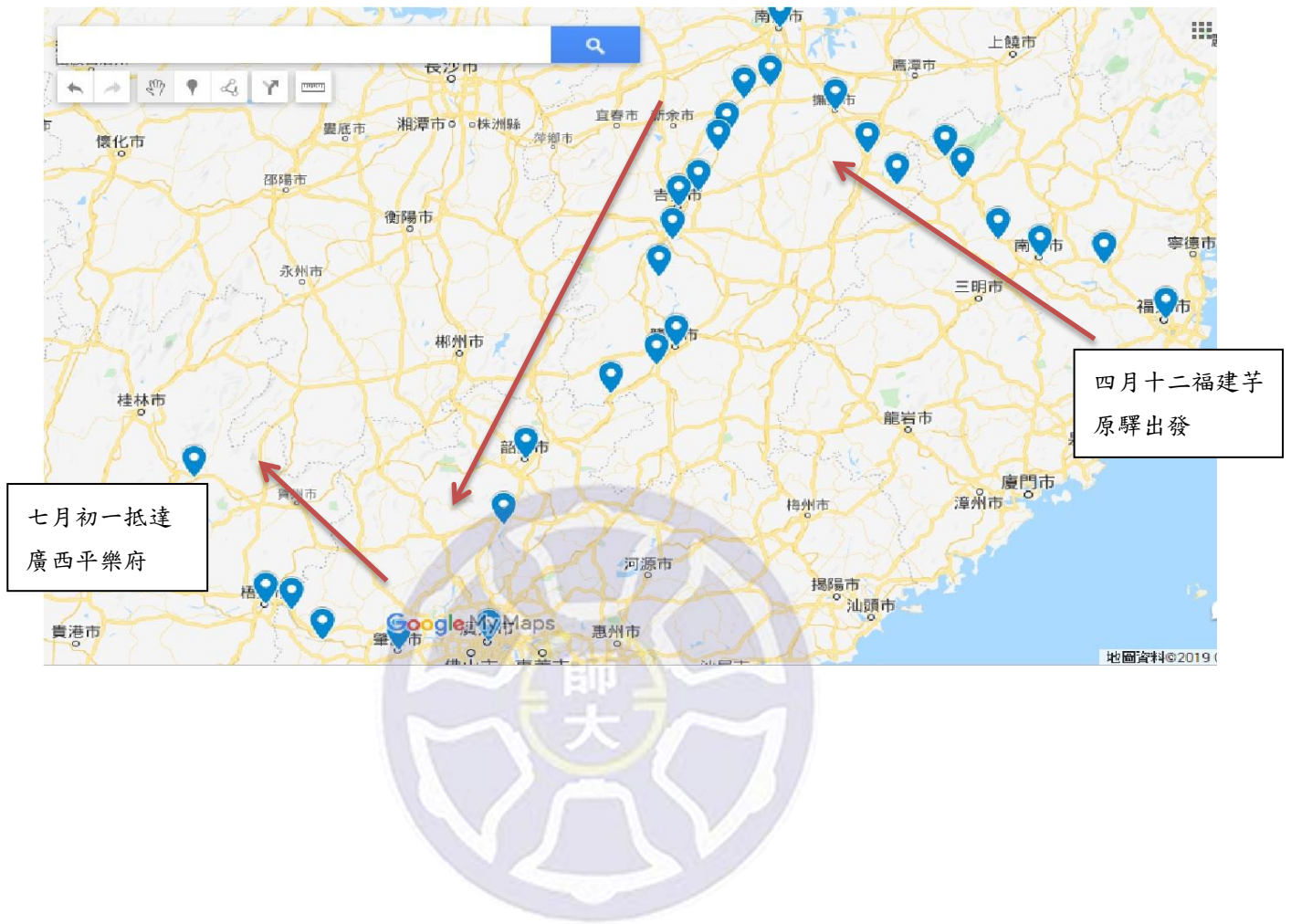
圖一：萬曆十年明代全圖，包含兩京十三布政司



明時期全圖(二)

(摘自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七冊)

圖二：曹學佺《湘西紀行》路線圖



第三章、《湘西紀行》自然觀察

第一節 湘西行的自然景觀分類

曹學佺《金陵集》云：「平生無所好，好遊獨不懶」，⁹⁹又〈洪崖遊稿序〉提到：「遊山澤觀魚鳥，至樂事也，比之遊仙焉。夫能遣除萬慮，任情獨往」。¹⁰⁰優游於萬化之中，觀察山水花木鳥獸，對曹氏而言，是人生中最愉快的事，可以排解憂愁，隨心徜徉於自然。即使是因公文派任，前往赴職的路途，也不放棄遊覽名山勝水的機會。在《湘西紀行》裡，紀錄了造訪福建邵武的熙春樓、江西的麻姑山、廣東的梅關古道、韶州、滇陽峽、七星巖、馬鬃磯、廣西的陽朔群峰……等著名的景點，並留下不少的詩文作品，像是「遊麻姑山」的行程，便大篇幅描寫麻姑山的特殊地景，並以四首詩總結與抒發旅遊的心情。遊記中不僅針對名勝的地理景緻詳加敘述，同時對照方志或前代文人遊訪同一地的記載，加以考察，並記有地方流傳的傳說，增添地景的文化色彩。

除此之外，曹學佺對於沿途目視所即的無名山水，也多有觀照，如他在五月初二的日記有〈出杉關至新城二絕〉其一云：

千尋瀑布掛危巒，翠竹輕烟點碧湍。信是名山奇絕景，途中祇做等閑看。

101

由詩名可知，此景是從福建省的杉關馬驛到江西省新城縣途中所見。首句以「千尋」、「危」描寫山勢的高峻與瀑布的奇偉，「掛」字將兩者連結在一起，加上山坡上青綠的竹子與山嵐繚繞，再以動詞「點」，巧妙的裝飾襯托了湍急的綠水。寥寥幾字的描繪就構成壯闊奇絕的風景畫，但是一般人卻沒有欣賞的眼光發現路旁的勝景，只是匆匆走過，令曹氏覺得可惜。因此，在《湘西紀行》裡，描寫了

⁹⁹ 〔明〕曹學佺：《石倉詩稿》卷二《金陵集》

¹⁰⁰ 〔明〕曹學佺：《曹能始集》之〈洪崖遊稿序〉。

¹⁰¹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7。

許多隨目所視的即景，有在驛站遠眺山色和驚濤，也注意到路旁小池綻放的荷花。曹學佺展現他敏銳的觀察力，在勞頓的旅途上，依然能細膩地捕捉沿途的所見所聞，將他眼中最獨特的風景與感觸，化為文字在遊記中重現，成為他個人的獨家記憶。

曹學佺不僅注意到空間移動中自然景觀的變化，他也留心在時間流動下，景物在不同光景的改變。在他的旅行日記裡，記載了每一日的行程，這些看似流水帳的繁瑣紀錄，標記了旅人從早到晚的活動，也濃縮在詩句裡，如六月初三在南康縣賦詩云：

日昃始就道，夜深猶渡河。所過村舍靜，遺跡古疆多。露氣銷殘暑，香風逼早禾。投車甘寢息，晨起聽絃歌。¹⁰²

由「日昃」、「夜深」、「晨起」可以看出時間的轉動，從傍晚太陽西斜持續趕路到深夜，再寫清晨見到的景致，表示旅途休息的時間很短暫，不停的奔波前進，使讀者隨著他的腳步，經歷超過八十天的朝夕與節候遞嬗。離開自己熟悉的場域，踏入未知的旅程，身體重新適應新的環境，透過感官探查周遭無形的氣溫、濕度、氣候的變化，感知地域的特殊性，雖為環境中抽象的因子，但藉由旅人的知覺感受和文字書寫出來，亦納入自然觀察的一部分。因此，《湘西紀行》不但記錄了壯麗的山光水色，也寫下異地對旅人的考驗，像是天氣變化影響路況與行程的安排、嶺南的濕熱造成身體的不適等，皆表現在他的詩裡。如詩句「赫曦燄既張」、「烈日淡無色」、「今畏火雲熾」、「火雲耕不破」、「炎方赤日嶺雲西」等，可以看出豔陽毒辣的威脅，甚至造成曹氏的恐懼。曹學佺幾乎每天都有紀錄天候的狀況，可見他對於晴雨風雪的觀察與重視，乃至於行船時風向的改變，造成氣溫的起伏，也細膩地以詩記錄：

¹⁰²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26。

舟中坐如甑，況乃迫河灣。少憩金川館，遙望玉筍山。微吟芳草合，對浴白鷗閒。忽報檣烏轉，涼颺掛席間。¹⁰³

首句形容夏天的小舟悶熱地像蒸籠，「甑」即為古代蒸煮食物的瓦器，底部有許多小洞，放在鬲上炊煮。幸好可以在金川館稍微休憩，遠眺玉筍山。末聯述及在欣賞風景時，忽然聽到報告船的桅桿上的風向烏轉向，狂風吹起，表示要變天了，船夫也將帆掛起後，根據當天日記的紀錄，果然就下起大雷雨，將熱氣消解。同時，《湘西紀行》還有記下體驗地區節慶民俗的新鮮感，以及和友人、地方官宴飲夜遊的歡快時刻。曹學佺不但書寫從一地至另一地的景觀轉換，也記錄行進過程的點滴感受，並以精確的摹寫，寫實地呈現身體的反應，並融合內在的情感，或以具體的象徵物再現當時的感動。

再者，不同地理環境造就當地特殊的物類，其反映地域的氣候條件和風俗習慣，也是旅人考察的重點之一。曹學佺參考過去方志的記載，進行實地的觀察與印證，或因友人與在地人的引介而了解物類的外觀與特性，再將旅途中的發現記於《湘西紀行》中。像是在廣東省的驛站停留時，驛宰招待當地荔枝的特有品種「綠荷包」給曹氏一行人品嚐，引發他們回憶與比較家鄉福建的荔枝和異地種類的口感異同。曹學佺於橫石驛嘗完荔子後賦詩云：「荔枝原不是山枝，味子甘酸到頰知」，即針對荔枝的品種進行辯證。另外，遊記裡也記載特殊花紋、形態奇絕的磯石、合本異柯的老榕，以及遇白額獸的經過等。可見無論動植物、礦物，皆引發曹學佺的興趣，想要一窺究竟。並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加上自己探察獲得的新證據，提供多元的視角，突顯物的珍奇與多彩。

綜上所述，筆者概略把《湘西紀行》自然景觀分類為「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五種，按照曹氏每日的日記進行分析，羅列與整理對於自然觀察的敘述。若僅涉及路程的紀錄，或宴飲的友伴名號，或是探訪古蹟風俗的人文景觀記載，則不在本章探究，屬於「其他」類。筆者發現曹學佺單

¹⁰³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40。

日的記錄方式較龐雜，有些以短短數句，述明當日發生印象深刻的兩三件事，以及參與事件的相關人名；有些則著力於單一特定景觀或事件；有些則是針對同一景點可能既有自然景觀，也有人文色彩的描述。人文景觀包括文物古蹟、宗教聖地、民族風情與古建築等。像是六月十二的日記，前面部分寫渡滇陽峽的經過，後面則述及參訪江邊峽山廟的所見所聞，以及六祖大師遺留下的信物和痕跡。按前述分類原則，此章僅擷取滇陽峽的地形特色進行討論，關於峽山寺的由來介紹，則未屬此章研究範疇。筆者根據篇幅中所述及的比例進行分類，提取自然觀察較多的紀錄，而屬於訪古或社交的行程的書寫，均納入下一章再論述。下表以時間序為縱軸，行走停留的省分為橫軸，將沿途所記錄的自然景致一一展開，並對類型與地點加以說明。

表三：「曹學佺湘西行自然觀察分類表」

省分	日期	自然觀察類別	說明
福建省	四月十二	<input type="checkbox"/> 名勝山水 <input type="checkbox"/> 隨目即景 <input type="checkbox"/> 夜景 <input type="checkbox"/> 天候 <input type="checkbox"/> 物類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其他	自家中出發至芋原驛與遊伴會合登舟。
	四月十三	<input type="checkbox"/> 名勝山水 <input type="checkbox"/> 隨目即景 <input type="checkbox"/> 夜景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天候 <input type="checkbox"/> 物類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抵達白沙驛，因為雨太大未能登雪峰寺。
	四月十四	<input type="checkbox"/> 名勝山水 <input type="checkbox"/> 隨目即景 <input type="checkbox"/> 夜景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天候 <input type="checkbox"/> 物類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舟抵達閩江下游支流的大目溪口，雨下整日導致溪水暴漲。
	四月十五	<input type="checkbox"/> 名勝山水 <input type="checkbox"/> 隨目即景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夜景 <input type="checkbox"/> 天候 <input type="checkbox"/> 物類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抵困關，留宿陳磐生寓舍時，夜間佇足欣賞溪光月色。
	四月十六	<input type="checkbox"/> 名勝山水 <input type="checkbox"/> 隨目即景 <input type="checkbox"/> 夜景 <input type="checkbox"/> 天候 <input type="checkbox"/> 物類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其他	僅記與臧幼惺、磐生遊小武當，但未述及景色。
	四月十七	<input type="checkbox"/> 名勝山水 <input type="checkbox"/> 隨目即景 <input type="checkbox"/> 夜景 <input type="checkbox"/> 天候 <input type="checkbox"/> 物類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其他	與臧幼惺、磐生在水口驛談笑終日。
	四月十八	<input type="checkbox"/> 名勝山水 <input type="checkbox"/> 隨目即景 <input type="checkbox"/> 夜景 <input type="checkbox"/> 天候 <input type="checkbox"/> 物類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其他	與幼惺道別，至黃田驛，捐資修整所經的木橋。
	四月十九	<input type="checkbox"/> 名勝山水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隨目即景 <input type="checkbox"/> 夜景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天候 <input type="checkbox"/> 物類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抵達茶洋驛，山路崎嶇，雨色淒。
	四月二十	<input type="checkbox"/> 名勝山水 <input type="checkbox"/> 隨目即景 <input type="checkbox"/> 夜景 <input type="checkbox"/> 天候 <input type="checkbox"/> 物類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其他	抵達延平府，與南平縣尹相見，夜飲門人朱士美家。
	四月二十一	<input type="checkbox"/> 名勝山水 <input type="checkbox"/> 隨目即景 <input type="checkbox"/> 夜景 <input type="checkbox"/> 天候 <input type="checkbox"/> 物類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其他	於延平府，與林樵之、吳會之、

		候□物類■其他	廖龍友宴飲。
	四月二十二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自延津出發，抵達王臺驛，對驛旁雙柳記憶猶深。
	四月二十三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抵達順昌縣，與洪汝如及其門生宴飲賦詩。
	四月二十四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在順昌縣停留，縣公張見一招飲玄妙觀，略述玄妙觀的景色。
	四月二十五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自順昌出發，夜抵富屯，與林仲乾宴飲。
	四月二十六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抵達拿口驛，梅雨一陣陣。
	四月二十七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抵邵武府樵川驛，與郡丞、司理飲於熙春山，欣賞樵川八景。徐焞將遊玉華，在此與曹學佺道別。
	四月二十八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在邵武府停留，因雨無法登西塔。
	四月二十九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因昨日雨導致溪水漲，無法前進而續留邵武府。
	四月三十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自邵武出發，抵達杭川。
	五月初一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抵杉關，與洪汝如告別。
江西省	五月初二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沿途見千尋瀑布、翠竹，奇絕如名山勝景。
	五月初三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抵達建昌府，與許府縣諸公夜飲於驛亭。
	五月初四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與陳定宇、鄭愚公相過，下午和林憲副飲於盱江樓。
	五月初五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端午節鄧遠招夜遊泛盱江，載妓到驛亭同樂。
	五月初六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益王賜宴，與安義、奉新二郡及益王府幕僚游子騰互相贈詩。
	五月初七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因下雨，無法遊麻姑山，在建昌盱江樓遙望麻姑山賦詩。午間，赴梅京秀才宴席，與賓客和詩。
	五月初八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與游子騰、吳去塵、鄭孟麟遊覽麻姑山各景點，
	五月初九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攜子入舟，與鄧遠遊話別。

	候□物類■其他	
五月初十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從建州出發，至梁安峽。本欲訪章山寺，因雨太大而取消。
五月十一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午後至撫州孔家渡驛，臨川縣尹曾化龍為曹氏換官舫。
五月十二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自撫州出發至界港，夜與吳去塵、鄭孟馨、李玄同、喻子奮散步遊饒氏之居。
五月十三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由三江口出發，行八十里。天氣晴朗，但因逆風，在舟內感受很悶熱。
五月十四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抵達南昌府，夜宿南浦驛，與粵西藩臬謝武林、胡瞻明相見。
五月十五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江西藩臬及南昌府縣拜見，喻宣仲與其弟喻季布至官舫。
五月十六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午間在喻季布家用餐。和同鄉俞醇宇、蔡景運、真存古飲於別署。
五月十七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夜飲於熊方伯家，其婿張大朴作陪。
五月十八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從南浦發舟到高家渡，喻宣仲送別。因連日下雨，驛路淹水崩塌，故改水路。
五月十九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中午到市漢驛，再行三十里停泊。
五月二十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抵達豐城縣劍江驛亭，中午遇颶風和雷擊。
五月二十一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拜訪豐城縣令馮君，受到強風阻擋行程，待午後風稍微止息才啟程。
五月二十二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抵達臨江府，劉尹鶴、蔣允雍、盧化龍都派遣使者來問候。
五月二十三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至新淦縣，在金川公館休憩。暑氣炎熱，後忽然起風，下雷陣雨才轉涼。
五月二十四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夏至，中午前抵達峽江，縣令金自嘯接待。傍晚與吳去塵、鄭孟麟、喻子奮於沙頭散步。
五月二十五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早起聽聞窗外蟬聲有感，申刻到

		候□物類■其他	吉水縣。
五月二十六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停午，到吉安螺川驛。吳廷掄、陳鳴陽前往驛站拜訪，與同門進士張雨若相見賦詩。
五月二十七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走陸路抵達泰和縣白下驛，與縣公李世英談蜀事。
五月二十八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至萬安縣。因前一夜的大雨，使路不揚塵，南風強勁，天氣放晴。在沿途看到荷花池開落，觸景生情。
五月二十九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從萬安至贛縣烏兜公館，沿途受暑熱所苦。晚上僕夫出門取水，遇到白額獸。
五月三十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抵達贛州府。中午烈燄高照，至石橋下乘涼，後至公署，郡縣諸公皆來拜訪。
六月初一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收錄唐中丞作古風，並與喻叔虞以詩互相贈答。
六月初二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黃九洛招飲，會眾詩友於集光孝寺的擢纓亭，憶起蘇軾曾夜話於此。
六月初三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抵達南康縣，以詩記下奔波的過程與沿途所見景色。
六月初四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至南安府，考察小溪附近古蹟。並寫詩記錄赤日炎熱使小兒不願上車的插曲。
廣東省	六月初五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抵達廣東，受南雄府郡守招待。再至大庾縣梅關，並參觀張丞相祠、六祖院等。
	六月初六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天氣太熱，留在南雄府，參閱郡志，增補《粵東名勝記》。
	六月初七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南雄府出發到黃塘驛，途中經過因天氣乾旱久未雨而形成的沙河。
	六月初八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途經平圃驛至韶州府，記錄驛站外景色，及品嘗驛宰招待的荔枝。並出驛探訪韶石三十六峰。
	六月初九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	參觀大鑿寺，品鑑寺內古物。中

		候■物類■其他	午，吳去塵於市場購得荔枝與眾人分享。
	六月初十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午後過濛裏驛，至彈子磯，江上飛雨陣陣，見峭壁與蝙蝠洞。黃昏抵清溪驛，驛宰請吃綠扶包。
	六月十一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中午後抵達英德縣，縣尹江中龍接見，同遊名賢公祠，並參觀觀音巖、南山寺。
	六月十二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渡滇洋峽，因雨勢過大，未至清遠峽。
	六月十三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登峽山寺，追訪蘇軾、趙孟頫舊績外，也記下沿路的自然景色。同時，觀葛仙亭江水瀑布。午刻到清遠縣，傍晚到盱江驛，次日天明已到西南驛，溪水暴漲，船行快速。
	六月十四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自三水縣溯江行，行八十里泊。
	六月十五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渡羚羊峽四十里至肇慶府，太守、別駕來迎。與太守商討修復觀瀾閣故址。
	六月十六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見過制臺胡公，與鄭孟麟同遊七星巖。
	六月十七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制臺胡公於西廳宴請，並記錄廳室的景況。
	六月十八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雨大如注，藉暴漲的溪水逆行四十里至小湘口。
	六月十九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經過大小湘峽，記錄出峽後所視景色，行至近悅城江口。
	六月二十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至德慶州，州守黃意登招待品嘗寄酒。
	六月二十一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行舟經馬鬣磯，水勢奔騰，宿於黃茅之滸。
廣西省	六月二十二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早上抵達封川縣，再行至蒼梧界，記界上之景，暮至梧州府府門驛。
	六月二十三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府縣守道拜謁，簡記官署庭院景緻。

六月二十四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至龍江驛，潮濕的水氣及颶風使天氣較涼爽，並助舟順行。
六月二十五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記江邊有灘石數里，有船因此擱淺。
六月二十六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中午抵達龍門驛。
六月二十七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晚間疾風狂雨徹夜未歇。
六月二十八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由昭平改陸行十餘里，又改舟行十里，遇雨始登岸，經甌灘至竹灘堡。
六月二十九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早晨行三十里，至廣運驛，又三十里，至龍頭磯宿焉。
七月初一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抵平樂府，與監司胡瞻明相見甚喜，並與參戎王天虞相飲。平樂縣知縣、通判、署郡事同拜謁。
七月初二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抵達陽朔縣，宿羊角堡，記陽朔群峰。
七月初四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抵八桂公館，知府江湛然率隊相迎。
七月初五	□名勝山水■隨目即景□夜景□天候□物類■其他	黎明祭拜城隍之神，入布政司完成就任手續，並簡記分署前風景。

由上表可知，在兩個多月的旅遊日記裡，關於自然的觀察紀錄約有三十五天，其中則有二十六天有關於天氣的記載，足見曹學佺對於氣象觀察的重視，以及天候變化造成行程的更動。名勝山水的部分，以廣東省遊歷的地方最多，包括大庾縣梅關古道、曲紅岡三十六峰、彈子磯、滇洋峽及大小湘峽等。下一節筆者將《湘西紀行》中行經各省分的自然山水與地方方志的記載相對照，比較曹學佺敘事內容與歷史紀錄的異同，藉此探究旅人在行旅中的觀看視角，以及他如何透過感官與外在的人事來認識陌生的場域。

第二節、從方志看《湘西紀行》的自然觀察

清乾隆三十八年編纂的《欽定四庫全書》中，收錄了從先秦到清乾隆前期的眾多古籍，不僅收入與存目了西洋傳教士參與的著作，以及西洋傳入中國的數學、科學發明外，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存目與文獻亦保存各地方豐富的自然資料，特別是各省縣的通志，留有山川志與物產的史料，得以探查該府縣的自然山水，了解動植物的種類和生長環境。筆者以文津閣四庫全書中地方通志的記載，對比曹學佺行經與停留的地點資料，考察曹氏與自然、地方的審美體驗和紀實書寫。

表四：「地方通志與《湘西紀行》自然觀察對照表」

	通志	《湘西紀行》
熙春山	在府城西，一名登高一峰，特聳。狀如距猊，嵯峨積翠，下瞰城闕，俗傳環城皆山，如群獸降伏，是山謂之嘯天獅子。上有熙春臺、天然石山半瀑、會景亭、聚奎閣、六虛亭、憩亭。 ¹⁰⁴	郡丞、司理招飲于熙春山，熙春之名，當在城東，今乃在城之西，以元時改城，易向故也。熙春朝陽，舊為樵川八景之一，見黃鎮成詩。朱劉二公索余題咏，為吟一律云〕 停車赴酌上巖阿，曲磴千層繞薜蘿。臺傍熙春入境遠，時當首夏麥風和。鷺池水引樵嵐入，烏坂城經輦路過。桂嶺湘源何日到，鄉關回首暮雲多。 ¹⁰⁵
麻姑山	麻姑山在府城西南十里，建之鎮山也。……直上述十仞，有水垂峽如懸河，蓋所謂瀑布	初八日，同游勿暈，去塵、孟慶，遊麻姑山，山在府城西南十里，緣麓而升，至壇三四里，其最勝者，

¹⁰⁴ [清] 郝玉麟等監修：《福建通志》卷四，《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110。

¹⁰⁵ [明] 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5。

	<p>者，尤為麻姑奇觀。上有金龍潭，深黝而正，碧龍藏其中，大旱祈禱輒雨，澗旁為亭枕流。垂玉飛練湧雪，下上聯絡如貫珠然，皆因水而名。又上數百步有橋架，石澗上有石罅，有泉側出，極甘冽，以釀酒尤佳，名神功。稍上夷行數百步，至仙都觀壇、魯公祠及何氏書房在焉。觀後有唐鄧紫陽家，相傳紫陽尸解棺亦飛去，獨遺爐簡瘞壇上。壇外山皆迴環，舊有古藤、七星杉，惟存一松偃蹇如虬。¹⁰⁶</p>	<p>雙瀑懸崖而下，良久，始合，俗名雌雄水。瀑之上，石城數仞，水所經也，石梁跨之。橋左有泉，方圓徑尺，靜深不測，甘冽殊甚，釀者汲之，即俗傳「麻姑酒」也。橋頭此酒可沽。……余先成詩四首：「未觀雙瀑勝，數里已先聞，高低各因勢，雌雄誰為分，杖頭皆濺沫，衣上有浮雲，稍霽來攀陟，聊紓夢想勤。」其二：「石城天作險，流水此焉經。飛鳥倅難度，潛虬應自靈。力雖攻阨塞，氣欲上蒼冥。但可周旋處，偏宜置一亭。」其三：「吾喜神功水，冷然一勺多。隔離無幾步，喧寂本殊科。以佐山中釀，能紓勞者歌。美人羌獨立，含睇此山阿。」其四：「神仙降集地，蹤跡使人猜。七夕芳樽設，清秋羽蓋回。空壇易風雨，故宅生莓苔。惟有孤松在，吟同客思哀。」¹⁰⁷</p>
<p>大庾嶺</p>	<p>即梅關。在城北八十里，為五嶺之一。漢武帝擊南粵，有裨將庾勝戍此，故名。蒼崖疊</p>	<p>是日，發大庾縣，二十五里至梅關，即粵東界大庾縣，故屬萬安。而嶺之大小庾皆南雄保昌地也。踰嶺登</p>

¹⁰⁶ 〔清〕謝旻等監修：《江西通志》卷十，《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121。

¹⁰⁷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10。

	<p>巘，壁立峻峭，往來艱于登陟。唐張九齡開鑿成路，行者便之。¹⁰⁸</p>	<p>頓數里，懸崖無級可拾，然皆砌石周正，兩傍澗涓涓流，即分水也，入梅關處，峻壁開十數丈，尚有斧鑿痕，唐開元年始興，張九齡奉勅修治。¹⁰⁹</p>
韶石山	<p>在城北四十里。其石有三十六名，而韶石雙峙如闕，最為奇秀。¹¹⁰</p>	<p>出驛數步，有韶石者，即《漢書·地理志》所云：「曲紅岡」也。石皆赭色，而徑紆迴，故名曲紅，其峰三十有六，如閩武夷之數，亦俱平地突起，但具體而微耳。其最聳拔者，左右雙闕二峰，而太平石則稍砥平狀如屏風。¹¹¹</p>
輪石山	<p>在城北一百一十里，高一百丈，周十里。一名彈子磯，壁立江滸，為江山勝槩。¹¹²</p>	<p>又三十里，至彈子磯，巖壁峭立，雲根插入水底，瀦為深潭，作紺碧色，其斜傍有鳥道，中亦有洞，蝙蝠飛出，欲觸人面，想怡真服氣者居之耳。¹¹³</p>

¹⁰⁸ 〔清〕郝玉麟等監修：《廣東通志》卷十，《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164。

¹⁰⁹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24。

¹¹⁰ 〔清〕郝玉麟等監修：《廣東通志》卷十，頁164。

¹¹¹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26-27。

¹¹² 〔清〕郝玉麟等監修：《廣東通志》卷十，頁168。

¹¹³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29。

<p>皐石山</p>	<p>在城南一十五里，即「正陽峽」。高百餘仞，延裏二十里。兩崖對峙，一水中流，踰鳥莫猿，舟楫艱阻，峽內有牯牛石、抄子石、釣魚臺。明嘉靖四年於南山石壁得宋嘉祐六年開峽山棧道記，遂檄民壘石構棧，水陸便之。¹¹⁴</p>	<p>十二日早，渡瀆陽峽，峽接皐石、香爐二山之間，長十里，有奇崖壁相拒。夾水中流，稱最險處。予正散帙舟中，忽兩窓皆暗，若有重簷覆之，亟開緊以視，正與懸崖相值。注《水經》所云：「峻壁千尋，猿猴莫攀者也。」昔嘗鑿石架閣，以度飛騎，今剗架</p>
<p>涯水</p>	<p>在城西南四十二里，一名洸水。在溱水之東南合湟肄諸水，下流為羅溪縣東合正水。¹¹⁶</p>	<p>之跡猶存。出峽水勢稍舒，是為洸口，俗名「連州江」。蓋水自桂陽瀧頭來，瀆水欲下，洸水拒之，有反激之勢。又與石磯相交臂，故行舟多忌之。¹¹⁵</p>
<p>溱水</p>	<p>其源出溱源山，南流與湟水合肄。水又南西過縣，與正水合注於鬱連，逕東南注於涯水。¹¹⁷</p>	
<p>正水</p>	<p>在城東南五里，其源出於庾嶺，經正陽峽南流與湟水合。¹¹⁸</p>	

¹¹⁴ 〔清〕郝玉麟等監修：《廣東通志》卷十，頁 168。

¹¹⁵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32-33。

¹¹⁶ 〔清〕郝玉麟等監修：《廣東通志》卷十，頁 168。

¹¹⁷ 〔清〕郝玉麟等監修：《廣東通志》卷十，頁 162。

¹¹⁸ 〔清〕郝玉麟等監修：《廣東通志》卷十，頁 162。

<p>觀音巖</p>	<p>在城東三十五里，高四十丈，周三百丈，上撐削壁，下跨重淵。有小洞，入深數十步，復懸崖而上，有觀音像。¹¹⁹</p>	<p>未至縣三十里，有觀音巖，嘉靖中所新闢也，自頂至趾，凡三層，磴納其腹中，皆斜行，磴窮則以梯棧接之，中層稍用燎然，亦原自有光塞于供座耳，可撤而復之也，最上層祀大士，巖以此名，乃其飛簷，石乳凝結，懸空下注，亦宛似普陀狀。¹²⁰</p>
<p>七里巖</p>	<p>連屬崧臺七巖列峙，如北斗狀。中為石室巖，東為屏風巖、閭風巖，西為天柱巖、蟾蜍巖、仙掌巖，西北為阿坡巖，諸峰皆壁削，離奇嵌空，秀峙瀝湖環之，亦端州一奇觀也。¹²¹</p>	<p>午刻，同孟麟游七星巖，而兵憲林公游戎，蔡公為適主以先後到，予賦八韻云：「臺峻詠維崧，名篇自李邕。星河疑錯落，文酒幸過從。洞腹飄河芰，巖音辨鼓鐘。舟車時互用，明暗歷雙重。磴或林根代，雲將石竇封。琢來珉盡素，畫取管為彤。滴溜增寒氣，斜陽迫暝容。醉歸江上宿，猶夢此奇峰。」¹²²</p>
<p>羚羊峽</p>	<p>在城東三十里，高百餘丈，延袤二十里。夾束江流，為郡之鎖鑰。相傳山有羊化石，因名。又名靈羊，一名高峽山。古有峽山寺，今名靈山寺。峽</p>	<p>十九日，由大小湘峽，峽固不能如羚羊，但以衝漲其難倍之。出峽則多人家，岸上皆龍眼樹，已結實纍纍，而護堤亦多榕柳之屬，水已浸堤，舟從堤上行，兩傍皆樹陰翳，</p>

¹¹⁹ 〔清〕郝玉麟等監修：《廣東通志》卷十，頁168。

¹²⁰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30-31。

¹²¹ 〔清〕郝玉麟等監修：《廣東通志》卷十二，頁186。

¹²²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37-38。

	東對岸山有石硯坑，即唐宋采硯坑也。 ¹²³	但檣帆時拂標枝，不無罣礙耳。 ¹²⁴
大小湘峽	在城西二十里。高五十丈，群峰轟峙，大江西連為大湘峽。 125	

從上表可以發現，《湘西紀行》記錄自然景觀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江西省與廣東省，兩者停留的時間較長。曹學佺自四月十二從家裡出發，在福建省內兩週，曾與邵武府郡守與司禮同遊「熙春山」。而在六月二十二日至廣西後，則有概略描述陽朔縣的在地自然風光，但未明確著名山川名稱。綜觀福建、江西、廣東通志與曹氏對山水的記載，就書寫體裁來說，通志皆以文著錄自然景觀與城鎮的相對位置，對於附近地名、亭臺樓閣以及相關的傳說故事記載詳細，較客觀的陳述該處的地理景觀。《湘西紀行》則是在日記中記錄自己遊歷景點的過程，主要是個人感官的感受與審美體驗，並根據曹學佺的閱讀經驗和實地考察，增加對該地景的了解，除了文的紀實外，也以詩來抒懷，與通志的敘述角度不盡相同。如「熙春山」的紀錄，《福建通志》寫其位置於邵武府西側，其山勢高聳，狀如獅子盤據，俯瞰城闕，並羅列山上著名的景點。曹氏則提到「熙春之名，當在城東，今乃在城之西，以元時改城，易向故也」，考辨熙春山與府城間的相對位置，未註明出處。筆者查《福建通志》卷二邵武府的沿革：「元至元十三年，改為邵武路，隸福建中書省。明洪武元年，改為邵武府，屬福建布政使司，領縣如舊」，可見方志也未載及。¹²⁶又參照宋濂《元史》卷 62《地理志五》、李治安、薛磊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均記「元至元十三年升為邵武路，領一錄事司，邵武、光澤、

¹²³ 〔清〕郝玉麟等監修：《廣東通志》卷十二，頁 186。

¹²⁴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38-39。

¹²⁵ 〔清〕郝玉麟等監修：《廣東通志》卷十二，頁 186。

¹²⁶ 〔清〕郝玉麟等監修：《福建通志》卷二，頁 86。

泰寧、建寧四縣」，¹²⁷但未說明府城遷移的變革狀況，由此可知，《湘西紀行》中關於熙春山方位的討論，可能是曹學佺與郡守、司理談天所得的結果。繼而提到熙春朝陽為樵川八景之一，強調它的知名度。日記末吟詩描述登熙春山宴飲的經過：

停車赴酌上巖阿，曲磴千層繞薜蘿。臺傍熙春人境遠，時當首夏麥風和。
鷺池水引樵嵐入，烏坂城經輦路過。桂嶺湘源何日到，鄉關回首暮雲多。

128

寫曹學佺登上被藤蔓纏繞的千層石階前往赴宴，在熙春臺上遠眺山嵐和城鎮，享受夏日和風徐徐，欣賞白鷺佇立在池邊悠閒的景緻。著重描寫當下身體所經歷的感受，以及外在事物引發內心的感觸，不像地方通志或徐霞客的科學考察遊記，注重考察內容的真實性與數據結論。¹²⁹因此，透過通志和《湘西紀行》的相互參照，能更補足曹學佺詩文創作的地理背景，進一步了解詩的意涵。以「麻姑山」為例，《湘西紀行》的文中提到玉練雙飛瀑布、一勺泉、麻姑酒等景點特色和特產，並用四首詩總結他的旅遊經過。其詩之二提到「飛鳥倅難度，潛虬應自靈」、「但可周旋處，偏宜置一亭」，與日記的前後文乍看之下，不太清楚詩句與麻姑山的關係，但與《江西通志》對照後，便發現與通志所記「上有金龍潭，深黝而正，碧龍藏其中，大旱祈禱輒雨，澗旁為亭枕流」大致相符，可知曹學佺不僅觀察實景，還化用了「金龍潭」的傳說。又遊麻姑山其詩之四，寫登麻姑仙壇訪勝，並未一一詳述所見的古蹟，僅作詩遙思麻姑女神的傳說和祭祀活動，值得注意的是詩末寫到「惟有孤松在，吟同客思哀」，曹學佺聽見空壇外風動松吟，引起他惆悵的感受。比照《江西通志》著錄仙都觀壇後方為道教北帝派創始人鄧紫陽家，

¹²⁷ 李治安、薛磊著，周振鶴主編：《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40。

¹²⁸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5。

¹²⁹ 梅新林、俞樟華：《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頁238-239。

僅存一松型態蜷曲如虬龍，與曹氏所見可能為同一古松。另外，透過曹學佺親身的體驗和記載，可以知道當時地景的變化，與動植物的棲息生長情形，像是舟行彈子磯，除了陡峭的巖壁外，還有蝙蝠洞，可以看到蝙蝠成群飛出，欲撲人面的壯觀景象。

其次，筆者探查方志和《湘西紀行》關於自然觀察的敘述，發現地景名稱歷經不同時代的變化，以及曹學佺遊記書寫誤植山川名的現象。較明顯的情形出現在《湘西紀行》六月十二渡「湏陽峽」的敘述，曹學佺於六月十一日抵達英德縣，隔日渡之，但查《廣東通志》英德縣內山川的記載，並未有「湏陽峽」的介紹，僅在「臯石山」的紀錄裡，提及「正陽峽」，研判可能是音近，經不同人口傳造成的差異。同樣情形還出現在出峽後的景觀，曹學佺寫到「洸口」的景象：「湏水欲下，洸水拒之，有反激之勢」，然筆者於通志中亦未查到「湏水」、「洸水」，但發現有著錄「湏水」、「正水」等河川位置和流向，比對之後，發現其中「湏水」又名「洸水」，與曹氏所述相符，文中並敘述「湏水的下流為羅溪縣東合正水」，而「正水」又流經正陽峽，故綜上所述，《湘西紀行》中的「洸水」和「湏水」應為《廣東通志》所錄的「湏水」及「正水」，此為時代演替過程，口語相傳與書寫造成的落差，以相近音的字形套入所產生的現象。另外，書寫傳抄的寫手不夠專注，或時間緊迫，亦或是個人的文字素養不足，皆可能造成字形的訛誤，使同一地景在不同的方志、遊記裡出現不一樣的名稱，需要再加以考證。

再者，《湘西紀行》寫「渡湏陽峽，峽接臯石、香爐二山之間，長十里，有奇崖壁相拒」，經筆者對照通志查證，「臯石山」明載「在城南一十五里，即『正陽峽』」，但「香爐山」則在德慶州，按《廣東通志》卷十二云：「香爐山，在城東一百里，其形如爐」，與湏陽峽所在的英德縣相距甚遠。而在英德縣內，同名為「香爐」的山川，尚有「香爐峽」，其在城西四十里，下通清遠峽，與「臯石山」所述亦不相符。故曹學佺可能與「香爐峽」混淆而誤植，也可能在邊遊邊記的旅途中，誤聽了當地人的說明即記下，未再查考資料的準確性，而導致錯誤的情形。

為了解關於「湏陽峽」的其他地理文獻，再看北魏酈道元《水經·湏水注》云：「湏水又西南歷臯口、太尉二山之間，是曰『湏陽峽』。兩岸傑秀，壁立虧天，昔嘗鑿石架閣，令兩岸相接，以拒徐道覆」。又《說文》云：「湏水出南海龍川，西入湏」，綜合《廣東通志》的記載，歸納湏水源於庾嶺，經湏陽峽南流入湏水，湏水東南注入洸水。《水經·湏水注》的「臯口山」與明清記錄的「臯石山」，可理解成抄寫時字形的謬誤。經查《廣東通志》英德縣的山川志記：「太尉山，在城西二十二里，又西數里為鷺水巖，景象幽絕」，雖然位在同一省縣，但「湏陽峽」位在城南，和太尉山所在的方位不同，故與「臯石山」對峙之峻峭山壁應非「太尉山」。

除了山水地景外，自然環境也孕育了地方獨特的物產。地方通志中有「物產志」，載錄了各地香、木、酒、果等等，多元的種類，反映當地豐富的地理環境、氣候條件與風俗習慣。對旅人而言，在旅途中認識新的環境，體驗不同區域的物產，可以不斷的更新自己觀看世界的視角，並對該地產生新的連結。在《湘西紀行》中，曹學佺多憑藉在地官員、好友的引介而了解當地的物產，其中，紀錄較完整的是在廣東省品嚐「荔枝」的經驗。曹學佺在六月初八與遊伴去逛廣東的市集，就買了一些荔枝來品嚐：

午間，同孟麟、去塵、子奮、有美諸君憩榕樹下。去塵偶于市肆中，購得荔枝數十顆，噉之喜，謂即瓊漿玉液無以過是。孟麟曰：「此不足當閩下駟耳！」笑劇良久。¹³⁰

吳去塵偶然在市場買了當地的荔枝，一行人在榕樹下一邊休息，一邊吃荔枝。大夥兒對廣東的荔枝讚不絕口，認為它甘美的滋味，只能以「瓊漿玉液」來形容。但鄭孟麟則有其他的想法，認為「此不足當閩下駟耳」，「下駟」指的是下等的馬匹，意思是廣東產的荔枝，完全不及福建故鄉的產品，連最下級的標準都達不到，

¹³⁰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29。

讓眾人哄堂大笑了很久。《廣東通志》卷五十二的「物產志」寫到：「荔枝多不及閩，而較早一月，惟新興者過之。新興荔乾美於閩之狀元紅官，其他者亦不可多得」。通志記載廣東的荔枝滋味比不上福建，產季也較福建早一個月。可見鄭孟麟的評論有跡可循，不僅只源於對家鄉風物的認同感。

曹學佺在六月初十，途經廣東省清溪驛時，驛丞以荔枝招待他。他一面品味荔枝的同時，也以詩描摹了荔子的形貌、風味和種類：

三灣亭子寄山坳，夾樹人家似鳥巢。謾說故鄉相見好，荔枝先識綠荷包。

131

此詩紀錄在廣東省英德縣停留時，看到村落分布與自然融合的景象，也可看出荔枝生長的環境。同時，驛宰特別點出在地的荔枝品種，一定要記得「綠荷包」，可見此種荔枝聞名的情形。據《廣東通志》提到荔枝的種類有很多：「荔有多種：曰黑葉、曰大荔、曰巖田、曰塘覺、曰進奉，產增城者尤佳。曰挂綠、曰犀角子、曰狀元紅、曰尚書，懷諸品挂綠為上。出新興者，香荔實小核焦而香美」。¹³²另有一詩，為曹學佺過橫石驛嚐的荔子，賦詩記下入口的滋味：

荔枝原不是山枝，味子甘酸到頰知。欲問側生真面目，絳囊籠取玉琉璃¹³³

前兩句寫到荔枝的品種，《廣東新語》卷二十五云：「自挂綠至狀元紅，皆山枝，火山之屬也。火山善變，滋味百出，隨其土為高下，然遲熟，熟必在水枝之後。水枝以黑葉為上，黑葉又以番禺古埧所產為上」。¹³⁴由文可知，廣東的荔枝分為「山枝」與「水枝」兩種，但《廣東新語》未提到兩種品種何者先出現。曹

¹³¹ [明] 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33。

¹³² [清] 郝玉麟等監修：《廣東通志》卷五十二，頁 411。

¹³³ [明] 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34。

¹³⁴ [清] 屈大均：《廣東新語》，頁 622。

氏詩中道「原不是山枝」，筆者推測可能是閩地荔枝以「水枝」為主，但至廣東時，山枝的種類卻比較多，跟曹學佺的認知不同，故作此言。荔枝酸酸甜甜的滋味，必須放入口中到齒頰間細細咀嚼方可知。張九齡〈荔枝賦〉云：「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謂荔枝生於旁出的枝榦，後便以「側生」作為荔枝的代稱。末句著重描寫荔枝的果實，「絳囊」指紅色的果皮包覆的果子，宋代蔡襄《荔枝譜》寫道：「暑雨初霽，晚日照耀。絳囊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焜如星火」，又李綱〈荔枝後賦並序〉言：「此荔枝產於炎方，綠樹團團，丹寶煌煌，香吐芝蘭，液凝瓊漿，色味兼美，自然芬芳。宛如佳人麗服靚裝，冰肌玉骨，錦衣繡裳。又如明珠包裹絳囊，煥彩外耀皓質內光」。「玉琉璃」則是指晶瑩剔透的果肉，像琉璃一樣微微透著光。此詩不僅寫荔枝的味道，對它外在的形貌，也做了細緻的摹寫。《廣東通志》則是針對荔枝的植株與生長歷程做了全面的描述：

荔枝樹高五六丈，餘如桂樹。綠葉蓬蓬，冬夏榮茂，青華朱實，實大如雞子，肉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酢者。夏至日將中，翕然俱赤，則可食也。¹³⁵

相較於《湘西紀行》對荔枝果實的特寫，以及典故的引用和文學化的比喻，透過通志則得以一探荔枝的全貌，包括其植株大小與枝榦展開的樣子，簡述果實的型態和甘美的味道。並寫它成熟於夏季，當荔枝成串變紅時，即可食用，客觀的描寫中國南方特產的佳果。

¹³⁵ 〔清〕郝玉麟等監修：《廣東通志》卷五十二，頁411。

第三節、補方志不足的親近寫作

中國方志的發展淵遠流長，從先秦的「四方之志」，也就是各諸侯國的史書；兩漢至隋的「地理之記」；唐、北宋的「圖經」；以及南宋以後的「志」，每個階段的志書體例都發生了鮮明的變化。¹³⁶就自然觀察的方面而言，古有地理之書《山海經》、《尚書·禹貢》和《周禮·職方》，分述有山川、物產、風俗……等，但要直到漢代班固撰的《漢書·地理志》才是較有系統的雜誌雛型。唐代第一部全國總志的《括地志》及《元和郡縣圖志》，皆僅記地理，未及人物。宋人著的《太平寰宇記》開始寫入姓氏、人物、藝文、古蹟，被《四庫全書總目》評價：「蓋地理之書，記載至是書而始詳，體例亦自是而大變」。故傅振倫先生在《中國方志的發展與前瞻》中云：「從漢到唐的地志、圖經，內容不過地形、疆域、氣候、土產等地理範圍，到宋朝才發展到人文方面，成為封建社會方志完善的體裁。」¹³⁷南宋之後，志書的體例大致定型，清朝《四庫全書》所收錄的各省方志，亦以其為基礎，在綱目的分類上再加以整理與統攝。如各省的山川志下，再以府、縣為大小子目，區分各地的山水分布。繼而羅列該處的自然景觀，並略述各山水與府縣間的距離、山勢的特色、江水的源頭、流域等等。

方志記載當地人對於地域自然景觀與人文活動的觀察，文獻量龐大。它補足了遊記可能缺失的背景知識，但為了盡可能概括蒐羅來的資料，其內容廣泛但未周詳，主要按照事物的屬性來歸類，載有山川、古蹟、疆域、職官等，綱舉目張，門類之下僅為概略性地敘述，並不深入。

如方志所記的「觀音巖」，僅標記與城市的相對方位、距離、高度和洞穴大小，以及「上撐削壁，下跨重淵。有小洞，入深數十步，復懸崖而上，有觀音像」等描述，十分簡略。相對而言，《湘西紀行》對「觀音巖」的敘寫就較為細膩：

¹³⁶朱祥清主編：《新編方志體例比較與思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頁11。

¹³⁷傅振倫：《傅振倫方志文存》（合肥：黃山書社，1988年），頁212。

未至縣三十里，有觀音巖，嘉靖中所新闢也，自頂至趾，凡三層，磴納其腹中，皆斜行，磴窮則以梯棧接之。中層稍用燦，然亦原自有光塞于供座耳，可撤而復之也。最上層祀大士，巖以此名；乃其飛簷石乳凝結，懸空下注，亦宛似普陀狀。¹³⁸

寫它三層的結構，由石階向上連接，在石磴的盡頭則以人工的梯子棧道相連，同時注意到岩洞內自然光線分布，洞穴內較陰暗的部分，則有設置火把照明。最後提到受到膜拜的菩薩像，實際上是因鐘乳石懸空滴下，所凝結而成。曹學佺鉅細靡遺的紀錄他親身觀察的結果，補充了方志的疏漏。又像是《湘西紀行》寫六月十九出大小湘峽，映入眼簾的是護堤上的榕樹與垂柳，岸上的人家則種植了具有經濟價值的龍眼樹，個個都結實累累。可見曹氏不僅記過峽的危險，也寫出峽後開闊的視野，以及當季當地的物產。

其次，透過第一人稱的實地走訪，曹學佺書寫了自己對於自然景物主觀的感受，使讀者更有臨場感。像是「渡滇陽峽」的經驗敘寫，曹氏寫道：「予正散帙舟中，忽兩窓皆暗，若有重簷覆之，亟開窗以視，正與懸崖相值」¹³⁹，即以自己的感官感受出發，在整理書籍卷帙時，突然船艙兩側窗的陽光消失，讓他嚇了一跳，趕緊開窗一探究竟，才發現小舟正在經過峽谷，遂被兩岸高聳懸崖的陰影給籠罩，曹學佺生動的以「被厚重的屋簷覆蓋」來形容突如其來的黑暗，進一步凸顯兩側陡峭的崖壁，使人有如身臨其境。相較之下，方志記滇陽峽的相關地理知識背景，及歷史開墾的痕跡，是根據客觀的條件，不帶感情的記載。雖然志書也會引用文人的詩文事例來介紹自然地理，如對「麻姑山」的描寫，便提到顏真卿〈麻姑仙壇記〉的小楷、宋楊萬里及明代鄒矩的遊記等，徵引文士們關於麻姑山的敘述評價，但篇幅不多，僅有點綴效果。而《湘西紀行》亦會參照通志或相關地理書，但目的多為印證曹學佺的感官體驗，像是前述渡滇洋峽，文末即引《水

¹³⁸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30-31。

¹³⁹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32-33。

經》注所云：「峻壁千尋，猿猴莫攀者也」，來加強說明峭壁的險峻。朱祥清主編的《新編方志體例比較與思考》談到志書的特徵，其一為「敘而不論」，強調用資料說話，不能長篇累牘的深發議論，¹⁴⁰自然景物所帶給人感受上的刺激，變成次要的書寫內容，因此，不若遊記作者近身經歷所書寫的活潑有趣，貼近日常生活。

再者，方志對於地域氣候的描寫較少，不若《湘西紀行》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日記皆記載當日的天氣情形，或是一天當中天候的變化，如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云：

前一夜雷雨大作，至二更方止。次早起，視天光尚翳，恐礙行色。良久，南風甚競，忽吹晴霽，陂澤皆滿，陌不揚塵，信昨雨之功也。¹⁴¹

此段寫到前天晚上的雷雨又急又久，直到二更才停止。隔天早起發現天色還很暗，是多雲的陰天，恐怕會妨礙前進的視線，於是決定晚一點出發。過了一段時間，忽然強勁的南風吹起，將雲霧一掃而空，陰暗的天空頓時放晴，陽光灑在陂塘，才發現池塘的水都滿了，路上不再揚起灰塵，空氣清新乾淨，應該是昨夜大雨的功勞。可見曹學佺對於天氣的瞬息萬變，十分敏感，能夠感受到風勢、晴雨帶給周圍自然景觀的改變。

其次，曹氏還記錄了旅途中觀察到的自然災害，像是六月初四自新田到橫浦驛，非常悶熱，他便作了數首絕句，其二云：「曩涉泥途深，今畏火雲熾。旱澇雖不齊，客行巧相值」¹⁴²，談到昔日走過大雨泥濘的陸路，現在則遭受豔陽無情的攻擊。無論是旱災還是水災，曹學佺都恰巧在此行中值遇了。其三續寫到自己面對酷熱的反應：「石上焦斯甚，車中坐亦煩。僕夫俄不見，爭飲澗泉喧」¹⁴³，

¹⁴⁰ 朱祥清主編：《新編方志體例比較與思考》，頁 16。

¹⁴¹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17-18。

¹⁴²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22。

¹⁴³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22。

從詩中可見高溫的車裡，令人煩躁，但下車在石上歇息，也難以緩解燠熱，連隨從都爭相跑去喝溪澗泉水解渴消暑。但是農人就無法迴避烈日的侵襲，其五云：「引澗入田內，高下勢相懸。火雲耕不破，犁頭空向天」¹⁴⁴，寫到沿途對農民的觀察，為了避免乾旱造成農作的損失，藉由高低落差，農人們試圖將溪澗水引入田中。然而，火辣的太陽依舊無情的照耀大地，縱使努力耕耘，也需要上天配合才能有收成。「犁頭空向天」一句充分表達看天吃飯的無奈。這些都是方志受限於體例，而未加以載記的。遊記對於現場的觀察紀錄，詳實的呈現旅人的所見所聞，對比志書百科全書式的博蒐廣納各種文獻，客觀的整理羅列，但無法深入討論與敘寫各項目，曹學佺的《湘西紀行》，提供了來自「客」的視角，重新認識同一片土地，充滿新鮮感。同時，融入曹氏過去的閱讀與美感經驗，從景物觸發個人的情懷，讀來較方志更有感情與趣味。



¹⁴⁴ 同注 43。

第四章、《湘西紀行》的人文交流

第一節、社交活動

曹學佺自福建前往湘西的旅途中，除了固定隨行的遊伴鄭紱、吳拭、喻子奮、陳有美等四人外，¹⁴⁵還受到沿路縣府官員的接待，以及王府貴人的招飲。事實上，旅遊途中，遊客受接待的熱情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遊客本人的身分地位。從日記裡可以看出，曹學佺以公務赴任，謁見路上的行政長官，是必要的禮節，但未必所有的官員都能接受拜謁。如五月三十，抵達贛州府後，唐中丞移病以書相聞。中丞唐世濟，字美承，浙江烏程人。萬曆廿六年進士，授福建寧化知縣，歷官左都御史。¹⁴⁶有的官員僅留下寒暄客套的紀錄，未有詩文作品。而許多地方官員則熱情款待曹學佺，設宴互相以詩酬酢。此中可見交情的淺薄深厚各有不同，筆者將交遊關係分為「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等類別來梳理湘西行的人際網絡，製表如下：

表五：「曹學佺湘西行交遊關係表」

日期	關係	交遊人士	說明
四月十三	<input type="checkbox"/> 朋友 <input type="checkbox"/> 地方官員 <input type="checkbox"/> 同鄉 <input type="checkbox"/> 後輩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其他	雪峰寺僧	雪峰寺僧尾余舟，邀登峰頂，以雨甚，不果。
四月十五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朋友 <input type="checkbox"/> 地方官員 <input type="checkbox"/> 同鄉 <input type="checkbox"/> 後輩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陳磐生	夜同孟慶宿陳磐生寓舍。
四月十六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朋友 <input type="checkbox"/> 地方官員 <input type="checkbox"/> 同鄉 <input type="checkbox"/> 後輩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臧幼惺、陳磐生	與臧幼惺、陳磐生過溪夜遊小武當。
四月十七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朋友 <input type="checkbox"/> 地方官員 <input type="checkbox"/> 同鄉 <input type="checkbox"/> 後輩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臧幼惺、陳磐生	與臧幼惺、陳磐生就談整日。
四月十八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朋友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地方官員 <input type="checkbox"/> 同鄉 <input type="checkbox"/> 後輩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臧幼惺、陳磐生、張必遇、吳公	發困關，與幼惺憩磐生小樓，半晌而別。函請分司吳公、驛丞張必遇修整破橋。

¹⁴⁵ 徐燊自芋原驛送行至福建邵武府樵川驛，於四月三十日和曹氏分道揚鑣。

¹⁴⁶ 《福建通志·名宦》卷 32，頁 482。

四月二十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吳僑、夏以賓 潘之佳、祝公	抵延平分道，祝公病，不出拜，以書相聞。延平府同守吳僑、節推夏以賓接待。南平縣尹潘之佳前來相見。
		朱士美、朱朝侯、朱子祥、李玄同	門人朱士美及其兄侄招待夜飲家中。
四月二十一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吳會之、廖龍友	廣文林樵之學舍青衿以扇絹索書。
四月二十三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朱振斗(又郊)	順昌縣道左親自迎接
		洪汝如、林振(能初)、陳經理(以燮)、盧旭日(若木)、林撰(其修)、吳衍(仲敷)、林捷(得先)	地方私塾教師洪汝如率眾門生前往順昌縣府請益。
四月二十四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張見一	順昌縣公，招飲玄妙觀。
		吳靖、余繼宸、盧旭日	洪汝如門生吳靖、余繼宸求見，盧旭日向曹學佺索詩。
四月二十五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洪汝如及其弟子	送曹學佺到中火舖才道別。
		張孝廉	晚間造訪。
四月二十六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張孝廉	早上回訪張孝廉，飲於其家。
		僧人性炳	邵武西山寺僧性炳，以茶餅招待曹學佺。
四月二十七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朱懷吳、張奇兆、劉紹先、何允中	分別為邵武府郡丞、別駕、思理及知縣，與曹氏相拜。朱懷吳、劉紹先伴遊熙春山。
四月二十八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朱懷吳、楊青耒	薄暮，宴飲於楊青耒家。
四月二十九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鄭之僑	夜宿鄭君之僑住所，受到殷勤款待。
四月三十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	翁應祥(兆吉)	杭川縣令尹，江蘇常熟

	輩□其他		人，以扇索書。
五月初一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洪汝如、吳衍	順昌縣塾師及弟子一路相隨，至杉關才與曹學佺告別。
五月初二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殷聘尹	早晨，與江西新城縣令尹殷聘尹相見。
五月初三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鄧漢(遠遊)	晚間，與鄧漢夜飲齋頭。
五月初四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謝文錦(玄中)、林靜宇、陳定宇、鄭愚公	巡案御史謝文錦、湖東道林靜宇相拜，南京御史陳定宇和真定太守鄭愚公也前來問候。
		朱震儀(震)	益王以禮相待。
		林憲副	下午和林憲副飲於盱江樓。
五月初五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鄧漢(遠遊)	鄧漢招泛盱江，載妓到驛亭張宴
五月初六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朱震儀(震)	益王殿下賜宴。
		游子騰(不暈)	福建莆口人，益王門客。
五月初七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梅京(子庾)、鄭愚公	午間赴梅秀才席，傍晚赴鄭愚公席。
五月初八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游子騰(不暈)、鄧漢(遠遊)	同游子騰、吳去塵等人登麻姑山。晚上和鄧漢赴陳侍御席。
五月初九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鄧漢(遠遊)	與鄧漢話別
五月初十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李玄同	自建州出發，舟行一百里至梁安峽，李玄同追及客舟。
五月十一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曾化龍	臨川縣尹，為曹學佺易官舫。
五月十二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李玄同	晚間與李玄同、吳去塵等人散步江滸，探查饒氏之居。
五月十四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謝武林、胡瞻明	粵西藩臬謝武林、胡瞻明持書速見。
五月十五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喻宣仲、喻季布	喻宣仲偕同其弟季布帶

	輩□其他		餐食到官舫，與曹學佺一同用餐。
五月十六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喻季布、俞醇宇、蔡景運、真存古	午間飯喻季布家，同鄉俞醇宇、蔡景運、真存古三公招飲于別署。
五月十七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朱謀璋(鬱儀)、熊石門、張大朴、劉實菴、劉斯韋	朱謀璋送餐點來舟中，夜飲熊石門方伯家，其婿尚寶張大朴陪。張大朴為曹學佺座師張治之子，劉實菴為曹氏同年，抱恙謝客，其子劉斯韋出見。
五月十八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喻宣仲	南浦發舟之章貢，行四十里至高家渡泊，喻宣仲見送，與之談竟日。
五月二十一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喻宣仲	午後風稍止息，乘舟離開豐城縣，與宣仲道別。
五月二十二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劉尹鶴、蔣允雍、盧化龍	臨江府郡丞、司理以及清江縣縣令遣使問候。
五月二十四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金自皞	峽江縣令，休寧人，曹學佺至縣府與其相問答。
五月二十六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吳廷掄、陳鳴陽、張雨若	午時至吉安，郡公吳廷掄、郡丞陳鳴陽相拜。湖西道張雨若為曹學佺同門進士，曹氏前往探病。
五月二十七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李世英	陸行八十里至泰和縣，與縣公李世英暢談蜀事。
五月二十八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姜應龍	行一百二十里至萬安縣，縣公姜應龍相見。
五月三十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汪來虞、陸瑞亭、唐世濟	嶺北巡守汪來虞、郡縣陸瑞亭拜見，巡撫南贛都御史唐美公因病謝客，留信相問。
		吳汝鳴、彭興	吳汝鳴、彭興祖、喻應

		祖、喻應益(叔虞)、黃九洛	益、黃九洛攜帶酒食來官署。
六月初二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吳汝鳴、彭興祖、喻應益(叔虞)、黃九洛	黃九洛招呼彭興祖、吳去塵、喻叔虞、鄭孟麟、吳汝鳴、喻子奮等人和曹氏於光孝寺之擢纓亭集會懷古。
六月初三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吳汝鳴、陳瑾	吳汝鳴攜酒食於公署中餞行。夜行四十里至南康縣，縣公陳瑾以禮相待。
六月初四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孫同倫	曹學佺至南安府，作一律詩給太守孫同倫。
六月初八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張翼軫	行八十里至平圍驛，又八十里至韶州府，曲江縣郡守張翼軫，謁于芙蓉驛。
六月十一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江中龍(正中)	英德縣令尹江中龍接見，甚歡。
六月十五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林五磊、夏武濟、蔡玉峽	渡羚羊峽四十里至肇慶府，嶺四道林五磊、太守夏武濟、別駕蔡玉峽，到曹學佺舟中拜見。
六月十六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林游戎、蔡為適	午刻，同孟麟遊七星巖，兵憲林游戎、蔡為適先後抵達，一同遊覽。
六月二十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黃翼登	行六十里至德慶州，州守黃翼登，為閩之南安人，招待當地寄酒，味道甚佳。
六月二十三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曾公、鄭公	梧州府守道曾公與曹學佺同籍，中水鄭公則有二十年交情。下午與二公於別署飲酒談天。
七月初一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胡瞻明、王天虞、李友梅、張	抵達平樂府，監司胡瞻明，曹學佺之同年也，

		九經、鄭圭	與叅戎王天虞拜訪曹氏。署郡事同知李友梅、通判張九經、平樂縣知縣鄭圭也一同進謁。
七月初四	□朋友■地方官員□同鄉□後輩□其他	江澹然、韋宗孔、陳塾、蔣爾、鄭紹武	午刻，抵八桂公館。桂林太守江澹然、同知韋宗孔、通判陳塾、推官蔣爾和桂知縣鄭紹武皆到場迎接。

經過筆者的整理，湘西行所接觸到的地方官或幕僚最多。曹學佺宦遊路上，不僅標記了留宿的驛舍，亦註明了停留的官署。曹學佺在家鄉蟄居十年後，重返官場，非常需要同僚的照應。在赴任的途中，依禮拜訪僚友，廣結善緣，也聯絡彼此感情。曹氏與當地縣公幕僚分享沿途的風光或初來乍到該地的觀察，像是四月十八至黃田驛，他便修書給分司吳公言：「道中有石橋，功已垂成，但虧蔭舍十許間，雨水浸淫及基心，為惜之」，¹⁴⁷期盼吳公能協助整建石橋，保障用路人的安全。曹氏也會與僚友討論公事，交換彼此做官治理地方的經驗，如五月二十七，經陸行至泰和縣，縣公李世英為蜀人，而曹學佺曾在萬曆三十七年調任四川右參政，三十九年升任四川按察使，在這段時間還考察蜀地風俗習慣，作《蜀中廣記》一百零八卷。因著地緣關係，而與縣令李世英，暢談蜀事。

表中有部分的驛宰或幕僚，並未載明詳細的姓名，史冊上也難以考證，可能與曹氏僅有一面之緣，互相拜謁交接後就此別過，沒有留下隻字片語，但仍簡短錄於《湘西紀行》裡。由此可見即使與對方沒有深交，曹氏依然做足人情，無非都是希望在宦遊過程能平安順利。多一分招呼與照應，對於身處在異地的「客」來說，都是一分隱藏的守護，在必要時能夠發揮功能。

¹⁴⁷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1-2。

第二節、酬酢贈答詩探討

曹學佺才氣縱橫，在文壇上亦有名聲，因此，有許多地方官慕名求見，或是持扇子手絹希求曹氏的詩文，他們本身亦具有相當的文學素養，頗有以文會友的雅興。如順昌縣公張見一招飲於玄妙觀、邵武府郡丞朱懷、司理劉紹先邀請曹氏同登熙春山，宴飲欣賞熙春之美。行至杭川縣時，令尹翁應祥，字兆吉，常熟人。萬曆二十八年舉人，歷官朔州、知州。有杭州集、雲朔集、首蓿齋集、歸園集等。¹⁴⁸以扇子欲求曹學佺的詩文，曹氏遂作一律詩回復：

閩地行將盡，杭川客思多。夏雲彌晦節，山雨長新禾。攬勝堪棲鳳，臨池豈換鵝。君居言偃里，化俗自弦歌。¹⁴⁹

首聯寫到自己從家裡出發後，在閩地經過幾日的勞頓，即將離開福建故土，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感慨，讓曹學佺思緒翻湧。接著，寫到他沿途看到的景致，有初夏的雲彩，也有山裡帶來的水氣滋潤新長的稻苗。「晦節」指的是農曆每月的最後一日，即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曹氏在四月二十二日出發，則此晦節為天啟三年四月三十。¹⁵⁰同時，飽覽當地名勝自然，認為這樣的好環境，甚至連鳳凰這樣的稀世瑞獸都能棲息。並化用王羲之「臨池學書」與「換鵝」的典故，談到刻苦學習的目的，難道只是滿足個人的喜好？勉勵與子游同為常熟人的翁應祥，應善用所學，以禮樂教化百姓，使杭川縣內弦歌不輟。藉由這樣詩歌的酬贈，不僅與縣府官員討論地方行政事務，更有文學的交流。在唱和的過程中，友誼也從中滋長。因此，曹學佺有許多官場上的僚友，也是切磋文藝的文友。

人在異地，若能與好友重逢，那是無比欣喜的事。《湘西紀行》記五月初三

¹⁴⁸ [清] 潘介社：《明詩人小傳稿》，頁 499。

¹⁴⁹ [明] 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6。

¹⁵⁰ 任玉慧：《曹學佺「桂林集」校注》，(廣西：廣西師範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5 年)，頁 34。

抵達江西建昌府時，就受到故友鄧漢接風歡迎。鄧漢，字遠遊，建昌新城人，自號簫曲山人。年三十，登萬曆戊戌(1598)進士，除浦江知縣，調秀水，再調內黃。徵授河南道御史，後被命巡按雲南，陞山東副使，歷浙江參政、山東按察，以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忤魏忠賢、戍貴州。崇禎初放還，未及用而卒。有《留夷集》、《南中集》、《洪泉集》各四卷。¹⁵¹鄧氏與曹學佺夜遊盱江共度端午佳節，賦有〈午日鄧遠遊招泛盱江載妓到驛亭張宴〉：

和風令節正相宜，公子同舟樂可知。綵縷辟兵懸此日，雕欄喚妓立移時。
雲山初霽如膏沐，洲渚層林欲蔽虧。新月一彎花外見，清光偏似妒雙眉。

152

「午日」即為端午節。依遊記記載，五月初五曹學佺隨鄧遠遊，直到五月十三日才在船上補作舊題。此詩寫到宴遊當日是風和日麗的好天氣，除了有友人、美妓陪伴外，曹氏不忘記下所見的美景。將剛放晴的雲山比喻成「膏沐」，指雲霏開後綠油油的山色，像是塗了婦女潤髮的油脂般發亮，而江上的小洲則是若隱若現。夜裡升起的一彎新月，散發著清明的光，彷彿在妒忌美人的雙眉，此處將「新月」擬人化，利用其與「眉」相似的形狀，把「美景」和「美人」連結，相映成趣，也表現賓主盡歡的宴遊之樂。五月十七則夜飲熊石門家。熊宇奇，江西新建人。萬曆十四年進士，官福建按察副使，歷至湖廣右布政使。¹⁵³在福州任官時，與曹學佺已相識。此次，曹氏湘西行經過江西省，亦熱烈款待。

除了舊識之外，還有許多慕曹學佺之名的民間學士，領著學生前來交遊，互相切磋文藝。像是延平府順昌縣的塾師洪汝如，和其門人前後九人，分別是朱振玉(又郊)、林振(能初)、林撰(其修)、陳經理(以燮)、盧旭日(若木)、吳衍(仲敷)、林捷(得先)、吳靖與余繼宸等人執禮前來拜謁。曹學佺的日記詳記了門生的名與

¹⁵¹ [清] 潘介社《明詩人小傳稿》，頁 142。

¹⁵² [明] 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12。

¹⁵³ 乾隆《福州府志》卷 29，頁 38

字號，可見他對於後輩栽培的重視。同時，曹氏以多首詩贈答，感謝洪汝如等人的熱情，如四月二十三有詩其二云：

授業諸門第，周旋一動容。因師而及友，執禮亦何恭。越境來三舍，停雲出兩峰。顧余慙薄劣，奚以答章縫。¹⁵⁴

首先寫到洪汝如為塾師，教授的子弟遍及各階層，他帶著學子一同依禮恭敬的謁見曹學佺，因著汝如的關係，使這些學子得以拓展人脈，精進學業，令曹氏十分感動。「越境來三舍，停雲出兩峰」兩句，可以看到當學佺離開富屯時，眾弟子們甚至從順昌一路送至富屯城郊，洪汝如和吳衍更到福建和江西邊界才與曹氏道別。晉代陶淵明〈停雲詩·序〉：「停雲，思親友也。」，又古時順昌縣有驛名曰「雙峰」，可見曹學佺與汝如等人相談甚歡，帶著不捨的心情離開順昌。詩末曹學佺謙虛的自稱才學淺薄，僅以詩文盡力回應洪汝如與門生的殷情款待。

再者，若在外地遇到同鄉人，那就格外親切了。曹學佺來自閩地，一路上也受到不少福建同鄉人的幫忙，在《湘西紀行》中皆特別註錄，如游子騰，字(勿)不羣，福建莆田人。江西益王府幕僚，作《竹香齋詩》，學佺作序。序中云，與其祖宗謙，父及遠(元封)，諸父元藻，號稱五游，科第連禪簪纓奕世者。¹⁵⁵在曹氏停留在建昌府時，同遊麻姑山；還有江西臨川知縣曾化龍，晉江人，萬曆己未進士，累遷僉都御史巡撫。¹⁵⁶替曹氏一行人更換官船，使他們的旅途更舒適；以及南昌僚屬喻醇宇、蔡景運、真存古相聚相飲……等。對於鄉土共同的感情，凝聚異鄉遊子們的心。無論是伴遊，或是提供交通的協助，人不親土親，在異地打拚的辛苦，使同鄉人更加團結，願意將手上擁有的資源分享給鄉親。從曹學佺的記載，也可以發現閩人外流的情形。許多福建仕子未順利獲得功名者，在江西、廣東、廣西受聘為幕僚，屢見不鮮。

¹⁵⁴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3-4。

¹⁵⁵ 見《六四文》，頁12。

¹⁵⁶ 《福建通志》，《文津閣四庫全書》卷45，頁149。

除此之外，曹學佺在旅途中還受到王爺的款待，如益王朱由本(1588-1634)，字震儀，萬曆三十五年，以鎮國將軍進封嘉善王。三十九年改封世子，四十五年(1587)襲封。年36歲，諡號定王。¹⁵⁷在五月初六有〈益藩賜宴贈送有加呈一律〉，從詩句「拜祝五絲蒲節值，寧須弔屈入瀟湘」，可知為益王在端午佳節宴請曹學佺所作。旅途所謁見的王氏宗親還有朱謀埠，字鬱儀，甯獻王七世孫。萬曆二十六年，以中尉攝石城王府事，理藩政三十年。賢而好學，嘗偕豫章詩人結社龍光寺，卒後諡貞靜先生。¹⁵⁸除此之外，曹學佺在萬曆廿三年進士及第，因著科舉考試的關係，結識了同年上榜的其他文士與主考官，產生了深厚的情誼。行經江西時，即拜會了座師張治之子張大朴，張治(1538-1605)，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萬曆廿六年，因妖書獲罪歸隱。還有同年劉一燝。劉一燝(1567-1635)，字季晦，江西南昌人。光宗即位時，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崇禎年間，官累至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天啟二年三月為魏忠賢矯旨辭出，後來被列入東林黨名單中。¹⁵⁹曹學佺於南昌府時，劉一燝身體不適，無法見客，遂請其子劉斯韋轉達問候之意。另外，五月二十六到吉安螺川驛，湖西道張玉若為同門進士，¹⁶⁰因病無法起身見客，曹學佺便親自前往探病，寬慰張氏，並作一短歌行云：

三十年來交已久，別離日多稀聚首。但逢芳草動相思，誰信垂楊生左肘。
君言識我朱顏時，胡然素雪盈鬚眉。舍人若不預通刺，乍見應詢是阿誰。

161

詩中寫到曹氏與張玉若交情長達三十年之久，但分開的時間比相聚的時間多很多。旅途上見到芳草連天牽動了相思之情，卻沒想到接獲故人生病的消息。「垂楊生左肘」出自《莊子·至樂》：「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

¹⁵⁷ [清]張廷玉：《明史》諸王世表五，頁2945。又見乾隆刻版《益藩朱氏宗譜》。

¹⁵⁸ [清]潘介社：《明詩人小傳稿》，頁208。

¹⁵⁹ [清]張廷玉：《明史》卷240頁6238-6242。

¹⁶⁰ 《明熹宗實錄》天啟二年九月戊戌：「起原任廣西布政使司參議張汝霖為江西布政使司參議、備兵湖西道」。經查《湘西紀行》所記張兩若應為「張玉若」，為曹學佺誤植。

¹⁶¹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16-17。

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意指疾病或災變。再言張君與曹學佺在青春年少時相識，再重逢時，突然發現鬢眉都花白了。如果舍人沒有事先通報來訪者的姓名，忽然見到對方應該會先詢問來者何人吧。此詩以淺顯的文字，敘述自己與張玉若自年輕至今的友情，驚嘆時光荏苒所帶給彼此身體上的變化，縱使如此，互相扶持的情誼並未改變。經過好友的安慰，張玉若的病情也稍有了起色。其次，筆者在對照文獻資料後，發現有部分人名誤植的現象，如平樂縣知縣鄭圭，曹學佺誤作「奎」¹⁶²，以及益王朱震儀，誤寫作朱震「寰」，可能因字形相近，又未再查證，而造成的錯誤。



¹⁶²同治《廣西通志·職官》卷 34：「鄭圭，仁和人，天啟三年平樂知縣。」(頁 2)

第三節、訪古記憶的對話與再創作

在社交活動之外，曹學佺遊歷的路上，也探訪許多遺址與古蹟。過去著名的騷人墨客，可能同樣在行旅的過程，受到自然地景的觸動，或心有所感，而留下了相關的詩文作品。因著文人的名聲與成就，連帶提升了該地的知名度。除了特殊的自然景觀，典範性人物的傑作與遊蹤，使仰慕者趨之若鶩，成為吸引眾人造訪的賣點，前人的作品也變成該地的特殊標的。文人在尋幽訪勝的同時，嘗試創作與典範者唱和，欲抒懷古之幽思，揣摩前人的心境，產生跨時空的共鳴與對話，同時，也想要創造屬於自己與該地的獨家記憶，曹學佺也不例外。《湘西紀行》日記裡懷古的相關紀錄，曹氏的創作可分成幾個部分：一是以前人之作為敘述參考對象，透過個人親身歷與昔日的文本對照後再創作，具有詠懷和典範性人物致敬之意。其次，則有以該地的風貌建物為吟詠主題的作品，著重於當地的歷史演變，以及古蹟的建置考察。再者，則是偏向於考辨古物，透過實地探查，考證史料記載的真偽。最後，單純記敘遊歷過程的段落。筆者試以上述分類，探討曹學佺訪古的經驗與敘述方式，並比照過去與曹氏的文學作品，研究同一地點，在不同時空背景的旅人觀察和體會後重新被認識與詮釋的可能。

表六：《湘西紀行》訪古書寫分類表

地點	《湘西紀行》	分類
泰和縣 白下驛	泰和縣，名西昌，驛名白下，故王勃有「白下窮交日，昌亭旅食年」之句，予懷以一絕云：「滕王閣上賦猶懸，白下題詩旅食年。一路隨君蹤跡去，廣南搖舸入龍編。」 ¹⁶³	■詠懷古人□古蹟歷史□地景風貌□考辨古物□其他

¹⁶³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17。

光孝寺	午後，黃九洛招同彭興祖、吳去塵、喻叔虞、鄭孟麟、吳汝鳴、喻子奮集光孝寺之擢纓亭，為宋蘇子瞻夜話處，賦一律云：「山門既閒曠，池水復淪漪。頓失南州暑，重修禊事期。亭空宜遠色，樹偃得幽姿。夜話名賢盡，風流又一時。」 ¹⁶⁴	■詠懷古人□古蹟歷史□地景風貌□考辨古物□其他
小溪驛	小溪、赤石、鳳皇岡諸處，曩為洞徭出沒之區。我明正德間，都御史王守仁，剏置城堡，扼其要害，以陳戍守，居者、行者庶有寧宇，至今賴之。 ¹⁶⁵ 壁間有文成公詩扁，和者甚眾，予亦撰一律，以東太守孫公，公名同倫，南直隸靖江人，為德化令，與予有平生交，詩云：「別君猶記在湓城，此日相看五嶺橫，驛傍古梅秦地信，營開垂柳漢時旌。」 ¹⁶⁶	■詠懷古人■古蹟歷史□地景風貌□考辨古物□其他
唐洪二公祠	唐洪二公祠，蓋宋唐質肅 ¹⁶⁷ 、洪忠宣皆嘗謫居于此，令君更欲推廣前後名賢，如張曲江、韓昌黎、鄭監門、米襄陽、蘇長公或編管此州，或游寓茲土，得合而祠之。其庀材有日矣，意欲推一主盟者，予雖讓不敢當，而力為之從史。 ¹⁶⁸	□詠懷古人■古蹟歷史□地景風貌□考辨古物■其他
南山寺	城南數百武，有南山寺，而志云：「三里」者，從縣治言也。寺剏于唐大通間，名「果業」。至宋改名「聖壽」。蘇子瞻謫循州時，同其子叔黨過之，與隱者石	□詠懷古人■古蹟歷史□地景風貌□考辨古物□其他

¹⁶⁴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21。

¹⁶⁵ 〔清〕張廷玉《明史》卷 194 云：「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仁才。十一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當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洑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郴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撫文森託疾避去。志山合樂昌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玘戰死。」頁 5160。

¹⁶⁶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22-23。

¹⁶⁷ 《宋史》卷 316《唐介傳》：「唐介（1010~1069），字子方，湖北江陵人。天聖八年（1030）舉進士，為武陵尉。入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皇祐三年（1050）彈劾宰相文彥博，貶廣東春陽別駕，改英州別駕。後入直集賢院、知諫院，任御史中丞等。」

¹⁶⁸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30-31。

	<p>汝勵談羅浮之勝，有題刻在石壁上，久已不存。僅有南渡紹興七年，真陽宰李閻摹刻。後四十三年，黎崖清江傅雱跋，其中有毀訾磨去之語，是必紹勝初章蔡諸奸毒手也。更有宋元祐年，郡守浮陽吳瑄寶臣會循守建安連希元才父、護戎大梁郝琮器之。潯江都虬韶石胡濬淵明、真陽令番禺吳邈達夫同遊。辛未季春二十五日，從事錢塘陸連潛聖題；又有嘉祐年，令李庾卿、簿趙昌宗、尉周顯題。又有建中靖國元年一絕句：「南山亭榭復修完，上枕蒼崖下碧灘，此景詩人吟不盡，丹青圖畫也應難。」孟冬五日，朝散大夫知州事譚粹，又有慶元四年十月晦，提點刑獄陳曄來游；又有三山學圃陳先生〈醉時歌〉；嘉泰元年重九日，朱子更書；其語率淺俚，後人附會為陳搏作，建石亭以護之，殊可笑。¹⁶⁹</p>	
<p>張丞相祠、六祖院</p>	<p>關之左脅，有雲封寺，舊名「梅山院」，今為張丞相祠，有元時勒先天二載曲江所撰銘，亦泯滅過半。祠右脅一門，為「六祖院」，院西廊有泉一區，石欄護之，甘冽殊甚，傳即「六祖卓錫泉」也，但考放鉢石已烏有，六祖直證無上菩提，其夜半負衣鉢至梅嶺，為神秀之徒數十人追及，因放鉢石上，眾人舉之不動，各散去。此其說誕妄不足信，而佛子每喜談之，不知何故？且寺僧畜豕豎，熟于迎送，院內六祖有二像，皆衣黃袈裟，予問其義，答曰：「此二壇越所施，難于去取。」可為揶揄。而寺前穿壁之泉，不能就潤，</p>	<p>□詠懷古人■古蹟歷史□地景風貌□考辨古物■其他</p>

¹⁶⁹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30-31。

	<p>散行道中，與牛溲馬渤相和，亦一厄也。」……謁張曲江祠有作：「層層梅嶺役丁夫，丞相祠堂自一區。風度朝中明主憶，雲封寺內聖僧俱。嘗聞詩品多邊幅，誰信謳歌在道途。今日為霖思轉切，忍令崖草盡焦枯。」…入關書所見數絕：「昔有梅山院，冷然見祖風。攀緣迷自信，此際頓成空」，又「法豈傳衣逝，泉因卓錫甘。欲將無垢水，洗此妄庸談」。¹⁷⁰</p>	
大鑿寺	<p>謁六祖于大鑿寺。大鑿，祖師法號也，六祖道場在曹溪之南華，距城六十里而遙，時因旱，太守遣從官輦至城內，祈禱僧徒羅列廡下誦經，極嚴毖。因出祖師所傳衣鉢及藤屨子、碓米石示予，予覩衣，故水田式僅存一二段，質如西洋布，文理采色，猝難置辯，但知其精細而已，然以手觸之，輒恐脆壞。僧家云：「即初祖達磨，自西方來。」審爾，則為千年物矣。鉢即近時所置，而簌其原者，如兩指大，非鍍非石，骨董家所云：「黑漆古是也！」屨子底厚三寸許，前後絆俱脫，而護趾者存，花縷甚精，略如道冠之狀，想師衣紫後，為官中所賜，非作務時能辦此。碓米石，純黑色，狀如豬肝，上有刻云：「龍朔元年，盧居士識」八字。比丘云：「是石在黃梅五祖寺，後有達官携至韶。」石質字畫俱完好，予因歎絲苧之屬，不如金石之壽也。又有先天二年及我明天順元年護藏勅，皆填本；其天順年，又附以番書，譯其義，亦近俚，殊不可曉。予乃作禮而去。¹⁷¹</p>	<p>□詠懷古人□古蹟歷史□地景風貌■考辨古物□其他</p>

¹⁷⁰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24-25。

¹⁷¹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27-28。

<p>峽江廟</p>	<p>臨江有峽江廟，舊志廟有秦時犧樽，制作甚古。宋宣和間有彊取之者，舟出峽，風濤大作，其人懼甚，迴棹還之，始得安流而去。予詣彼觀焉，廟貌已新，設神像有五，而居中者，女神也，稱「曹王娘娘」，不知何所本？秦時犧樽則絕，無影響矣。題峽山廟：「風雨淒其嘯斷員，一區遺廟瞰江門。粵人香火今猶盛，秦代犧樽已不存。峽口有神同姓氏，瀧頭無畏異鄉魂。海雲尚隔浮湘路，兩月離家未足論。」¹⁷²</p>	<p>□詠懷古人■古蹟歷史□地景風貌■考辨古物□其他</p>
<p>峽山寺</p>	<p>登峽山寺，寺據北禺與南禺對峙。為峽，然不如湏陽峽之隘而且長也。前後峽水溜急，獨當寺處渟泓紆緩，故蘓子瞻有「地轉凝碧灣」之句。入寺石級殊修治，竝無正殿，其與山門相直者，曰「涵碧堂」。又上，則祠大士，而鐘鼓樓在左右脅，丹堊俱新施者。由涵碧堂東陟數武，有「定心泉」出墻壁間，以石盂承之，即蘓長公、唐子庚所數稱「清遠峽水」也。西域三藏法師建精舍于獅子臺，以乏水為慮，忽有老人指曰：「但定其心，何慮無泉？」師遂鑿石得泉，按此宜在深山中，未應寄廡下也。「定心」之名，似亦沿其說耳。稍上數十級，有挹泉亭，位置殊不稱，折而左為二聖殿，即《山海經》黃帝之二庶子，曰「禺陽、禺號」也。又左而百級，有嘉會亭，徑多新植之松，面頰大江，亭為清遠衛參軍沈時爟建，又上百級為半雲亭，松益老，逕益崎嶇，西山之瀑布，時射松罅間，其水聲與松濤相亂，而亭則知清遠縣事劉初學</p>	<p>□詠懷古人■古蹟歷史■地景風貌□考辨古物□其他</p>

¹⁷² [明] 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32-33。

	<p>建也。又上百級有奇，為雲蘿道，援蘿而行，不滿五十步，有巨石中橫，石頂松陰翳之，其下鐫有「蒼、雪、崖」三字，又二十步，所額曰「天城」，固爾雅所云：「梧丘」也。¹⁷³</p>	
--	---	--

由上表可知，曹學佺遊覽古蹟的描寫，文體選擇方面，在「古蹟歷史」與「考辨古物」上，多運用文來敘明過去演進至今的脈絡，還有自己至現場觀察的結果。閱覽前賢的作品，易引發曹氏的詩興，作詩與之相和，見證跨時空的對話，故多以詩「詠懷古人」。而「地景風貌」的部分，則詩文兩種表達方式都有。散文能細膩寫出自己所見當時古蹟的保存狀況，諸如古寺各廳所祀的神祇、名家題字的磨損程度等，皆可鉅細靡遺的陳述。詩作則是較簡潔的概括該地地景環境，以及自身的感受。以下按分類項目逐一分析。

首先，就文章為數較多的遺跡歷史而言，曹學佺依過往的閱讀先備知識，詳述該處的發展脈絡。同時包含整理曾到此一遊的文人雅士所遺留的痕跡，像是壁上的摹刻、題辭、序跋等等。如六月十一遊南山寺，便以縣志為線索，記唐宋時期寺名的改變。並記各朝代名士的遺跡，連蘇子瞻與隱者對談的題刻，受風化侵蝕不復存，或部分被磨損的黎崖清江傅雱跋，都詳細紀錄下來，提供後世相關的文獻記載。值得注意的是，曹學佺不僅只註錄古蹟的歷史流變，他還會在實際到訪後，提出自己的見解。像是訪六祖院時，相傳有背負六祖的衣鉢來梅嶺者，被神秀之徒追趕，欲搶其衣鉢，結果將衣鉢放在石頭上，眾人欲取之，卻完全無法移動，只好放棄。許多寺裡的佛子，對於此說稱頌不已。曹學佺卻直接在日記中批評「其說誕妄，不足信」。接著，曹學佺發現院內給兩尊六祖佛像都披黃色袈裟，問其故，寺裡人反應是兩位施主所供養，不能輕易取下，語帶嘲諷之意。以及寺前穿壁之泉，散行道中，與牛溲馬渤微賤的東西相合兩例，來抨擊後人僅注重實體形象的膜拜，而忽略了佛法內在的精隨。並作絕句云：

¹⁷³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34-35。

法豈傳衣逝，泉因卓錫甘。欲將無垢水，洗此妄庸談。¹⁷⁴

寫到佛法豈會隨著傳承的衣鉢毀壞而消逝，泉水是因為僧人的駐錫才變的甘美，暗示所崇拜的外在事物，皆仰賴內在修行的支撐，才能千古流芳。若僅只是攀緣外境顯現出來的成果，而不加緊提升內心的修為的話，就容易流為形式，失去它的珍貴之處，與一般事物無異。

其次，為該地建物風貌的描繪，以峽山寺的描寫為例。曹學佺先寫寺廟所在的地理位置，在滇洋峽的疏闊之處，前後峽水較急，惟寺前較緩。再寫入寺後，拾級而上，逐一列出所見廳堂的樣貌，包括涵碧堂、定心泉、挹泉亭、二聖殿、嘉會亭、大江亭、半雲亭、雲蘿道等等，依循著遊覽路線，層層遞進的介紹各處的特色，寫下自己主觀的觀察，給讀者身歷其境的感受。同時，在地景風貌描述中，兩度引用蘇軾遊歷峽山寺的詩句與評價，可見蘇子瞻的遊歷經驗帶給後世的影響。見其〈峽山寺〉一詩：

天開清遠峽，地轉凝碧灣。我行無遲速，攝衣步孱顏。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為關。石泉解娛客，琴築鳴空山。佳人劍翁孫，遊戲暫人間。忽憶嘯雲侶，賦詩留玉環。林空不可見，霧雨霾髻鬟。

175

蘇東坡在紹聖元年被貶至嶺南，元符三年宋徽宗即位，向太后垂簾聽政，下詔令其北還。在南貶與北歸的過程，蘇軾曾兩度遊歷清遠，在飛來寺遊玩時作〈題峽山寺〉一詩。首聯兩句氣度恢弘，可見清遠峽匯聚滇水、洸水，具有非常充沛的水量，不僅如此，曹學佺更徵引「地轉凝碧灣」一句，印證他的觀察，龐大但舒

¹⁷⁴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25-26。

¹⁷⁵ 〔宋〕蘇軾：《蘇東坡詩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1954。

緩的水勢正好凝聚在寺前，十分壯觀。蘇軾的詩以自適的腳步，遊覽峽山寺，記乞食未還的山僧，看山上雲水的變化，靜聽松風吟，較著重當地山水景物帶來的感受，頗有享受自然，遊戲人間的瀟灑況味，與《湘西紀行》細緻的梳理峽山寺的建物結構不同。曹學佺還加上三藏法師定心泉的傳說以及亭台的建置人等等，補充了峽山寺地景建物的建造背景，與相關的歷史，使寫實的敘述更加飽滿。

再者，就古物考辨方面，曹學佺對於古蹟內收藏的古物考究用心。根據舊志或經典所記載，到現場親自比對。如到峽江廟，便去一探舊志記的秦代留下的酒器，並摘要記《明一統志》中關於秦時犧樽的故事，比對廟內新設的神像。另外，曹氏熱衷於探訪佛寺，從《石倉詩稿》裡可見，他到過的佛寺近百個。¹⁷⁶除了心學的時代思潮間接推動外，與曹學佺的人生境遇也有很大關係。他在宦途上遭遇巨大的挫折，雖對政治懷抱熱情，卻被迫還歸鄉里的無奈，種種原因促使曹氏尋求佛法作為心靈的寄託，從詩句「近且耽禪悅，山僧數往來」，¹⁷⁷可見他不但對禪理心馳神往，也廣交僧人朋友。然而，曹學佺自幼受到儒家教育的薰陶，儒家的價值觀認定與評判標準，依然深深影響他看待事物的態度。從他參訪大鑿寺的紀錄中，即可見其追根究柢的精神，不僅對於佛理有所嚮往，品鑑寺內古物也毫不馬虎。大鑿寺，在唐代更名為大梵寺，昔曹溪六祖得心要於黃梅，於此講道。《六祖壇經》記載：「時大師至寶杯，韶州韋刺史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開壇說法，僧尼道俗一千餘人」。¹⁷⁸並於明洪武八年修建，嘉靖十八年知府符錫重修，可見寺院悠長的歷史。¹⁷⁹曹學佺依所見的古物衣鉢、藤製木屐、碓米石條理分明地敘述。寫到袈裟的材質、皺褶色彩，並記「手觸之，輒恐脆壞」，凸顯古董因時代久遠，受環境溫溼度影響，容易脆化，保存不易。他細觀鉢的外觀，從顏色猜測所使用的材質，並與一旁的僧人討論。連藤製木鞋護趾的編織花紋、碓米石上的刻字與緣由，都仔細的加以描寫。

¹⁷⁶ 陳超：〈曹學佺的佛教情節〉，《福建師範大學學報》第3期，(2008年)，頁123。

¹⁷⁷ 〔明〕曹學佺：《石倉詩稿》卷三十一〈賜環篇〉。

¹⁷⁸ 〔唐〕釋慧能：《六祖壇經》(臺北：大乘定香精舍，2016年)，頁10。

¹⁷⁹ 〔清〕郝玉麟等監修：《廣東通志》卷54，頁482。

在探訪古蹟的記錄中，關於詠懷古人的部分較少，有五月二十七至泰和縣白下驛，曹學佺憶起王勃詩〈白下驛餞唐少府〉¹⁸⁰云：

下驛窮交日，昌亭旅食年。相知何用早，懷抱即依然。浦樓低晚照，鄉路隔風煙。去去如何道，長安在日邊。

王勃在江西省泰和縣白下驛餞別唐少府，首聯寫到客居他鄉，貧困度日，必須寄人籬下的時光。再寫兩人的交情，有共同的理想，雖然相識較晚，友誼依然。詩的後半部寫到返鄉的路漫漫，縱使思念故鄉，但尚未完成抱負，又怎能回去呢？只是前往長安的路途遙遠，似在天邊遙不可及。王勃才氣縱橫，但仕途之路並不順遂。回顧曹學佺的生平，政治生涯同樣起起伏伏，特別是經過十年，才重新回到官場，更能感同身受王勃的處境。故特別以一絕句詠懷：

滕王閣上賦猶懸，白下題詩旅食年。一路隨君蹤跡去，廣南搖舸入龍編。

181

〈滕王閣序〉為王勃駢文作品的壓卷之作，文章開頭寫景，述滕王閣的壯麗，再從宴會娛游寫到人生際遇，抒發個人的身世感觸，表露自己懷才不遇的憤懣。追憶王勃的同時，曹學佺也暗示自己的宦途坎坷，儘管赴任途中飽覽山水名勝，但內心憂思不減。後二句「一路隨君蹤跡去，廣南搖舸入龍編」中，「君」指王勃，他在二次被貶後，走水道去探視父親王福疇。王勃在上元二年(675)的秋天從洛陽出發沿運河南下，於八月中旬到達淮陽，又從淮陽到楚州。接著繼續南下，入長江後折向西行到江寧。約在上元三年，抵達交趾王福疇處。「龍編」是越南的

¹⁸⁰ 〔唐〕王勃：《王勃集》（太原：三晉出版社，2008年），頁28。

¹⁸¹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17。

古地名，為當時王勃父所在地。¹⁸²曹學佺藉此言湘西行的方向與王勃當年的路徑相似，並有追隨前賢的意味。又六月初二黃九洛召集詩友們於江西光孝寺聚會。黃九洛，江蘇姜堰人，字姬定，號有周。著有《歷園詩集》、《古學草堂詩集》，曾任虔州知府。¹⁸³宋哲宗年間，蘇軾前往嶺南赴職，訪贛州著名隱士陽孝本，兩人共遊光孝寺，在擢櫻亭賦詩對談，傳為佳話。曹學佺等人選在蘇東坡夜話處以文會友，頗有向宋代大文豪致敬的雅趣。曹氏亦賦一律云：

山門既閒曠，池水復淪漪。頓失南州暑，重修禊事期。亭空宜遠色，樹偃得幽姿。夜話名賢盡，風流又一時。¹⁸⁴

首聯寫光孝寺的環境幽靜空闊，池水面泛著細波紋。夜晚氣溫涼爽，南方地區的暑熱終於止息，眾人討論重新修訂三月的禊祭之事。接著寫擢櫻亭的景色，一旁的樹伏倒之姿也別具特色。尾聯寫到效仿東坡夜話，感覺風流媲美古人作結。

¹⁸²任玉慧：《曹學佺「桂林集」校注》，頁46。

¹⁸³〔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49。

¹⁸⁴〔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22。

第五章、《湘西紀行》文學表現特色

第一節、詩文互補的敘述方式

從文學史的發展脈絡而言，文體分為有韻、無韻兩類。六朝的文學理論批評家劉勰在《文心雕龍·總述》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足以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¹⁸⁵明確的點出有韻的文類，和無韻的筆類兩種，且由於內容不同，用途有別。劉勰以作品的性質與功能，作為文體分類的依據。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作家們靈活的運用文、筆兩種不同體裁的特色，相互搭配成出色的文章，《湘西紀行》也有此現象。

筆者爬梳曹學佺的旅行地圖後，發現八十三天的日記裡，採用韻散間雜的敘述模式進行書寫的篇章，約略有三十篇，幾乎佔了一半，可見遊記是書寫自由，包容性大的敘事載體。在曹學佺之前，已有韻散兼用的遊記名作。南宋大家范成大作《吳船記》，引多首杜子美詩，亦有東坡詩句，與所見到的景色相呼應。南宋陸游在《入蜀記》中，也經常引前輩詩作做考證，同時，在《劍南詩稿》中也收錄了不少入蜀詩。將他的詩與《入蜀記》的文相對照，方能完整了解陸游從山陰走向蜀地的經歷與心情。過去探討中國敘事文體的文獻，多將各文體分開論述，並偏重在小說的結構與敘述方法，較少留意到不同文體混用的情形，以及韻散文在同一文章中各自的作用。

明末人毛宗崗云：「敘事之中，夾帶詩詞，本是文章極妙處」¹⁸⁶從歷史的眼光看古典文學敘述中韻散兼用的現象，古文獻就記載有押韻、有節奏的歌謠，透過口語傳播流傳下來。而隨著文字的出現，除了韻語的經典《詩經》外，也出現散文化的史書，兩者相輔相成。《左傳》便大量引用《詩》，諸子散文亦引詩作為

¹⁸⁵ 王更生：《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祕寶——文心雕龍》（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頁145。

¹⁸⁶ 毛宗崗：〈三國演義·凡例〉，朱一弦、劉毓忱《三國演義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15。

說理的證據，尤其是《莊子》中反用詩義來塑造人物，得到很好的效果。而由諸子問答體和游士說辭演變的散體賦，也是韻散結合的結果。¹⁸⁷由此可見形式上兩者在文章中互相穿插，能夠相得益彰，使文章的表現更多元。

中國文學史存在抒情傳統，以情志為核心，劉勰《文心雕龍·知音》云：「夫綴文者情動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述明充滿感情的著作，方能感動讀者。從文學史的脈絡來看，詩為表達情感最佳的載體。《尚書·虞書·舜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陸機《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皆著重詩的抒情功能。但事實上，從中國詩歌的歷史演變來考察，有上古先民再現狩獵和耕作生活的《彈歌》、《擊壤歌》，再到《詩經》中的《大雅·生民》、《豳風·七月》、《衛風·氓》等等作品，以及《孔雀東南飛》、《陌上桑》等傑出的漢樂府。至唐代有被譽為「詩史」的杜甫，創作《兵車行》、「三吏三別」等反映時事的詩作，還有元稹、白居易強調寫實的新樂府等，足以勾勒出敘事詩發展演變的線索。¹⁸⁸可見詩體並不侷限於抒情，用於敘事亦能發揮出色。

古代散文的源頭和歷史敘事連結，《尚書》、《春秋》便是體例完善的歷史敘事。繼而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散文，以說理文、哲理散文和政論文，形成了散文的基本風格。隨著時代的演進，散文逐漸從單純寫事，轉向以事寫人，使情感成為敘事的目的，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即為最早明確而集中地把舒泄情感作為敘事目的的作品。¹⁸⁹散文的發展加入抒情後，達到新的層次，除了表達敘事者的個性外，也慢慢從章法結構、修辭技巧等方面提升文章的風神韻味，增加其藝術美感。相較於詩體而言，散文在表達方式和外在形貌上更無拘無束，內容更包羅萬象，既適合精確的寫景敘述，也能感性的抒發，非常富有彈性又多變化。綜上所述，韻散文體的作用並不特定侷限於「敘事」或「抒情」，而作為文學表現的兩

¹⁸⁷ 朱迪光：《中國古代敘事文體中的詩歌功能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頁3-4。

¹⁸⁸ 董乃斌：《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177-178。

¹⁸⁹ 董乃斌：《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頁313-316。

大手段，抒情和敘事不是矛盾的關係，他們既有區別又不能分開。¹⁹⁰因此，作者在文體上互相搭配，運用不同文體的特質，激盪出獨特的火花，使文章更豐滿。特別是在遊記的撰寫上，既有景物的描繪、古蹟的考察，又有觸景生情，以及對於歷史及個人身世的追懷等，透過韻散交錯的方式，更完整的描寫整趟旅程的經過及旅人的心境。筆者根據《湘西紀行》中，詩文穿插的三十篇日記裡，分別探討詩文之間的關係，分析詩與文在同一敘事文章中，所產生的不同功能。筆者從語言、篇章結構角度和內容來看，約可分為四類，前三種是詩與文敘述形式上的互補，在行文順序上變化，產生不同的效果：第一類是「以文註解詩」，先記詩，後以文來補充說明詩意。第二類是「當日以詩總結文」，此類日記為先以文敘事，後用詩來總結事件的梗概。第三類為「異日以詩總結文」，此類與第二類相近，但不像第二類的詩文集中於同一日記中，而是當日先以文記述所發生的事件，隔了幾天之後才補上詩。第四類與上述三者不同，是站在「敘事」和「抒情」的視角，歸納整理成「以文敘事，以詩抒懷」。曹學佺以散體記述所見所聞，在詩作裡除了概說文中所記外，再加上情感的抒發。《文心雕龍·明詩》云：「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¹⁹¹劉勰將「感物」與「吟志」做了富於邏輯秩序的關聯。說明「吟志」的創作活動發生，是來自「感物」的情感觸發所致。¹⁹²因由物而興發的內在情感，與文所敘寫的外在事件分野，這些透由物所引起的聯想和情思，和事件本身並不同，形成「事」與「情」的互補。以下分別論述之。

一、以文註解詩

此類敘述為先詩後文，以散體在詩作後加以解釋或補充相關的背景知識，使讀者更容易理解詩意。在《湘西紀行》裡，這一類的敘事型態較少，筆者依日期先後整理如表。

表七：《湘西紀行》「以文註解詩」列舉表

¹⁹⁰ 董乃斌：《中國文學敘事傳統論稿》，（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7年），頁13。

¹⁹¹ 詹鍇：《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73。

¹⁹² 黃偉倫：《〈文心雕龍〉「物感」說與「興」義之辨》，《北市大語文學報》第九期（2012年12月），頁28。

日期	詩文敘述
五月二十三	<p>至新淦縣，熱甚，對河有金川公館，往憩其中，浴焉，頗適。</p> <p>作詩一首：「舟中坐如甌，況乃迫河灣。少憩金川館，遙望玉筍山。微吟芳草合，對浴白鷗閒。忽報檣烏轉，涼颿掛席閒。」</p> <p>是日雷雨作，熱始解，順風行二十里，自登舟來，始有掛帆之樂。¹⁹³</p>
六月十二	<p>〈題峽山廟〉：「風雨淒其嘯斷員，一區遺廟瞰江門。粵人香火今猶盛，秦代犧樽已不存。峽口有神同姓氏，瀧頭無畏異鄉魂。海雲尚隔浮湘路，兩月離家未足論。」神姓曹氏，予以四月十二日出門，故及之。¹⁹⁴</p>
六月十二	<p>〈平埔驛啜荔枝〉：「炎日辭家度嶺瀧，荔枝新得啜雙雙。開元妃子空知味，作賦誰能買曲江。」相傳張九齡故宅在平埔，又曲江集有荔枝賦故云。¹⁹⁵</p>
七月初五	<p>予同籍兄弟在粵西者四人，而甯顧寅丈，與予同官吳蜀，茲復聚首桂林，今昔之感淒然賦此識之：「粵西荒僻古難堪，爾我何緣此盍簪？同籍弟兄偏有四，步趨中外卻成三。已將無競看身世，尚有閒情付手談。」甯與予常以奕角勝。¹⁹⁶</p>

由表可見，在《湘西紀行》約三十篇詩文穿插的日記中，「以文註解詩」的描寫僅有四篇，數量比例較少。觀察此類敘述，在詩作之前，多會先概說事件，詩裡則更細膩的描寫事件的緣由或經過。如五月二十三，舟行新淦縣期間，前文僅以「熱甚」兩字表示當日天氣炎熱，詩句則以「舟中坐如甌，況乃迫河灣」，來形容船上悶熱的狀況像蒸籠一樣，描述得非常生動活潑。詩句進一步述及在金川館

¹⁹³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14。

¹⁹⁴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32-33。

¹⁹⁵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32-33。

¹⁹⁶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44。

休憩的同時，得以在公館遠眺玉笥山的景色。接著，詩句「忽報檣烏轉，涼颼掛席間。」之後就雷雨大作，使暑熱消解，寫天氣在一日內的變化。詩後再寫到「順風行二十里，自登舟來，始有掛帆之樂」，補充說明該日是登舟航行以來，首次有掛帆的樂趣，突顯當天的風勢強勁，得以掛帆乘風而行。

另外，在內閣本《湘西紀行》裡，有一些詩作後，會以縮小偏右的文字作為附註。像是六月十二，有〈題峽山寺〉一詩，詩末有小字寫到「神姓曹氏，予以四月十二日出門，故及之」，可明顯看出在補註詩句「峽口有神同姓氏」，表示廟中主祀的曹王娘娘和曹學佺同姓，並加上「予以四月十二日出門，故及之」數字，來說明自四月十二到六月十二「兩月離家未足論」的說法。當日，曹氏還作有〈平埔驛噉荔枝〉一詩，並在詩後加註「相傳張九齡故宅在平埔，又曲江集有『荔枝賦』故云」，用以補充詩中「作賦誰能買曲江」的典故，使讀者能了解張九齡與荔枝的關係。

二、當日以詩總結文

此類敘述順序是先寫文再賦詩，散體洋洋灑灑按照曹學佺的腳步，提供行程的基本訊息，包括時間、地點、人物等。詩作則統整文中的梗概再創作，作為當日文章的總結。曹氏的日記敘寫習慣，大多會在當天完成詩文作品。經筆者整理如下表。

表八：《湘西紀行》「當日以詩總結文」列舉表

日期	詩文敘述
五月初八	初八日，同游勿壘、去塵、孟慶遊麻姑山。山在府城西南十里，緣麓而升，至壇三四里，其最勝者，雙瀑懸崖而下，良久始合，俗名「雌雄水」。瀑之上，石城數仞，水所經也，石梁跨之。橋左有泉，方圓徑尺，靜深不測，甘冽殊甚，釀者汲之，即俗傳「麻姑酒」也，橋頭此酒可沽。是日，辰稍霽，登山至午，復雨，僅不廢遊，同侶以為山神之賜，余先成詩四首：「未觀雙瀑

	<p>勝，數里已先聞。高低各因勢，雌雄誰為分。杖頭皆濺沫，衣上有浮雲。稍霽來攀陟，聊紓夢想勤。」其二：「石城天作險，流水此焉經。飛鳥倅難度，潛虬應自靈。力雖攻阨塞，氣欲上蒼冥。但可周旋處，偏宜置一亭。」其三：「吾喜神功水，冷然一勺多。隔離無幾步，喧寂本殊科。以佐山中釀，能紓勞者歌。美人羌獨立，舍睇此山阿。」其四：「神仙降集地，蹤跡使人猜。七夕芳樽設，清秋羽蓋回。空壇易風雨，故宅生莓苔。惟有孤松在，吟同客思哀。」¹⁹⁷</p>
五月二十八	<p>未至萬安六十里，有新樂舖，小池一區，荷花開落者相半，因憶余石倉森軒前，此際荷花不知當何如，盛耶！賦一絕云：「負卻山中景物多，最憐初滿綠池荷。森軒憶對佳人語，香氣微風入綺羅。」¹⁹⁸</p>
五月三十	<p>離城二十里，有舖名火坑，亭午烈燄相觸，殊可憚畏，乃舖前有一石橋，樹陰覆之，橋下水聲潺潺，翻得清涼之趣。為賦絕句云：「兩樹夾一橋，樹陰生碧蘚。烈日淡無色，泠泠澗聲淺。」¹⁹⁹</p>
六月初四	<p>幼兒甫周歲者，憚熱不肯入車，彊而後可。戲題一絕云：「炎方赤日嶺雲西，何事馳驅孥共携。也是止啼黃葉意，車中難免小兒啼。」²⁰⁰</p>
六月初七	<p>保昌至黃塘，皆沙河，天旱涸甚，牛馬可涉，潭水稍深，魚蝦所聚，村民攬而出之，謂之「鬧河」。地亦多虎。予因題壁上云：</p>

¹⁹⁷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10。

¹⁹⁸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17。

¹⁹⁹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18-19。

²⁰⁰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22-23。

	「勿忻修仁渡，及厭斜堦流。願添三尺水，泛此一扁舟。茅深虎踪秘，溪涸魚數周。祇嘲襍穢子，觸熱無時休。」 ²⁰¹
六月十二	渡滇陽峽，峽接臯石、香爐二山之間，長十里，有奇崖壁相拒，束水中流，稱最險處。予正散帙舟中，忽兩窾皆暗，若有重簷覆之，亟開絜以視，正與懸崖相值，注《水經》所云：「峻壁千尋，猿猴莫攀者也。」問之舟子，以釣臺對此或行人，比諸嚴陵瀨，而相沿其說耳。昔嘗鑿石架閣，以度飛騎，今剗架之跡猶存。出峽，水勢稍舒，是為「洸口」，俗名「連州江」。益水自桂陽瀧頭來，滇水欲下，洸水拒之，有反激之勢。又與石磯香交臂，故行舟多忌之。……〈過滇陽峽〉：「昔時過灩澦，茲復度滇陽。觸險從知慣，貪奇不覺長。山根俱蝕浪，樹氣欲飄香。蕩漾舟難進，猶如泛羽觴。」 ²⁰²

從敘述事件中，散體的部分多按照自己的遊覽歷程，循序漸進的觀賞名勝山水或探查民俗風情。在詩作的部分也配合散體層層遞進。如遊麻姑山的敘寫順序為「雌雄雙瀑」、「石城」、「神功水」，曹學佺於文末作四首詩，前三首所描寫的順序亦同，第四首則補充了登麻姑仙壇的經過，並增加麻姑降臨的傳說，彌補散體的不足。另外，敘述精彩的還有「渡滇洋峽」。此段以散體記錄滇洋峽的位置、親身感受兩岸峽壁高聳的經驗，以及峽中急湍的水流，詳細的記下過峽的一切，文末以詩作結，詩裡就不再重複過峽的種種，而是集中筆墨寫滇洋峽的險峻。詩首先將其與險灘灩澦堆相比較，顯見滇洋峽的危險性與灩澦堆不相上下，再以「泛羽觴」來形容自己乘坐的小舟在峽中載浮載沉的景況，強調滇洋峽地勢和水流造成的致命感，總結此段旅程的感受。

短篇書寫則有因為地理天候因素，造成保昌至黃塘一代的「沙河現象」，提

²⁰¹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26。

²⁰²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32-33。

到久未下雨導致乾旱，使原本的小溪出現河床裸露的情形，牲畜可直接走過即可渡河。魚蝦聚集在僅存的小水池，村民使用竹竿木棍進水塘攪擾後，魚蝦就自動游上來，此動作謂之「鬧河」。文中概述了曹學佺所看到的真實景象，清楚描寫氣候變異造成人民生活的改變。詩中依文總結了該地多虎和河川乾涸的現象，並以「願添三尺水，泛此一扁舟」兩句表達自己的願望，祈求蒼天降雨使溪河重現生機，突顯該地旱澇的情況非常嚴重。末句「祇嘲襤褸子，觸熱無時休」，描寫戴著斗笠，在烈日下鬧河的村民，寫實的記下百姓面對自然環境變化而有的生活日常。

三、異日以詩總結文

在「以詩總結文」的部分，筆者發現曹學佺有在同一日完整寫文作詩的紀錄，也有在當日先以文記述事件，未在文後賦詩，而是隔了幾日後才補上詩作的例子，筆者將其另外歸納如下表：

表九：《湘西紀行》「以詩總結文」列舉表

日期	敘述詩文	敘述事件
五月初五	鄧遠游招泛中洲迴棹，飲於驛舍，是日始晴。 ²⁰³	鄧遠游於端午節招泛盱江，並在驛亭宴飲。
五月十三	由三江口，移舟夾裏，行八十里。兩日，雖霽然，俱逆風，悶坐，因補舊題〈端陽鄧遠游招泛盱江，載妓到驛亭張宴〉：「和風令節正相宜，公子同舟樂可知。綵縷辟兵懸此日，雕欄喚妓立移時。雲山初霽如膏沐，洲渚層林欲蔽虧。新月一彎花外見，清光偏似妒雙眉。」 ²⁰⁴	

²⁰³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8。

²⁰⁴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12。

六月初十	暮抵清溪驛，驛宰朱某，里人也，餉荔枝曰：「綠扶包」者，為此中珍產。 ²⁰⁵	清溪驛宰招待當地名產荔枝「綠扶包」。
六月十二	余時坐舟中無所事，因作詩數首。〈清溪驛宰朱某，里人也，以荔枝名「綠扶包」者見餉。為此佳種〉：「三灣亭子寄山坳，夾樹人家似鳥巢。謾說故鄉相見好，荔枝先識綠荷包。」 ²⁰⁶	

從上表可以發現，五月初五端陽節當日的記錄非常簡短，僅以寥寥幾字寫人物、事件、地點等重點資訊，直到五月十三才補記了鄧遠游呼朋引伴泛遊盱江，以及載妓到驛亭設宴的歡快情景，不但和故友相會，還有美妓和皎潔的明月助興，較詳細的寫出一同過節的熱鬧氣氛。六月份行經廣東省，受到當地驛宰招待名產。在六月十日的日記裡簡要的記下在清溪驛，被朱某招待「綠扶包」一事。隔兩日才補上詩，在詩前重述了十日所記的概要，再於詩中寫下自己觀察廣東荔枝的生長環境，並介紹當地人推薦的荔枝品種，以自身經驗補足前文的短缺。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類「異日以詩總結文」的敘述中，曹學佺也記錄了補題詩當下的狀態，有的是因為逆風，在舟中悶坐，或是閒來無事，便翻閱前幾日的日記，回想當時的情景，而有了作詩的靈感。可見在書寫日記當下的時空環境，並不是都適合作詳細的紀錄，可能因為一天的旅程之後，時間已晚；也可能是乘坐的交通工具不允許。本文第二章查湘西行的旅遊路線以陸路和水路為主，原定的計畫會受到天氣影響而更動。陸路以馬匹為主要交通工具，在馬車或馬背上，相對於運河航行的官船更震盪，特別是在路況欠佳或彎曲的山路上，更顯得折騰。在水路方面，如行經險峻的峽灣或湍急的溪流，亦會提心吊膽，深怕發生意外。這些風險與突發狀況，皆使曹學佺難以提筆寫作或翻閱相關文獻，僅能趁風平浪

²⁰⁵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29。

²⁰⁶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32-33。

靜的空檔，或在勞頓奔波後到達驛站休息時，方能抓緊時間記錄。

從以上三種詩文形式上的互補，可以發現在遊記中散體的運用，能夠按照行程順序，鉅細靡遺的記下旅人遊歷的觀察。透過摹寫的技巧，以文字高度還原呈現當下的情景。客觀的陳述事件的各種訊息，像是抵達或停留的時間、地點、遊伴、所遊覽的亭台樓閣的名稱等，乃至於和當地人的對話，也真實的保留在記錄裡。同時，徵引過去閱讀過的史料，對比所見的現實狀況。曹學佺充分利用散體的彈性，或洋洋灑灑的記下他的每一步遊蹤；或簡單標記時間、地點等遊記中的座標，給予詩作必要的提示，使讀者能夠與詩相互參照。而在此詩文穿插的形式中，詩和文所指涉的是同一事件，既然散體已能精彩敘述旅行的經過，那麼為什麼還需要做詩來重複敘說呢？筆者以為詩的語言較散體凝鍊，在一首絕句或律詩中，即可概括散體敘述的梗概，使讀者在有限的閱讀時間裡，能迅速的掌握重點。若有疑問之處，再去翻閱散體的描述，便可清楚來龍去脈。再者，詩體有押韻的特點，讓人容易記誦，故能使讀者琅琅上口，同時又濃縮了遊記的內容，更方便《湘西紀行》的流傳。

肆、以文敘事，以詩抒情

從前段的分析，可約略看出文章中文體的分工。在同一敘述事件中，散體偏重敘述事件發生的經過，紀錄旅遊的行程，以及外界環境造成感官的刺激。而這些事物引發了曹學佺內在的感觸和想法，或喚起了某一段對故友、故鄉的回憶，或興起個人身世之感。《詩》的創作手法有「賦、比、興」三種，其中「情感的興發」，多有賴事物的牽引。劉熙《釋名》云：「興物之作，謂之興」。²⁰⁷劉勰《文心雕龍·比興》云：「興者，起也。……起情故興體以立」。²⁰⁸這段因事而起的情感抒發，與前述的事件並沒有絕對的關係，形成「事」與「情」的互補。筆者將《湘西紀行》中「以文敘事，以詩抒情」的敘述現象加以整理，列出文所敘述的事件，與詩分開進行討論，如下表。

²⁰⁷ 任繼昉：《釋名匯校》卷六·釋典藝第二十，(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頁340。

²⁰⁸ 詹鏗：《文心雕龍義證》，頁1337。

敘述事件	文	詩
遊熙春山	郡丞、司理招飲于熙春山，熙春之名，當在城東，今乃在城之西，以元時改城，易向故也。熙春朝陽，舊為樵川八景之一，見黃鎮成詩。	停車赴酌上巖阿，曲磴千層繞薜蘿。 臺傍熙春入境遠，時當首夏麥風和。 鷺池水引樵嵐入，烏坂城經輦路過。 桂嶺湘源何日到，鄉關回首暮雲多。
山行萬安至攸鎮	自萬安至攸鎮，皆山行，疲於登頓，復苦炎熱。	山出萬安險，途乖一尋直。赫曦燄既張，重巖氣逾塞。林焦蔭匪涼，馬疲行無力。涉澗泉水清，側耳恣眠食。觀其嘶鳴意，似不受銜勒。而我胡為者，馳驅時不極。投臥寄空山，悲歌嶺雲北。
離開豐城，與宣仲別	豐城令馮君相拜，時阻風，少憩驛亭。午後風稍息，與宣仲別。	下馬復登舟，長江逆急流。遲回真不厭，清景得同游。趣暇淹碁局，談深換茗甌。劍津風雨後，明月動離愁。
洪汝如攜吳衍送別曹學佺	洪汝如與余有豫章之約，因其徒吳衍相隨，至關意欲挽之歸也，余迺與汝如別。	儘可招携到豫章，其如同侶動相將。 關前悵別空回首，煙霧微茫失故鄉。

由上表可以發現，曹學佺以文概略敘述事件的基本資料，再以詩總攝事件的重點，於詩末補充個人對此事的看法和表達情緒的轉折。遊覽名山勝水，讚嘆造化的神奇之外，也容易引起內心的波瀾。如在遊熙春山時，散體記錄了遊伴和熙春山與府城相對位置的考證。詩則記下了從山腳一路登頂的過程，以及在熙春樓上遠眺的美景，詩句「鷺池水引樵嵐入，烏坂城經輦路過」，前一句寫山上自然的環境，鷺鷥在池畔覓食，山嵐緩緩飄下。後一句則寫到俯瞰城市的風景，縣城的車輦絡繹不絕的景象。在欣賞了城郊遠近不一樣的景色後，引起曹學佺的情思。

接著兩句「桂嶺湘源何日到，鄉關回首暮雲多」，述說宦途的遙遠，漫漫長路不知道何時才會抵達目的地桂林。在前途茫茫之下，回頭想看看自己的故鄉，卻已被黃昏的雲所遮掩而望不見故鄉的景色。表現對前途的未知感到迷茫，欲回首卻又不可得的感嘆。

旅途中險阻的路段，也會使旅人留下深刻印象。如自萬安至攸鎮的山行之路，不僅顛簸，還要受熱氣的折磨，令曹學佺苦不堪言，但在散體裡只用「疲於登頓，復苦炎熱」寥寥八字帶過，在詩裡才仔細交代他所遭遇的困難。首先是出萬安的山路高低起伏又不平直，再加上「赫曦燄既張，重巖氣逾塞」，這樣濕熱的天氣，使曹氏吃足苦頭。蒸騰的暑熱，縱使行走在森林的林蔭下，依舊無濟於事，連馬都曬到乏力，難以前進。直到抵達溪澗邊，馬兒才彷彿活過來，恣意的喝水、休息。曹學佺一層一層描寫此段遭遇的難關，凸顯旅途的艱辛。詩末寫「觀其嘶鳴意，似不受銜勒」從馬遇見溪澗河水後自由暢飲的反應，話鋒一轉，轉而反思個人的人生際遇，「而我胡為者，馳驅時不極。投臥寄空山，悲歌嶺雲北」，寫自己為何不能像馬一般，向前奔馳到體力的極限後，就在山林中盡情休息，享受自然，仍然要繼續趕赴上任，流露身不由己的悲哀。

再者，在人際交游上，僅有少數的清客、好友陪曹學佺一路從福建到桂林，其他多數的在途中結交的新朋友或舊識，僅能伴遊當地的景點，或是隨行一小段路為他餞行，便在省城的邊界道別。面對人與人之間的分離，亦容易引發曹氏的情思。像是五月十八從南浦發舟至章貢，行四十里至高家渡泊，喻宣仲來送，一路送到豐城，才真正離開。在五月二十一日的日記中寫到：「豐城令馮君相拜，時阻風，少憩驛亭。午後風稍息，與宣仲別」，在前一夜的颱風過後，風勢仍然強勁，因此先在驛亭休息，等到中午過後，風力稍微減才出發。散體簡短的敘述了當時的行程改變，還有與之見面的人物。再以一詩作別喻宣仲：

下馬復登舟，長江逆急流。遲回真不厭，清景得同游。趣暇淹碁局，談深

換茗甌。劍津風雨後，明月動離愁。²⁰⁹

寫到十八日到二十一日兩人共同相處的回憶。不但一起遊覽山水美景，在閒暇的空檔更可以對奕、品茶，談論文學時事，非常自在。五月二十當地有颶風侵襲，又下大雷雨，至二十一日才啟程。詩末結合天候狀況，寫風雨過後皎潔的明月，牽動了離情。蘇軾〈水調歌頭〉云：「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嬋娟」便是指月亮，雖然不能長久的在一起，但可以在異地同時賞月，思念對方，直接點出和友人分開依依不捨的心情。而五月初一時，洪汝如攜弟子吳衍，送別曹學佺至杉關，日記以文記下經過：「洪汝如與余有豫章之約，因其徒吳衍相隨，至關意欲挽之歸也，余迺與汝如別」，可見兩人難分難捨的友情。曹氏並在文末著詩，前兩句「儘可招携到豫章，其如同侶動相將」，寫到兩人的約定，希望能在南昌豫章再相會。後二句「關前帳別空回首，煙霧微茫失故鄉」，寫臨別的實景，在杉關帳幕前啟程，看著好友逐漸縮小的身影，漸行漸遠，也表示距離故鄉越來越遙遠。在微茫的煙霧中，好友一行人的影子變得模糊，故鄉亦早已消失在視線之中。從友人餞別一事，產生對於故土濃厚的思念之情。

²⁰⁹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14。

第二節、異地的「鄉思」

旅人在空間的移動中，身體與感官不斷的有新的體驗，必須「離開」他熟悉的生活，進入許多他想像所及或不能及之境，進而帶回旅途中所見所思。²¹⁰遊記中紀錄的許多「奇」與「異」都是通過觀看者的「自身對照」而來，在接受外在新刺激的當下，同時提取自己過去的經驗對照，也連結了家鄉與他鄉的議題。在《湘西紀行》中，曹學佺數度在詩文裡表現出異地和家鄉的對比，或是在途中發現和家鄉相像的景物，便提取過去的記憶做比較；或是旅途的勞頓艱辛，使他不自禁的想起家鄉種種的好。在開拓視野的同時，也重新詮釋對於地域的情感與認可。不但展現面對新事物的好奇與興趣，也流露在陌生的環境中身為「客」的心情，這些心理的軌跡，是行旅過程中重要的紀錄。筆者按照日期排列，整理曹學佺湘西行裡，提到關於故鄉的詩文作品，檢視他一路上在時空移動下自我與地域之間的關係。

日期	鄉思紀錄
四月二十一	廣文林樵之學舍青衿吳會之、廖龍友侍以扇絹索書。〔余題延津邸中一律云：「離家無幾日，風物黯愁顏。當戶曲迴溜，驅車時上山。兒童皆早卯，女嬪亦尖鬟。媿彼雙龍劍，長藏窟穴間。」 ²¹¹
四月二十七	朱劉二公索余題咏，為吟一律云：「停車赴酌上巖阿，曲磴千層繞薜蘿。臺傍熙春人境遠，時當首夏麥風和。驚池水引樵嵐入，烏坂城經輦路過。桂嶺湘源何日到，鄉關回首暮雲多。」 ²¹²
五月初一	五月初一日，抵杉關，題壁上絕句：「行盡閩山接楚山，十年曾

²¹⁰ 范宜如：《行旅·地誌·社會記憶：王士性紀遊書寫探論》（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頁1。

²¹¹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2。

²¹²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5。

	此度杉關。而今更作湘西客，不審閩中幾日還。」洪汝如與余有豫章之約，因其徒吳衍相隨，至關意欲挽之，歸也，余迺與汝如別，賦一絕云：「儘可招携到豫章，其如同侶動相將。關前帳別空回首，煙霧微茫失故鄉。」 ²¹³
五月初二	抵江西新城縣，行八十里，而遙道中吟二絕云：「千尋瀑布掛危巒，翠竹輕烟點碧湍。信是名山奇絕景，途中祇做等閑看。」又「不覺離家已兩旬，層層流水逆車輪。出關已背閩南路，今日溪聲始逐人。」 ²¹⁴
五月十二	答玄同建武舟中，同吳去塵諸君之什：「前後離家晦朔過，客懷官況兩蹉跎。登山只慮晴明少，入座奚妨伴侶多。欸乃數聲回旅夢，石尤無計敵詩魔。滕王閣上應携手，郢雪湘雲奈別何。」 ²¹⁵
五月二十八	未至萬安六十里，有新樂舖，小池一區，荷花開落者相半，因憶余石倉森軒前，此際荷花不知當何如，盛耶！賦一絕云：「負卻山中景物多，最憐初滿綠池荷。森軒憶對佳人語，香氣微風入綺羅。」 ²¹⁶
五月二十九	自萬安至攸鎮，皆山行，疲於登頓，復苦炎熱一首：「山出萬安險，途乖一尋直。赫曦燄既張，重巖氣逾塞。林焦蔭匪涼，馬疲行無力。涉澗泉水清，側耳恣眠食。觀其嘶鳴意，似不受銜勒。而我胡為者，馳驅時不極。投臥寄空山，悲歌嶺雲北。」 ²¹⁷
五月三十	虔州署中示兒孟嘉四首：「吾家雖微薄，山水實贏餘。粗立門戶計，使汝攻詩書。終身願已矣，寧復羨簪裾。不意誤推用，日月良居諸。慈親髮垂白，乖離忍云遽。少壯宦既歸，何曾違斯須。」

²¹³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7。

²¹⁴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7。

²¹⁵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11。

²¹⁶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17。

²¹⁷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17-18。

	<p>爾善為承順，兒女多歡娛。毋令風人感，陟屺常嗟吁。」其二：「行年四五十，聞道在此時。徑情放禮法，安望無過蓄。予所後來悔，汝必預度之。親知竊有云，阿翁不逮兒。此病在膏肓，扁鵲烏能治。謝公逼桑榆，絲竹雅自隨。恒恐兒輩覺，忻趣損不怡。予亦耽行樂，與化任推移。」其三：「席間眾客坐，一人適先行。叢話互及之，用以佐杯觥。世俗固常態，吾閩斯已甚。但有鄉紳發，動必遭貝錦。或言其覆溺，死亡與亡幸。群鷺聞若新，靜觀付一哂。稍俟旬夕間，其說漸消寢。東山志不堅，此咎余當引。」其四：「憶昨出門時，茫茫無定著。兒言萬里遊，豈更容疏略。取道在豫章，馳情向衡霍。江湖曠以遙，暢志斯寥廓。奈何雨潦淫，舟車為屢卻。依然趣炎方，汀贛壤鄉錯。祇似返故鄉，胡為鬱不樂。五嶺聞崎嶇，大火虞銷鑠。何日泛灘江，清秋慰飄泊。²¹⁸</p>
<p>六月初九</p>	<p>午間，同孟麟，去塵、子奮、有美諸君憩榕樹下，去塵偶于市肆中，購得荔枝數十顆，噉之喜，謂即瓊漿玉液無以過，是孟麟曰：「此不足當閩下駟耳！」啖劇良久。²¹⁹</p>

由上表可知，「鄉思」的主題出現在詩文的頻率頗高，人們只要離開熟悉的場域，日子久了，自然而然就會衍生出「鄉愁」。那是在特定地理位置長久生活後，所生發的情感。曹學佺為福建福州人，在他的詩文中常見以「閩」來代稱家鄉福建。像是五月初一至杉關，在石壁上的題詩：

行盡閩山接楚山，十年曾此度杉關。而今更作湘西客，不審閩中幾日還。

寫到從芋原驛上舟後，一路翻山越嶺，來到福建與江西的邊界，並回憶自己十年

²¹⁸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18-20。

²¹⁹ 〔明〕曹學佺：《湘西紀行》上卷，頁 29。。

前也曾到過杉關，但現今要往更西南前去赴任。「而今更作湘西客，不審閩中幾日還」一句，曹學佺自稱為「客」，表示自己將作客他鄉，不知道何時才能回到福建的心情。表現出對故鄉的依戀，和未來宦途的茫然。在其他的詩作裡，曹氏也曾提到赴任後歸期未定的焦慮感，如在登熙春樓時，賦詩道：「桂嶺湘源何日到，鄉關回首暮雲多」，又在給洪汝如的贈別詩亦提到「關前帳別空回首，煙霧微茫失故鄉」，以「暮雲」、「煙霧」遮蔽住家鄉的意象，表達自己離鄉遠去上任，就職有時間的限制，但是卻沒有平安返家的保證，隨著旅途的前進，這樣的擔憂是有增無減。或許是基於如此的不確定感，曹學佺計算自己離家的時間，紀錄的頗清楚。他在四月十二日出發，相隔九天，四月二十一的日記裡，記載給廖龍友的贈詩就提到「離家無幾日，風物黯愁顏」，向朋友述說雖然離開家不久，卻開始犯了鄉愁，周遭的景物因為心境的影响，也黯然失色。而在五月初二，抵達江西新城縣後的吟詠，更明確的點出離家的日子：

不覺離家已兩旬，層層流水逆車輪。出關已背閩南路，今日溪聲始逐人。

清楚的寫到不知不覺已經離家二十天了，車子逆行過層層流水，可見跋山涉水的辛苦。在出杉關之後的路，和回家的路線已背道而馳，表示家鄉日已遠的感慨。而在與友人的贈答詩裡，也同樣銘記著鄉愁。如〈答李玄同建武舟中同吳去塵諸君之什〉開頭即寫到「前後離家晦朔過，客懷官況兩蹉跎」，「晦」指陰曆的月末，「朔」則是指月初，故首句提到離家已逾一個月，又與客閒談官場的種種失意，更添愁思。

在異地遇到和家鄉相似的景色，或是體驗，也容易勾起思鄉的情懷。在《湘西紀行》五月二十八日記曹學佺行經新樂舖時，望見路旁小池的蓮花開落，便讓他想起自己的石倉園，也種了滿池的蓮花，賦詩云：

負卻山中景物多，最憐初滿綠池荷。森軒憶對佳人語，香氣微風入綺羅。

談到萬安山裡的美景很多，但最吸引他注意的卻是隨目所見的蓮花池。看到翠綠的荷葉與荷花相半而開，不禁讓曹氏想起了在淼軒賞荷的時光。當時荷花的香氣隨風吹進了簾帳裡，彷彿現在還聞的到淡淡的清香。由此可見，過去在故鄉的經驗，會影響旅人接觸新事物的態度和感受。空間的移動，使有形的地景與視野產生變化；旅人亦透過身體敏銳探察周遭環境溫度、氣候等無形的改變，來感知地域的特性。在陌生的環境，先備知識會率先觸動觀察者的感官，從自己過往累積的經驗出發，選擇新事物相近的部分進行嘗試或比較。如曹學佺一行人六月初九到廣東省，吳去塵在市集裡購得數十顆荔枝，分享給大家品嚐，眾人都對廣東的荔枝讚不絕口，稱其為「瓊漿玉液」，唯獨鄭孟麟有其他想法，以為「此不足當閩下駟耳」，「下駟」指的是下等的馬匹，表示廣東省的荔枝不及福建最下級的標準，完全的否定了廣東荔枝的美味。看似只是一句玩笑話，但廣東的荔枝十分知名，而且眾人皆給予好評，怎麼可能比不上閩地的荔枝呢？本文第三章在討論自然環境和物產的部份，有閩地和廣東荔枝的比較。在此則就心理層面來談，筆者以為鄭孟麟的反應，源自對於家鄉風物的認同感。在離家愈來愈遠的異地，發現熟悉的食物，卻吃不到記憶的味道的反應。縱使同樣甜美可口，但由於味覺受到先前累積的記憶影響，加上牽動情感的感應，便會覺得怎麼樣都不對味。日常生活中身體接收外物訊息後，經過沉澱與歸類，當移動到不同的地域，就成為識別的標準。而感官的認知，又與情緒、情感緊密連結。當心情欠佳時，山珍佳餚也食不知味。而在《湘西紀行》中，孟麟推崇閩地的荔枝，貶抑廣東名品的心理狀態，即是將思鄉的心情投射在物類上，不太願意接受陌生的地域，與「月是故鄉明」的心態相同。

除了抒發對於「地理」上的故鄉福建的懷念外，曹學佺在《湘西紀行》中也表達了他對於「心理」故鄉的掛念。在遠赴湘西之前，曹氏曾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升任四川按察使，後在四十一年，遭「察典」獲罪，受到重大的政治挫折後，曹學佺便從四川返回福建，著手修建家中的石倉園，並且在其中投入大量的金錢和

心血。石倉園不但擁有多達二十個造景，使曹氏無須出遠門，即可遨遊於山水庭園之間，同時也是曹學佺接待好友，與朋友吟詩作對的宴遊之地。在他被貶歸故里後，石倉園可說是他生活的重心所在，故前述他觸景便想起淼軒的景色。更重要的是，在蟄居的十年間，這樣的園林半隱居的日常，逐漸影響了曹學佺的價值觀。自幼受儒學薰染的他，原本一心努力入仕，期待自己能兼善天下。但在宦途上的起伏，促使他鑽研佛法，並一頭鑽入庭園的修築和文學的創作中，對於當官的盼望已不像年輕時那麼炙熱。是故在年屆五十，收到授命廣西右參議的公文時，曹學佺並非歡欣鼓舞的接受，反而對於是否赴任一事，內心有諸多掙扎。在詩作〈出門書懷古風四首〉可略知他放不下園林隱居生活的閒適，但又被儒者胸懷天下的使命驅使，最後決定上任的曲折過程。然而，雖然曹學佺已經踏上了湘西行，但他心裡對於隱居山林的嚮往並未減少。在他給長子孟嘉的詩作一開頭就寫到「吾家雖微薄，山水實贏餘」，表示家裡的積蓄不多，但是在山水園林的經營上是有收穫的，可以看到曹氏對石倉園的重視。再看〈虔州署中示兒孟嘉四首〉之二云：

行年四五十，聞道在此時。徑情放禮法，安望無過蓄。予所後來悔，汝必預度之。親知竊有云，阿翁不逮兒。此病在膏肓，扁鵲烏能治。謝公逼桑榆，絲竹雅自隨。恆恐兒輩覺，忻趣損不怡。予亦耽行樂，與化任推移。

寫到當時自己適逢不惑、天命之年，本應該在這個時間點精進道業，但遭逢貶官後，便放下禮法的束縛，縱情於山林中。並提到這樣熱愛園林山野的癖好，已成疾般深入膏肓，縱使是神醫扁鵲也沒辦法醫治，藉此提醒孩子，勿在青春年華時就沉溺其中。詩中化用辛棄疾〈水調歌頭·送施聖與樞密帥隆興〉詞云：「試問東山風月，更著中年絲竹，留得謝公否？」又《世說新語·言語》有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可見曹學佺詩裡的謝公是謝安，「桑

榆」則是晚年的意思，以謝安中年後沉醉於絲竹，來說自己四五十歲後對山水田園的喜好。末句「予亦耽行樂，與化任推移」，曹學佺寫他也同謝安一樣，對園林隱居生活的快樂入迷，希望能夠生活其中，隨著自然萬化推移，不須再理會官場的紛擾。又在五月二十九，自萬安至攸鎮山行的一段，山路崎嶇，同時烈日罩頂，使曹氏一行人舉步維艱。他不但在詩裡敘寫了行進的困難，更在詩末云：「觀其嘶鳴意，似不受銜勒。而我胡為者，馳驅時不極。投臥寄空山，悲歌嶺雲北。」欽羨馬兒解渴後的快意嘶鳴，好似不受韁繩的約束，但是自己卻仍身陷官場的塵網中，無法自在的奔馳。只能暫時投臥在空山中，高歌寄悲懷。綜上詩文所述，曹學佺在回歸家鄉十年後復出任官，已不似過去充滿熱血抱負，縱使基於儒者的精神再度前往赴任，心裡依舊百感交集，一是由於離開家鄉，遠至瘴癘之地的不捨之情，此為「地理上的鄉思」。因為過去官場的挫敗，而擔心上任後，可能盼不到歸期，內心充滿對故鄉的依戀和對未來的忐忑。二是在前往廣西前，在家裡經營石倉園十年的日子，雖然稍微窮困，卻不必擔心官場上的腥風血雨，且能全心全意投注在自己熱愛的園林與文學創作上，令曹學佺十分懷念這樣單純的隱居生活，而興起想要回去的念頭，此謂「心理上鄉思」。對於曹氏而言，這個「家」，不單指實體的建築或地理的位置，而是內在理想的生活態度。因此，在《湘西紀行》中「鄉思」的意義，不僅只是重新回到熟悉的故鄉，更包含了對於歸隱山林的嚮往。

第六章、結論

關於曹學佺的先行研究，主要聚焦在其生平、詩文和詩觀，較少注意他在紀遊書寫上的成就。《湘西紀行》為曹學佺自福建前往廣西赴任的宦遊之作，遊記以詩文間雜的手法，每日紀錄旅遊的點滴。不僅詳實的記載自福建到廣西的路線，還可一窺曹氏的文采。本文嘗試以《湘西紀行》作為研究對象，探討曹學佺湘西行的過程和詩文互補的記事方法。

首先，筆者考察曹學佺的生平及仕宦經歷，了解出行湘西的背景和心境。曹學佺在萬曆二十三年(1595)考上進士，被時人稱為「三絕」，但仕途之路並不順遂。在神宗四十一年(1613)年受到讒言誣陷，返回閩地故鄉。遭到沉重打擊的曹氏，開始沉醉於自家庭園的修築以及文學創作，在園中舉辦石倉詩社，以文會友。蟄居十年，熹宗朝重新任命曹學佺為廣西右參議。依《大明會典》卷四記各省承宣布政使下有左右參政、左右參議。左右布政使為各省最高行政長官，為巡撫的下屬，從二品。其下左右參政，為從三品。而曹學佺被任命的右參議則在參政之下，品秩是從四品，主要是輔佐布政使、參政處理省內事務。此次調派令，造成鍾情於山水園林的他內心巨大的掙扎，即使最後決定出發赴任，心境已與過往完全不同。筆者就晚明的行政區域劃分圖，探討曹氏的行走空間。並根據《湘西紀行》八十三天裡每日休憩驛站的紀錄，搭配現今網路科技，定位各驛站的經緯度，透過表格的整理與圖文的對照，分析曹學佺自福建啟程，取道江西、廣東，再至廣西的跨域路徑，同時考察晚明運河及驛路的狀況，繪製曹學佺的旅行路線。旅程中須因應地形的變化，面對天候的不穩定性，又受限於交通工具的選擇，種種不可抗力的因素加起來，增加了長途跋涉橫越四個省份的難度。

在繪出曹學佺的遊蹤後，筆者進一步根據《湘西紀行》的紀錄，考察他沿途所見的自然山水。對於曹學佺而言，遊覽名山勝水是調劑生活的一大樂事。即使是派任的途中，也不放過遊賞的機會。筆者發現遊記中，曹學佺對自然的觀察不僅止於著名的景點，還有隨目所視的無名山水，以及所遭遇的天候變化，顯現他

敏銳的觀察力。除此之外，空間轉移的同時，也伴隨著時間的流動，曹氏對於夜景、節令亦有所著墨，比較晝夜與季節遞嬗間景色的差別。筆者進一步以各省方志和《湘西紀行》所記的自然景物互相參照，方志中的山川志及物產志均保留了該地大量的自然環境史料，對照遊記所載的景點，能更完整了解該景點的地理位置及自然風貌。筆者發現遊記與方志部分記載有所出入，細查遊記中有口耳相傳造成書寫謬誤的資訊，亦有方志未載及的自然景點的變遷，此現象源自於遊記是旅人以「客」的身分到此一遊，無暇對景點進行深入的探究，僅記下自己路途上所聽聞到的信息，或依靠過去閱讀的記憶，因此與實際情形可能有落差。而方志力求客觀的陳述山川樣貌，故可以補《湘西紀行》的闕漏，並對其進行勘誤。其次，方志著重大範圍的分項梳理，盡可能概括蒐羅來的資料，再綱舉目張地依屬性的不同進行歸類，項目內的敘寫未盡周詳。遊記則是書寫者遊覽特定地點，通過親身觀察獲得的體驗，再以文字細膩的描述自己身體的感受，因此，比方志讀起來具有臨場感，補充方志體例書寫上的限制。

在人文交流方面，《湘西紀行》的日記中詳細的羅列出與之交游的人物，筆者透過他的記載，考察宦遊過程中的社交活動。自身上來區分，可以發現其接觸最多的是各省市的地方官，再來是親朋故舊，包括同鄉的鄉親、文友等等。從紀錄的多寡，可以探查曹學佺與各人物的親疏關係。他和故友、親近的長官僚友們，多會有宴飲聚會，留下彼此酬酢贈答的作品，篇幅較長。其中有部分的驛宰或幕僚，並未載明詳細的姓名，僅以姓氏代稱，史冊上也難以考證，可能與曹氏僅有一面之緣，互相拜謁交接後就此別過，但仍簡短錄於《湘西紀行》裡。筆者以為出門在外，一切須仰賴外人幫助，特別是曹學佺離開官場十年，和其他僚友間的聯繫可能也生疏了。因此，為了旅途的順利，有些交際應酬，即使與對方沒有深交，曹氏依然做足人情，無非希望在宦遊過程，乃至於未來能有個照應。無論交情深淺，對於身處在異地的「客」來說，都是人際網絡裡不可或缺的存在。

除了社交活動外，曹學佺湘西行的人文活動，還包含了探訪古蹟與古物。具有高僧傳說的古剎、歷史名人曾遺留的文學作品等經過時間傳遞的文化記憶，都

成為古蹟特有的標誌。這些古色古香的遺跡，以及典範性人物的傑作與遊蹤，令仰慕者趨之若鶩，也使文人爭相造訪，想要親臨現場，感受或考察古物，或模擬該篇名作，或與之進行跨時代的對話，形成同地不同時的再創作作品。筆者細究曹學佺的仿古紀錄，概略可分為詠懷和前人致敬之作、古蹟歷史的考察，還有考辨古物真偽等三種。曹學佺以古籍的記載，對照實地觀察的結果，細膩的描摹古蹟建物與收藏，如同一位古董鑑賞家，以銳利的眼光，從細節推測古物的年代和價值，評斷傳說的可信度。曹學佺不僅精於品鑑，更注重古蹟古物所代表的精神，強調溯其源流，保存古物的同時，亦須知曉其所代表的意義，駁斥眾人對待古物淪為形式的膜拜供養，遺忘了它的核心價值。在細心琢磨古物的同時，不減曹學佺尋幽訪勝的雅興。登臨當年王守仁戍守的梅關、蘇子瞻夜話的涼亭等，彷彿和崇敬的古人在時空中交會，激發他創作的靈感，抒發懷古幽情。

綜上所述，無論是在自然觀察的描寫，還是訪古記憶的再創作，都可以發現曹學佺運用詩文穿插的手法來敘寫他的遊歷，這也是《湘西紀行》的文學表現特色之一。筆者發現在詩文搭配的形式上，詩文的前後順序排列，會影響到它在敘述事件中的功能。在遊記中大多數的敘事採先文後詩的方式，以散體先作觀察紀錄的鋪陳，再用詩來總結長篇敘事的梗概。而詩作完成的時間，有些是跟散體同一天，直接附在文末，也有的可能受限於當日時間、交通狀況不便提筆創作，遂隔幾日後才補作舊題。而另一種先詩後文的作法，則是以詩作為敘事的主體，重點式的提取事件的內容，再以文補注詩的背景知識，給予讀者足夠的提示來理解詩意。散體的敘述型態自由，能夠精細的敘寫事件發生的紋理脈絡，詩體則能簡練的總攝敘述的重點，且詩為有韻的文學，容易記誦，方便作品的傳播。詩文在篇章結構及語言上不同的功能，造成形式上的互補。就內容而言，散體偏重紀錄旅遊的行程，以及外界環境造成感官的刺激，詩體則抒發因由事物而興起的感受，和前述的事物不盡然有關聯。由此可見，敘述事件中文與詩的分工，也形成「事」與「情」的互補關係。

《湘西紀行》表現出的文學特色，不僅有詩和文不同文體的靈活搭配，還有

在異地的鄉思之情。離開自己成長生活的地方，踏進陌生的場域，自然而然會懷念熟悉的家鄉。筆者分析曹學佺的懷鄉之思，並不單指對於「地理故鄉」福建的想念，還有更深層對於「心靈故鄉」的嚮往。結合曹氏的人生際遇，以及《湘西紀行》裡詩文的線索，可以探知他在接獲前往廣西赴任的公文前，在家裡賦閒了十年。雖說是遭逢官場的失意，而被迫返歸故里，但這十年的光陰意外的給曹學佺沉澱和充實自我的契機。他耗費鉅資修築石倉園，而樂此不疲，在園中舉辦文藝活動，吸引騷人墨客前往參加。又自行涉獵佛教經典，藉由禪宗佛理，尋求心理的慰藉。在被罷官的十年，並非慘淡的空白，反而開拓了曹學佺不一樣的視野，使得重新被任命的他，內心湧現複雜的感受。一方面在自幼受儒學薰陶的骨子裡，仍希望為生民付出；另一方面則害怕官場的殺戮，眷戀淡泊閒適的隱居生活，盼望能回歸自己熱愛的園林。如此矛盾的拉扯，也展現在遊記的詩文作品裡。曹學佺所懷念的「家」，不只是實體行政區域的故里，更多的是對於隱居生活型態的嚮往。

總結本文的研究成果，筆者依據《湘西紀行》的敘述，梳理晚明的行政區與交通狀況，整理曹學佺的行旅路線。並歸納遊記裡關於自然觀察及人文交流的敘述概要，分析《湘西紀行》的文學表現特色。本文的研究困難在於《湘西紀行》的先行研究較少，在自然景觀與人物的考察上，容易因為曹學佺書寫與文獻上的誤差，或僅記口耳傳播的結果，未注錄出處，造成查找資料上的難度，此為筆者力有未逮之處。

本文考閱《湘西紀行》中自然及人文的相關文獻，更完整的了解曹學佺行旅的經過，同時以詩文互補的角度提供另一敘事觀點。曹學佺至湘桂任職至熹宗六年時，被陷害而拘留，其詩集《桂林集》日後延續《湘西紀行》的研究，若對照《桂林集》的詩作，當能了解曹學佺到任桂林前後的狀況，此課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參考書目

一、古籍(依著者時代排列)

〔梁〕劉勰：《文心雕龍》，見《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共十卷，第 1482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釋：《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2001 年。

〔唐〕釋慧能：《六祖壇經》，臺北：大乘定香精舍，2016 年。

〔唐〕王勃：《王勃集》，太原：三晉出版社，2008 年。

〔宋〕陸游：《入蜀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 年。

〔宋〕范成大：《吳船錄》，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 年。

〔明〕謝肇淛：《小草齋文集》，明天啟刊本，影印自日本內閣文庫，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0 年。

〔明〕徐燊：《重編紅雨樓題跋》，新陽越氏刊《峭帆樓叢書》本，1914 年。

〔明〕王士性：《廣志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明〕曹學佺，方寶川主編：《曹學佺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年。

〔明〕曹學佺：《石倉全集》，臺北：國家圖書館漢學中心，影印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原內閣文庫藏本，日本高橋寫真株式會社製作，1993 年。

〔明〕曹學佺：《石倉集》二十四卷本，《四庫全書禁燬書叢刊補編·集部》第 80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年。

〔明〕曹學佺：《石倉詩稿》，《四庫全書禁燬書叢刊》集部 143 冊，清乾隆 19 年曹岱華重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年。

〔明〕曹學佺：《曹大理詩文集》，影印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年。

〔明〕曹學佺：《石倉十二代詩選》，崇禎四年序刊本，日本京都大學東亞人文情報學研究中心藏本。

〔明〕曹學佺：《蜀中廣記》，文津閣四庫全書 196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明〕鍾惺：《隱秀軒集》，明天啟二年沈春澤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清〕高宗敕撰：《續通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35 年。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

〔清〕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6 年。

〔清〕陳壽祺等撰：《福建通志》，同治十年重刊本，臺北：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臺北：中華書局，1985 年。

〔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清〕郝玉麟等監修：《福建通志》，《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

〔清〕謝旻等監修：《江西通志》，《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

〔清〕郝玉麟等監修：《廣東通志》，《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

二、近人著作（按作者姓氏筆畫排列）

毛文芳：《晚明閒賞美學》，臺北：學生書局，2000 年。

王更生：《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祕寶——文心雕龍》，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

王立群：《中國古代山水游記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

牛平漢：《明代政區沿革綜表》，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7 年。

白壽彝：《中國交通史》，北京：團結出版社，2011 年。

任繼昉：《釋名匯校》，濟南：齊魯書社，2006 年。

朱祥清主編：《新編方志體例比較與思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

朱一弦、劉毓忱：《三國演義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

朱迪光：《中國古代敘事文體中的詩歌功能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

余崇生：《閱讀明清——明清文學的文化探索》，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余舜德主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

李治安、薛磊著，周振鶴主編：《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

狄雅斯、巫仁恕：《游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范嘉晨、段慧冬：《晚明公安派性靈文學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范宜如：《行旅·地誌·社會記憶：王士性紀遊書寫探論》，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馬美信：《晚明文學新探》，臺北：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年。

徐聖謨、程光裕：《中國歷史地圖集》，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年。

徐進：《江西名勝詩選》，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許建崑：《曹學佺與晚明文學史》，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孫學堂：《明代詩學與唐詩》，濟南：齊魯書社，2012年。

陳建勤：《明清旅遊活動研究——以長江三角洲為中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臺北：木鐸出版社，1984年。

- 陳正祥：《中國遊記選注》，臺北：南天書局，1994年。
- 陳少棠：《晚明小品論析》，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
- 梅新林、俞樟華：《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
- 張清河：《晚明江南詩學研究》，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
- 章必功：《中國旅遊史》，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 黃明理：《「晚明文人」型態之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1989年。
- 傅林祥：《交流與交通》，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
- 傅振倫：《傅振倫方志文存》，合肥：黃山書社，1988年。
- 詹鏌：《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楊正泰：《明代驛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董乃斌：《中國文學敘事傳統論稿》，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7年。
- 董乃斌主編：《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臧嶸：《中國古代驛站與郵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 葛劍雄：《歷史上的中國：中國疆域的變遷》，上海：上海錦綉文章出版社，2007年。
- 劉廣生、趙梅庄：《中國古代郵驛史》，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1986年。
- 鄭預衡：《中國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鄭永曉：《散文史話》，臺北：國家出版社，2004年。
- 樓祖詒、朱傳譽：《中國郵驛發達史》，臺北：天一出版社，1940年。
- 樊樹志：《晚明史：1573-1644》，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
- 鄧逸麟主編：《中國歷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
- 謝明陽：《明遺民的「怨」「群」詩學精神》，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
- 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
-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地圖出版社，1982年。
- 薛國屏：《中國古今地名對照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
- 蘇同炳：《明代驛遞制度》，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9年。

龔鵬程：《遊的精神文化史論》，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三、期刊論文(按發表時間先後排列)

鄭玉堂：〈曹學佺與他的煌煌巨著《石倉十二代詩選》〉，《福建師大福清分校學報》第45期(1999年)，頁43-55。

毛文芳：〈閱讀與夢憶——晚明旅遊小品試論〉，《中正中文學報年刊》第3期(2000年)頁1-44。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2004年5月)，頁225-255。

陳超：〈曹學佺的佛教情結〉，《福建師範大學學報》第150期(2008年)，頁121-126。

許建崑：〈晚明閩中詩學文獻的勘誤、搜佚與重建——以曹學佺生平、著作考述為例〉，《文學新鑰》第10期(2009年12月)，頁76。

施寬文：〈袁宏道遊記探論〉，《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第23期(2011年)，頁9-20。

呂尚奐：〈陸游的雙面形象與其詩文之型態與觀念——陸游入蜀詩與《入蜀記》對比解讀〉，《陸游與鑒湖》(2011年)，頁61-72。

黃偉倫：〈《文心雕龍》「物感」說與「興」義之辨〉，《北市大語文學報》第九期(2012年12月)，頁23-44。

陳慶元：〈曹學佺年表〉，《福州大學學報》第111期(2012年)，頁75-81。

許建崑：〈曹學佺《湘西紀行》探究〉，《東海中文學報》第26期(2013年)，頁63-87。

范宜如：〈謝肇淛《滇略》的書寫視域及文化意涵〉，《國文學報》第55期(2014年)，頁165-200。

顏學誠：〈酸的輪廓：變化中的身體感〉，《考古人類學刊》第2期(2015年)，頁157-184。

范宜如：〈荔枝書寫與武夷地景：以謝肇淛、徐燾、徐勃為考察對象〉，《國文學

報》第 59 期(2016 年)，頁 1-28。

陳慶元：〈曹學佺生平及其著作考述〉，《福州大學學報》第 132 期(2016 年)，頁 72-80。

于莉莉：〈曹學佺家世生平考三則〉，《閩江學院學報》第 164 期(2017 年)，頁 14-18。

四、學位論文(依發表時間先後排序)

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87 年。

陳虹如：《郁永河《裨海紀遊》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1999 年。

董立夫：《明代官僚組織的組成及其運作》，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1999 年。

范宜如：《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1 年。

李偉：《曹學佺及其著述論考》，福建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 年。

郭章裕：《明代《文心雕龍》學研究——以明人序跋與楊慎、曹學佺評註為範圍》，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

陳超：《曹學佺研究》，福建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年。

吳芳真：《《裨海紀遊》之文學研究——以柳宗元遊記文學為對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在職進修碩士論文，2007 年。

許靖卿：《南宋日記體遊記研究——以入蜀記與吳船錄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8 年。

黃靖玫：《陸游《入蜀記》探討——兼談南宋的日記式遊記》，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8 年。

陳玉萍：《中國古典中短篇小說中的詩文關係與抒情性——以愛情為主題的討論》，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9 年。

呂麗粉：《晚明遊記文學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1 年。

任玉慧：《曹學佺《桂林集》校注》，廣西師範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

張明琛：《晚明閩籍作家旅遊與遊記研究》，福建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學位，2016年。

程火釵：《曹學佺《石倉唐詩選》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

馮至綱：《明代後期「行旅書寫」研究》，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博士論文，2018年。

